



維摩詰所說經

維摩詰所說經

姚秦 鳩摩羅什 譯

一位名人 臥病在床

《維摩詰所說經》導讀

宗薩欽哲仁波切 著

【八萬四千·佛典傳譯】編譯



本著作受創作共用 3.0 協定保護。本著作可在正當使用的前提下複製或印刷，但必須注明作品來源，且不可用於商業或個人用途。詳情請參考創作共用授權。



【八萬四千·佛典傳譯】是專業的非營利組織，承襲玄奘大師的精神，致力結合全球僧俗的力量，將佛陀的所有教法翻譯成現代語言，流通世間！

目錄

一位名人 臥病在床

宗薩欽哲仁波切 著

場景	2
佛土在哪裡？	6
維摩詰	8
舍利弗	12
目犍連	17
大迦葉	21
須菩提	23
羅睺羅	26
阿難	30
彌勒	33
持世	36
善德	42
文殊師利	44
解脫與束縛	53
舍利弗	56
思議不可思議之事	61
文殊師利	63
天女	67
文殊師利	71
什麼是佛？	71
什麼是不二？	75
舍利弗	75
阿難	81
尾聲	83

維摩詰所說經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 譯

佛國品第一	99
方便品第二	104
弟子品第三	106
菩薩品第四	111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115
不思議品第六	119
觀眾生品第七	122
佛道品第八	126
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131
香積佛品第十	134
菩薩行品第十一	137
見阿閼佛品第十二	140
法供養品第十三	142
囑累品第十四	144

一位名人 臥病在床

一位名人 臥病在床

《維摩詰所說經》導讀

宗薩欽哲仁波切 著

大約兩千五百年前，來自北印度的一個人，改變了人類心靈歷史的方向。從此，他的影響既深遠又廣大，以至直到今天，人們仍有福澤受到他的加持，不僅自然而然地對他本人喜愛而親近，對他所留傳下來的開創性思想和獨特的智慧，也有同樣的感受。我們依然被他的生平故事深深感動，並且對當時人們所重視的事物感到著迷。他們的對話令我們好奇，聽聞他們所渴望的成就，更讓我們受到啟迪與鼓舞。可是同時，對於現代人而言，這些故事聽起來卻又完全像是天方夜譚。像我們這種人，如何試圖去感受那個時代的精神？或者，不要說去欣賞，我們又如何去相信包含在這部深奧偉大經典中的任何字句？

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運用自己的想像力、運用我們的心。終究，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什麼？就像這位非凡的印度人所說的，除心之外，別無他物。何況，在我們聽聞經文美妙故事的過程中，如果可以讓自己及他人獲得些許的加持，甚或從中汲取一絲心靈上的安慰，又何樂而不為？且讓我們一起開展想像力，沉浸到《維摩詰所說經》，或稱《維摩詰經》中，那些古老而奇妙的故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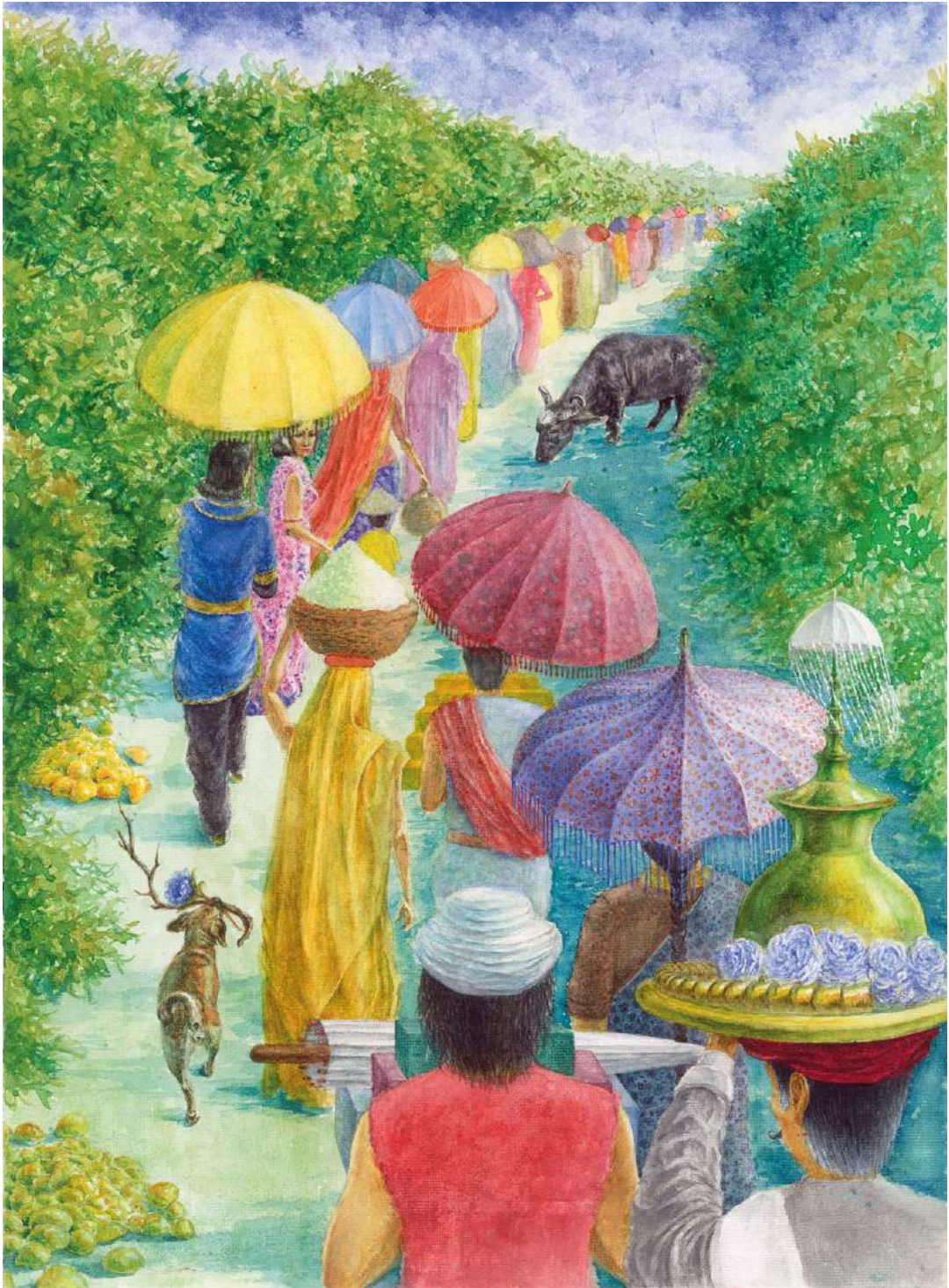
場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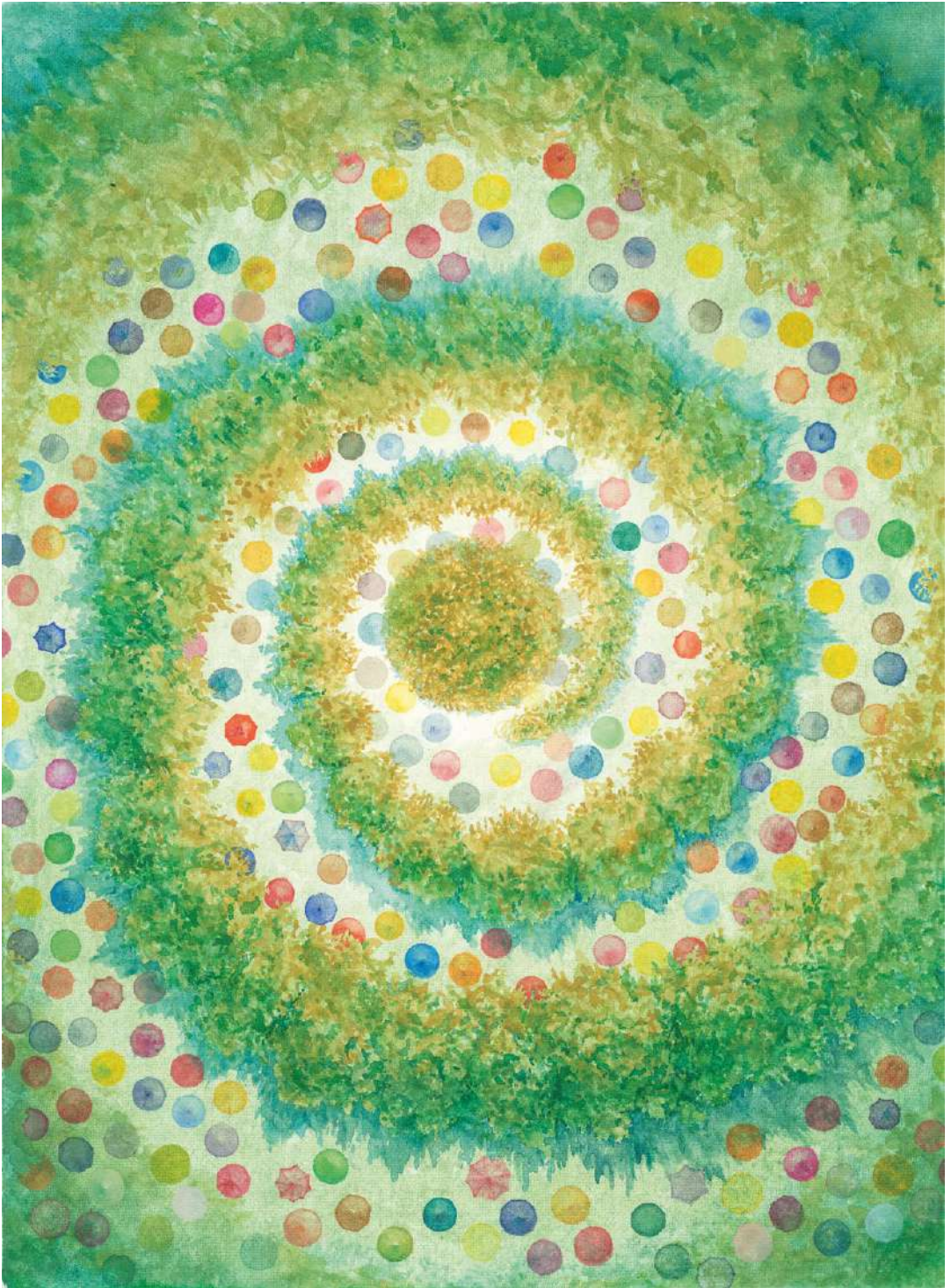
《維摩詰經》記錄的許多對話都在一片芒果園中發生。無論過去或現在，印度人一直非常喜歡芒果。幾世紀以來，他們到處都耕植芒果園。但是芒果本身並不是故事的重點，而是在北印度某一片特定芒果園的枝葉下所發生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每當我想到那個芒果園，想起有無數的智慧教言就在那豐茂的枝葉下被開示、探討及辯論，內心的感受栩栩如生。我也憶起這位偉大的印度人常用芒果作為例子。他說，人類的成長狀態就像芒果，我們一些人外表看起來成熟了，而內心不然；另外一些人內心成熟了，外表則不然；還有一些人內外都成熟，或者內外都不成熟。

我常想，站在那一片芒果園中會是什麼感覺呢？你可以想像嗎？那些散發著濃郁甜香的芒果，每一個都被成群的蜜蜂圍繞著；還有惱人的蒼蠅，滿地冒氣的牛糞，皮膚黝黑、犄角油亮的水牛，帶刺的長草在乾熱的風中搖曳。當然，還有赤褐色的煙塵在空氣中瀰漫。在所有這些當中，有一個人坐著；為了易於溝通，我們以「如來」(Tathāgata) 這個標籤來稱呼他。圍繞坐在如來身邊的，是他眾多的弟子，其中有菩薩、阿羅漢、僧侶、天王、阿修羅王以及人間的國王。當然，國王們各自還有為數眾多的隨從。

如來的這片芒果園距離古城毘耶離 (Vaiśālī) 不遠。毘耶離坐落在今天的比哈爾邦 (Bihar) 境內的恆河北岸，距離德里只有 20 小時的火車車程。比哈爾邦是現今印度最貧窮的地區，此地腐敗的政客背叛了人民的意願，他們藉由激化種姓制度的衝突來維繫一己的政權，因而臭名昭彰。對比之下，很諷刺的是，在如來的年代，毘耶離是世界上第一個偉大的共和國，她是強大的離車族人 (Licchavi) 的都城，是耆那教 (Jainism) 創始人的出生地，同時也是如來在進入無餘涅槃之前最後一次開示之所在。

在《維摩詰經》的開場中，我們看到五百位離車族人，一路浩浩蕩蕩地從毘耶離城徒步走向芒果園，專程來拜見並供養如來。雖然無論走





到哪裡，如來身邊總是有眾人圍繞著，但是由這五百位男女，各個年輕貌美、衣著光鮮、手持寶傘前來供養的隊伍，還是一個相當獨特的景象！我真希望當時有人備有攝影機，也許像是日本大導演黑澤明那樣的人。然而，即使黑澤明大師精準無誤的眼睛，也只能像一隻小蟲仰望無際的天空一般，無法完整捕捉到那一天所有的一切。

接下來所發生的事，對我們這種心胸狹隘、充滿懷疑的現代人來說，會有點難以消化。我們的心胸小到像一隻木蟲在木頭上咬出一個小洞，然後驚呼：「這一定就是天空！」事實上，我們的心胸比這個還小，所以無法理解接下來所發生的事。這只是一個無稽的故事嗎？有些人可能會這麼想，或者，頂多認為這是一個神蹟；但是大多數人可能直接將它忽略。所以，我現在必須微調一下大家的心態，讓我們至少因此而能試圖去了解那一天所發生的事情。

請你嘗試用開放的心態，在你的心眼中想像這個場景。離車族人抵達芒果園之後，將五百把寶傘供養給了如來；他優雅地接受了所有的寶傘，並且給了加持。剎那間，這五百把寶傘合而為一，而且如來將整個宇宙完全都安置到這把傘之下一不僅包括我們人類熟知的如木星、火星等星球—而是整個宇宙，而且，一切都井然有序！這正是我們問題開始的所在。

我們僵固、二元的思維總是習慣地認為：在雨天，三個人無法擠在同一把傘下。因此，如來怎麼可能把整個宇宙安置於一把寶傘之下？他是展現神通力嗎？示現神通是聖者諸多殊勝的功德之一，因此，這不就是最恰當的解釋嗎？或者，這僅只是一個魔法的把戲？

諸位當中，特別具有批判性與懷疑心者，可能傾向於將整個事件忽略，認為這只是奇幻的佛教神話而已。但不管你現在怎麼想，請記住這第一個故事。如果你能記得它，隨著經文的開展，你可能會開始理解這個故事的重要性，即使你不能直接接受，至少你不會完全不去思考它。

在我們繼續進行下去之前，我必須告訴諸位，「如來」也被稱為「佛陀」。事實上，他有許多不同的稱謂，比如「人中牛王」、「釋迦獅子」、「兩足尊」等。他也被稱為「應供之王」；應供就是阿羅漢，意即摧毀敵人者。但對於如來而言，他的敵人並非他人，而是自身的煩惱（情緒）

以及執著自我的習氣。在他身為菩薩的千百個過去世的修行中，他唯一所消滅的，是自己的煩惱與我執，他從未傷害過任何一個眾生。

佛土在哪裡？

如來加持了寶傘並將整個宇宙置於其下之後，離車族人讚歎了許久，然後他們問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佛土在哪裡？」

在佛陀在世的那個年代，這個問題有點像現代基督徒問：「天堂在哪裡？」

佛陀給了一個很長的答案。首先他說：「這裡就是！你坐的地方就是！這個世俗的輪迴世間，就是佛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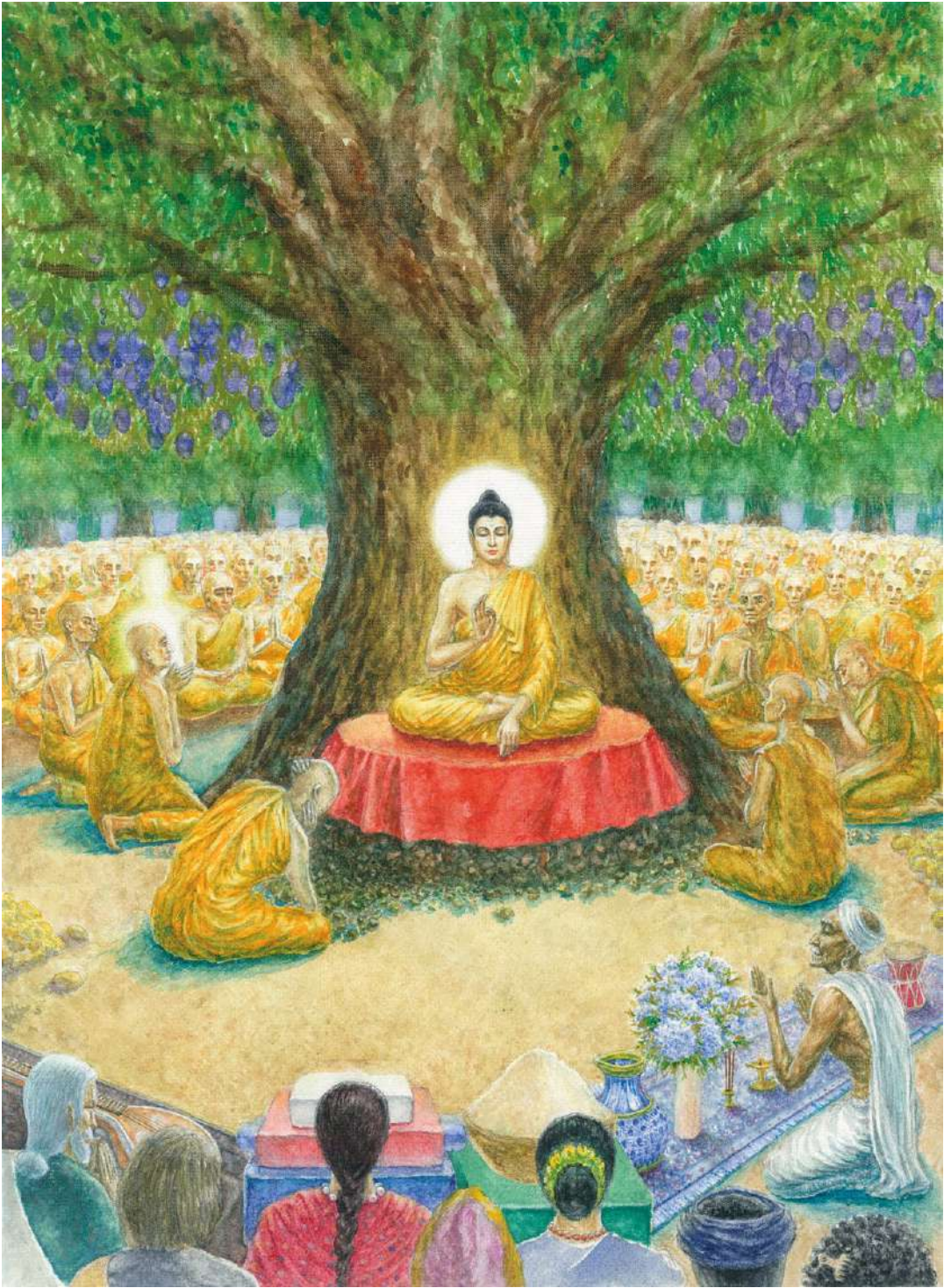
當佛陀持續開示時，最親近的弟子之一——舍利弗，他環顧四周的塵土、荊棘，當然還有牛糞，心想：「這個地方怎麼可能是佛土呢？」

這聽起來像是懷疑，不是嗎？然而，在這個情況下，舍利弗的懷疑其實是佛陀加持的示現，它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教法——特別在今天，許多人對精神導師、上師、法道、教法以及同修都產生懷疑的此刻，這個教法更顯重要。藉由這個故事我們理解到，即使是懷疑也可以是佛陀的加持。但請記住，並非所有的懷疑都是佛陀的加持。

雖然所有其他的菩薩都能毫無困難地將骯髒貧瘠的比哈爾邦視為佛土，但舍利弗卻看不到。二十一世紀的比哈爾邦是地球上最吵鬧的地方，它無可救藥地極度擁擠，每個窗戶都傳出震耳欲聾的寶萊塢音樂，汽車和人力車的喇叭聲日夜響個不停。由於騙子和黑道掌控了整個地方，因此處處危機四伏。我曾經聽過有人說，比哈爾邦人害怕當地的警察甚於當地的土匪與黑幫。

舍利弗想：「這樣一個遍佈石土、灰塵、荊棘、懸崖峭壁，又熱氣逼人的地方，怎麼可能是佛土？」

佛陀立即知道舍利弗心中閃過的念頭，於是很快地解釋了這裡是佛



土的理由。然後他加持了舍利弗，令他也看得到他所立足之處就是純淨大樂的佛土，而沒有「懸崖」、「深淵」或「危險」。我們暫且稱它為「真正」的佛土吧。

佛陀打開了舍利弗的眼界，就像好的藝術老師可以對一件我們本來無法理解的現代藝術作品，指出其偉大與重要性一般。藉由說明藝術家如何重新詮釋構圖與色彩的規則、作品背後的意圖、突破性的創作所需要的勇氣、當時的社會對藝術的主流態度等，藝術老師可以對學生顯示出，像畢卡索這種藝術家為何在藝術界被廣為推崇。一旦藝術學生開放地接受了畢卡索畫風的才華與突破，他們就能理解，起初看起來只是自行車座墊和一副破爛的手把，其實是真正的藝術大作。當然，佛陀加持了舍利弗而令他能視污穢的比哈爾邦為佛土的這件事，所成就的不僅如此，它還在《維摩詰經》中，針對每個人對世界感知的巨大差異這個主題，開啟了廣泛的探討。

維摩詰

你一定很好奇，為什麼這部經稱為「維摩詰」經？很多人都知道，經文是印度豐富文學傳統的一部分。一部經可以是教言的書面記錄，或是一部手冊，或者是格言警句的合集，比如帕坦伽利的《瑜伽經》(Yoga Sūtras of Patañjali)，甚至《慾經》(Kāma Sūtra)。那麼，這部《維摩詰經》的名字是怎麼來的呢？

在當時的毘耶離城中，最成功、最受歡迎的人物之一，是一位名為維摩詰的離車族人。他是一位居士——請記住這一點。這很重要，因為在印度那個年代，社會上最受人尊崇的是走方的修士 (samnyāsin)，亦即僧侶或出離者，而不是在家人；尤其更不是像離車族人維摩詰一般，喜歡擁有多彩多姿、非傳統式伴侶的那種在家人。

在現代，我們或許會把傲慢無理、俗氣奢華的暴發戶稱做「土豪」。他們既粗俗又張揚，會將全數的牙齒都鑲金，事先不看就訂購宇舶百萬

美元的腕表，或者花六萬美元買下愛馬仕的鱷魚皮包。他們的一切都行事過度，維摩詰也是如此。事實上，他是實至名歸的揮霍大師。

每當我想到維摩詰，我總看到他被極度的奢華所環繞，還有婀娜多姿的女眾所隨侍：兩個人為他拿著勺子，兩個人端著盤子，另外兩個人往盤子裡放水果，兩個人在剝葡萄，甚至可能還有兩名女子正往他的嘴裡餵葡萄。我能想像他躺在絲質的吊床上，從臥室的窗戶凝望著比哈爾邦叢林的美麗景致，消磨幾個時辰。他一定是在蓮花池中央的浮動平臺上擺設的紅木餐桌上進餐，食物盛放在綠松石的餐盤中，以無價的琉璃高腳杯飲用著最上等的葡萄酒。當然，我是在盡情地發揮我的想像力，但是我覺得在此處，想像力不僅被允許，而且是被鼓勵的。只要閱讀經文，就會發現這些全都包含在內！經文中不僅對他的豪華居所，甚至對他的生活方式，都有美妙詳盡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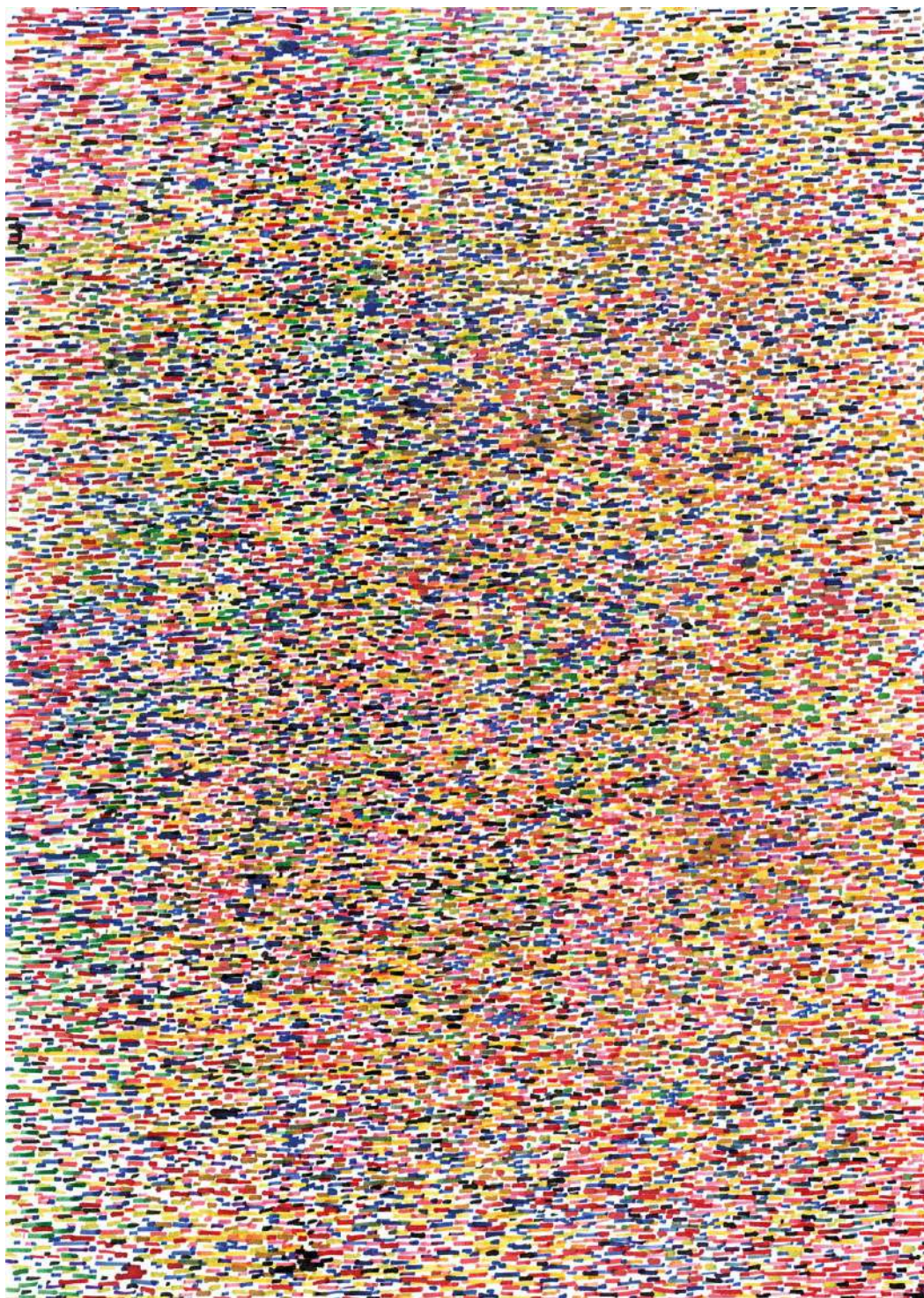
我十分確定他一定常去我們所謂「酒吧」的這種地方，在那兒，他用翡翠做的高腳杯飲用著各種醉人的飲品。無疑地，我也確定他是當時的那些七星級歡場裡最受歡迎的常客。像你我這種迷惑而心胸狹隘的人，根本無法想像當時的高級歡場是什麼樣子，也無法找到言語來形容，也許，只能稱它們為「豪華奢靡的妓院」？如果我們身處其中，那裡性感撩人的女子最靦腆的一瞥，也會把我們捲入幻想的巨大漩渦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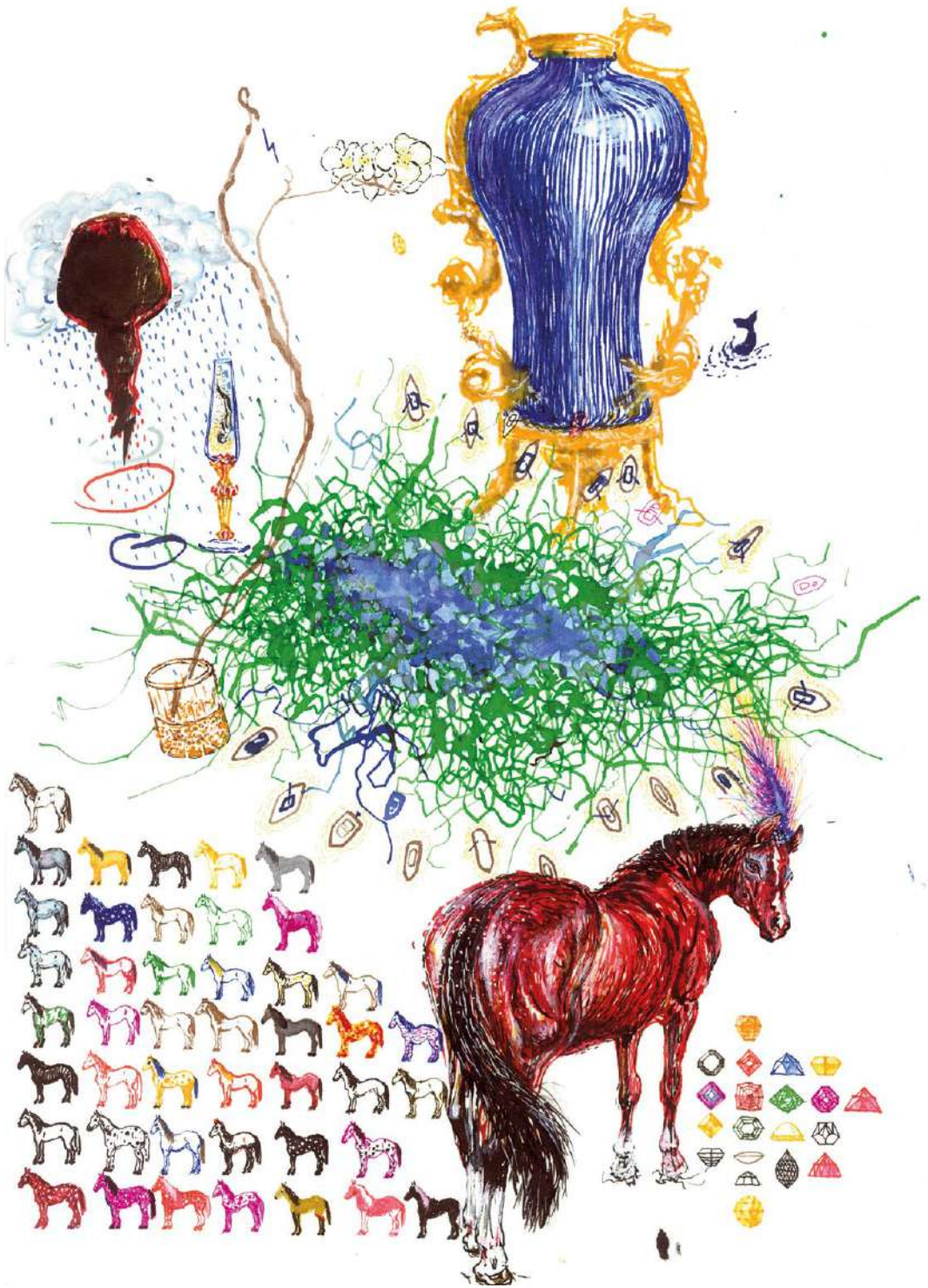
維摩詰常與許多國王、學者、大臣、軍頭、將領，以及極為富裕而精明的商人們來往密切。然而，他也是一位既仁慈又慷慨的慈善家，經常探訪學校、照顧兒童。無論去到哪裡，不論對方是什麼種姓或職業，他對每個人都親切地招呼，即使是農民或清潔工人也不例外。所以，儘管他有種種道德上的缺憾與不完美，他仍然受到廣泛的愛戴與尊敬。他是一位令人讚嘆的角色。

總之，維摩詰是故事的主角。他出場的時候，剛剛生了病，他的病推動了整部經文的發展。毘耶離四處傳播著維摩詰臥病在床的消息，人們蜂擁至他的豪宅來探訪他，你可以想像他們所問的那些問題：

「您水喝得夠嗎？」

「您有好好休息嗎？」





「您有沒有試試有機果汁的療法？」或者當時受到吹捧的某種神奇療法，諸如此類的問題。

所有他的親朋好友以及認識他的人，都發自內心地關切他的病情。整個城市擠滿了想要問候他的人，唯獨少了一位非常特殊的人。

「如來怎麼還沒表示呢？」維摩詰想，「為什麼？」此時，在幾哩外的芒果園，佛陀完全了知維摩詰的想法。

接下來所發生的事，促發了這個世上前所未有的最深刻的哲學探討。而這些探討，都來自一位生病富人的感傷——由於他最珍愛的朋友沒有前來探病，讓他感到被忽視。以這樣的方式開始一個故事是多麼地美妙！

舍利弗

如前所說，舍利弗是佛陀最親近的弟子之一，在僧團中舉足輕重。在寺廟的壁畫中，他常站在佛陀的右側，代表他是佛陀的得力助手。他不僅被公認為佛陀最聰明、最機智的弟子，在智慧上僅次於佛陀本人，而且他還是一位持戒極為清淨的僧人。請記住這一點，因為在接下來的幾頁，我們會讀到維摩詰似乎在嘲弄他。在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要記住，舍利弗可不是笨蛋，也不是白癡。

「舍利弗，」佛陀說，「你應該去毘耶離探望離車族的維摩詰。可憐的人，他病了！他一直是我們僧團的好朋友，所以我希望你代表我去探望他。」

舍利弗專注恭敬地聽了師父的要求，但卻沒有馬上回應。其他的弟子都覺得訝異。通常，如果佛陀叫舍利弗做某件事，他幾乎總是在佛陀話還沒說完之前就完成了。所以大家都很納悶，舍利弗在猶豫什麼？

經過了一陣長得令人尷尬的沉默之後，舍利弗非常恭敬地向他的師父頂禮，然後說：「喔不！世尊啊，請不要派我去！」接著他向佛陀敘述了他最近一次遇到維摩詰的情形。

那時舍利弗正在樹蔭下安靜地禪修，忽然間，離車族的維摩詰不知

從哪裡冒了出來。

「不，不，不！舍利弗，」維摩詰皺著眉頭說，「你這樣做完全錯了！你不應該這樣禪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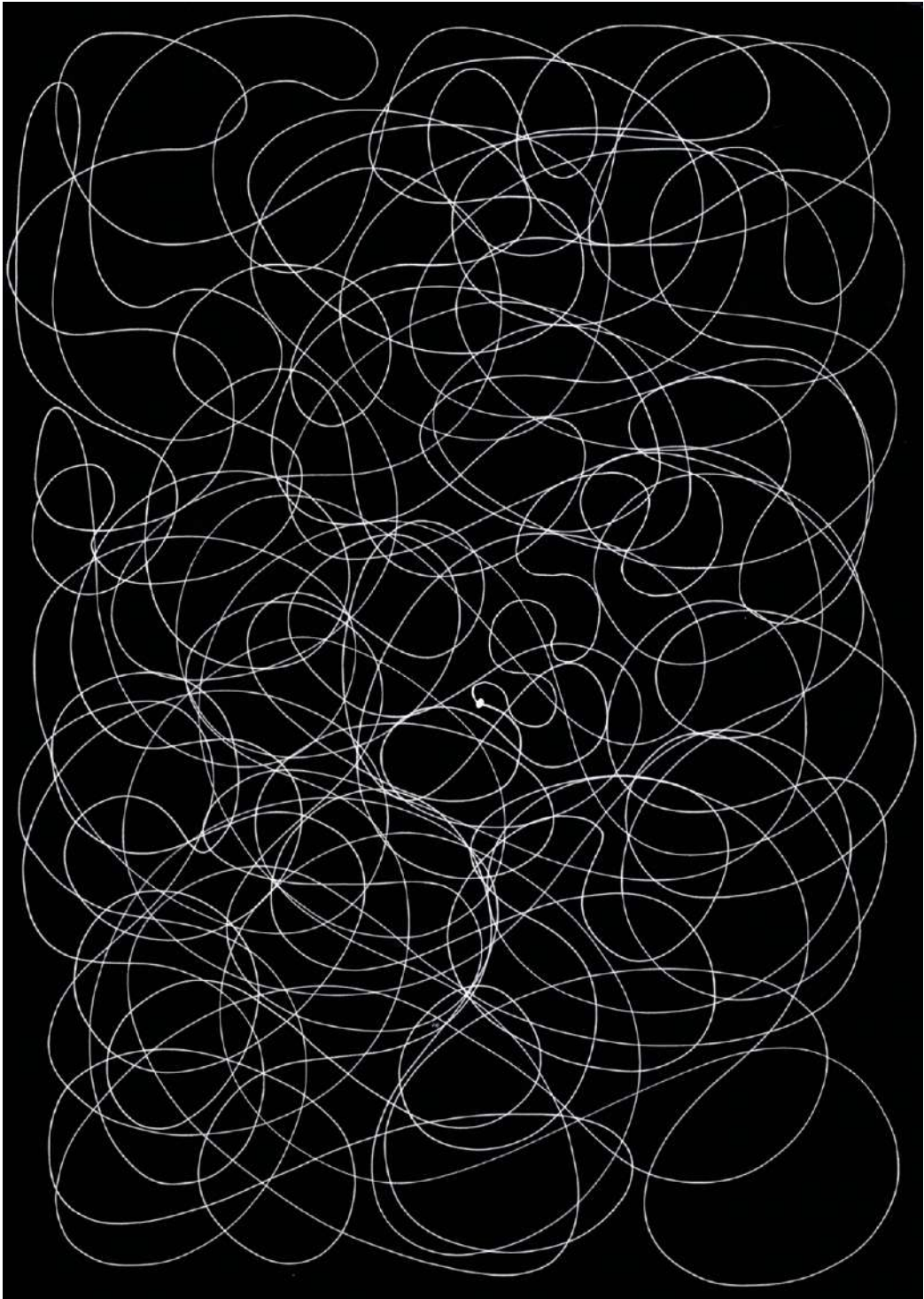
接下來是一段非常深奧的教授。在其中，維摩詰以驚人的能力，批判、分解並拆卸了對於禪修的各種迷思。須知，舍利弗可不是冒牌貨，他是一位正宗而且有高度證量的禪修大師，在修行上的成就極高。他的禪定力比我們所能想像的還要細微。如果我們想衡量或判斷他的修行程程度，就會像試圖把整個天空抓在手掌中一樣地可笑。當然，對舍利弗如此卓越的人而言，天空和手掌，或是一把塵土與一公斤黃金，都毫無分別。舍利弗是重量級的佛教徒，任何關於他的事情都不可小覷。可是，我們的朋友，故事的主角維摩詰，偏偏就批評了舍利弗。我必須承認，大部分他所說的話都遠遠超出我所能理解的範圍，但是，我常猜想，他們的對話應該是有意安排的。在我看來，舍利弗和維摩詰彷彿上演了一齣話劇，或許這是為了指引我們，令我們解脫，為我們清除迷惑的一種方式。

比如，維摩詰說：「你不應該捨離座上的滅定，但也不應該捨離座下的活動。」

他到底在說什麼？他是否在暗示，我們既不應該「不禪定」，也不應該「非不禪定」嗎？因為這是我以有限的思維，對這兩位非凡人物對話的理解。

我們最大的錯誤之一，就是自動地把「不要散亂」理解為應該「安住」、「住」或「專注」。我們從來不會想像「不要散亂」可能意味著「任其飄流」或「隨他去」。至少，我認為維摩詰在這裡所說的是這個意思。但普通的修行者很難不去把禪修等同於安住，因為我們就是被如此教導的。

你能想像當今的禪修導師告訴你不應該專注嗎？像我們這種偶爾才修持一下「止」(śamatha)的人（但顯然修持得不夠），會認為正確的禪修應該是坐在禪修墊上，而不是在網上瀏覽。但是，即使我們坐在禪修墊上，我們的心也是散亂的。我們可能並沒有在禪修，而是在回想剛才



跟他人的爭論，擔心銀行的存款餘額，或最近的情感危機。

為了對治散亂的念頭，現今的禪修導師會鼓勵我們這樣回應散亂：「不，我不應該想這些，我應該把注意力帶回呼吸上，並且專注於鼻孔下面皮膚的感受。」我們也會嘗試這樣做，但是不要多久，我們一定又開始想起各種問題。然後，我們再次將心帶回到呼吸上。這是很好的方法，一個必要的方法，而且方向正確。但是，從維摩詰的觀點來看，這種禪修並不理想。

簡單來說，維摩詰告訴舍利弗的是：真正的禪定是同時既「禪修」又「非禪修」；在座上禪修與座下禪修之間，不應該有間隙；而且，散亂與專注之間的藩籬必須崩解。他說，假如我們只是禪修，那基本上就是什麼也不做，而「什麼也不做」包括了刻意地什麼也不做。相反地，在我們安住於「滅定」的同時（或者說「禪定」、「正念」、「專注」，不管你用什麼字眼），我們不應該避開日常活動，這似乎是維摩詰所要傳達的訊息。

所以，如果你正好在聽音樂，那麼就繼續聽音樂；如果你正在切洋蔥，那就繼續切洋蔥；在你切洋蔥時，如果覺得鼻子很癢，那就抓鼻子吧。不要刻意避開任何行動；要保持正念，但同時持續你的行動。禪修不是停止做事的藉口，但我們卻總是如此地「做」或「不做」！當你聽到「禪修」兩個字的時候，你會想到什麼？通常是蒲團，而不是砧板；或是端身正坐凝視著佛堂，而不是去游泳。

順便提一下，《維摩詰經》並不是漸進的教法，它可以被歸類為「了義」經典（梵文：nīrārtha）中最高的教法之一。但是不要因為你正在研讀包含了各種非凡教言的「高深教法」，就開始輕視循序漸進的教法；你也不要自我欺騙，以為自己已經可以捨棄基本教法了。切記，你並非舍利弗，事實上，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人達到舍利弗的修行境界。

然而同時，經由閱讀這部經文，我們可以一瞥某些獨特而精闢的討論，其中包含了許多我們需要聽聞的訊息。如果我們輕忽這些教法，或者不去聽聞或閱讀，那麼佛法在未來也許就會失去其重要性。修行者變成只會坐在蒲團上、吃素食、尋求個人快樂和非暴力，果真如此，那就



極為可悲了！

我聽說現在「微笑」已經成為佛教的標籤。這多麼令人難堪！維摩詰絕對不會容忍這樣的事。如果他活在現代，我可以想像他必定會毫不留情地撕裂並且摧毀被現代人所捧為「真理」的所謂「心靈」教法。對於佛教的「微笑」標籤，以及利用「正念」作為療癒的方法，不知道他會怎麼說？

如果佛教必須要有個標籤，它應該是「同時禪修與非禪修，否則你就做得不對！」這就是維摩詰對舍利弗的忠告。他還說，你應該把自己視為已經是無垢、清淨、神聖的人來禪修，但同時也不放棄自己的凡庸。既神聖又不失平凡——這才是正確的禪修方式。當然，你也必須專注，你也不應該散亂，但這不應該阻止你使用你的感官。

當我們聽到「禪修」這個詞，我們會怎麼做？大部分的人會立刻閉上眼睛，試圖逃離當下的現實。維摩詰似乎不認同這種方式。對初學者來說，閉上眼睛的確有幫助。但是如果你必須閉上眼睛，那該不該也堵上耳朵和鼻子？觸覺又該怎麼辦？所有透過皮膚所產生的感覺又該如何處理？還有，最困難的是，你如何關閉你的心？然而，就算你能夠做到這一切，只靠關閉感官，你還是不可能達到圓滿的禪定。我猜想，維摩詰所嘲弄的就是這種荒謬的「阻絕式」禪修。但我必須再說一次，對於維摩詰與舍利弗之間的對話，即使只是這句話我都難以揣度，更不用說整部的經文了。

目犍連

目犍連是佛陀僧團中的另一位大人物。他常在佛陀身邊，是佛陀最親近的弟子之一。成為證悟者佛陀的弟子，有點像放棄自己在藝術名校的學業，而去追隨偉大的雕塑家或藝術家做學徒。的確，許多偉大的阿羅漢都奉獻一生，如影隨行地追隨佛陀。

如果我們遇到目犍連，很可能會錯認他為佛陀本人，因為他們的相

貌如同出自一個模子。在經文中，目犍連和舍利弗經常一同出現；在寺院的壁畫中，舍利弗通常站在佛陀右側，而目犍連在佛陀左側。在他的眾多殊勝功德中，目犍連最為人所知曉的是他的神通力。

所以，在舍利弗不肯代表佛陀去探望維摩詰之後，佛陀很自然地就轉向目犍連。目犍連會接受這個任務嗎？

「不，尊者。」目犍連與舍利弗一樣恭敬虔誠地回答。

又一個令人訝異的回答，其他的弟子必定感到不解與好奇。這位離車族的維摩詰，到底是何方神聖？為什麼佛陀弟子當中最有成就的兩位阿羅漢，都極力地要避開他？

「我認為我不太能勝任。」目犍連說。接下來他描述了上一次見到維摩詰時所發生的事。

當時目犍連正在為一群在家人說法，忽然間維摩詰不知從哪裡冒出來，出現在他面前。

「目犍連，」維摩詰說，「你不能那樣教授佛法！」

想像這個場景發生在今天。想像有位聞名的當代佛法大師在說法時，被一個油頭粉面的小個子打斷；這傢伙蓄著長長的黑髮、戴著鑲鑽的金錶、雪白閃亮的牙齒間，還叼著一支粗大昂貴的雪茄。當這傢伙說「你不能這樣教授佛法！」時，想像這位大師臉上會有什麼樣的表情，那些阿諛奉承的弟子又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或許他們會說：「他竟膽敢告訴我們完美的老師應該如何說法！」

不管當時眾人的反應如何，維摩詰完全不加理睬，逕自詳盡地解構了「教授佛法」的真正含義。

既然沒有靈魂、沒有眾生、沒有自我、沒有出生、沒有死亡、沒有個人、沒有過去、沒有未來、沒有詞彙、沒有語句、沒有顏色、沒有形狀、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拋棄，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獲得，那還有什麼可教授的？所謂的「教授」只不過是一種造作；同樣地，所謂的「聽聞」也是如此。只要還有造作存在，便無一字一句的法可以宣說。因為只有「造作」，所以沒有所謂的「聽聞佛法」或「教授佛法」，所有一切都只是

造作。這就有如魔法師幻變出兩個人，一個是說法者，另一個是聽聞者，但「說法」和「聞思」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維摩詰的話語具有驚人的洞察力。但不幸的，像我們這樣心胸狹隘的人，不但無法理解他的話，甚至還會被他的話惹惱。他到底在說什麼？一個神聖的教法怎麼會只是造作？教導人們不要殺生、偷盜和說謊有什麼不對？這種教法是人們所需要的，所以當然應該如此教導！這種教法不僅對我們自己有益，也可幫助我們去利益他人。至於業力與轉世，怎麼可能是造作呢？這不都是佛法的核心、心靈道上的精髓嗎？

我有個訊息要給那些所謂的「佛教徒」，尤其是那些英國的佛教徒；他們洋洋得意地標榜自己是「沒有信仰的佛教」以及「超越轉世的佛教」這些理念的先驅者。我要告訴他們：你們遲了兩千五百年！這些理念完全來自於那個粗魯無禮、崇尚享樂且喜好布施的毘耶離商人。

在這裡我可能假設得太多，但維摩詰的意思不正是說，只要思維和幻相被當成真實，就會有迷惑。只要有迷惑，就會有將我們從迷惑中喚醒的道途或方法。但就如同幻相並非真實的，令我們從幻相中解脫的方法也是並非真實的。它怎麼可能真實呢？如果你昨晚夢見的蛇是幻相，那麼在夢中用來驅蛇的木棍怎麼可能是真實的？如果木棍是真實的，那麼蛇就也必然是真實的。所以維摩詰似乎是在說，如同每件事物都是幻相，因此令你從迷惑中解脫出來的方法也同樣是幻相。這裡的方法指的就是教法，因此說法、聽聞、理解、了悟，全都是幻相。

你可能會問：「那為什麼還要教導佛法？」

我們教授佛法是出自於悲心，為了那些誤以幻相為實，尚未了解幻相非實的人們而教導，也為了那些習氣深重的眾生而教導。悲心驅使我們運用每一種可能的方法來幫助人們，這也就意即我們必須假裝在教法。利用教法，我們可以提供各式各樣的木棍，讓夢見蛇的人拿來驅蛇，而藉此，我們承事佛法。我們教授佛法的唯一理由，必須出於最崇高的發心——也就是無條件的大悲心（無緣大悲）。若是我們出自於悲心而運用教授佛法的善巧方便，那麼佛法僧的光芒，將持續不斷地照耀。

現在有些西方人喜歡為自己組合一種拼湊式的修行之道。他們將佛

教教法的傳統大樹中，那些他們所不能理解的分枝隨意地拋棄，例如他們貶抑轉世，認為那只不過是印度文化的習俗，只是個幻相；同時，他們卻又拼命地抓住佛法中其他的分枝，例如正念、禪修、道德和倫理等，大肆加以宣揚，並從中獲利。

回到芒果園中，目犍連說完了他的故事，並且說：自從那次遇見了維摩詰之後，他就徹底地失去了自信。但是切記，這次的相遇，幾乎可以確定是維摩詰和目犍連出於悲心而為我們這種人所上演的一齣戲碼。

大迦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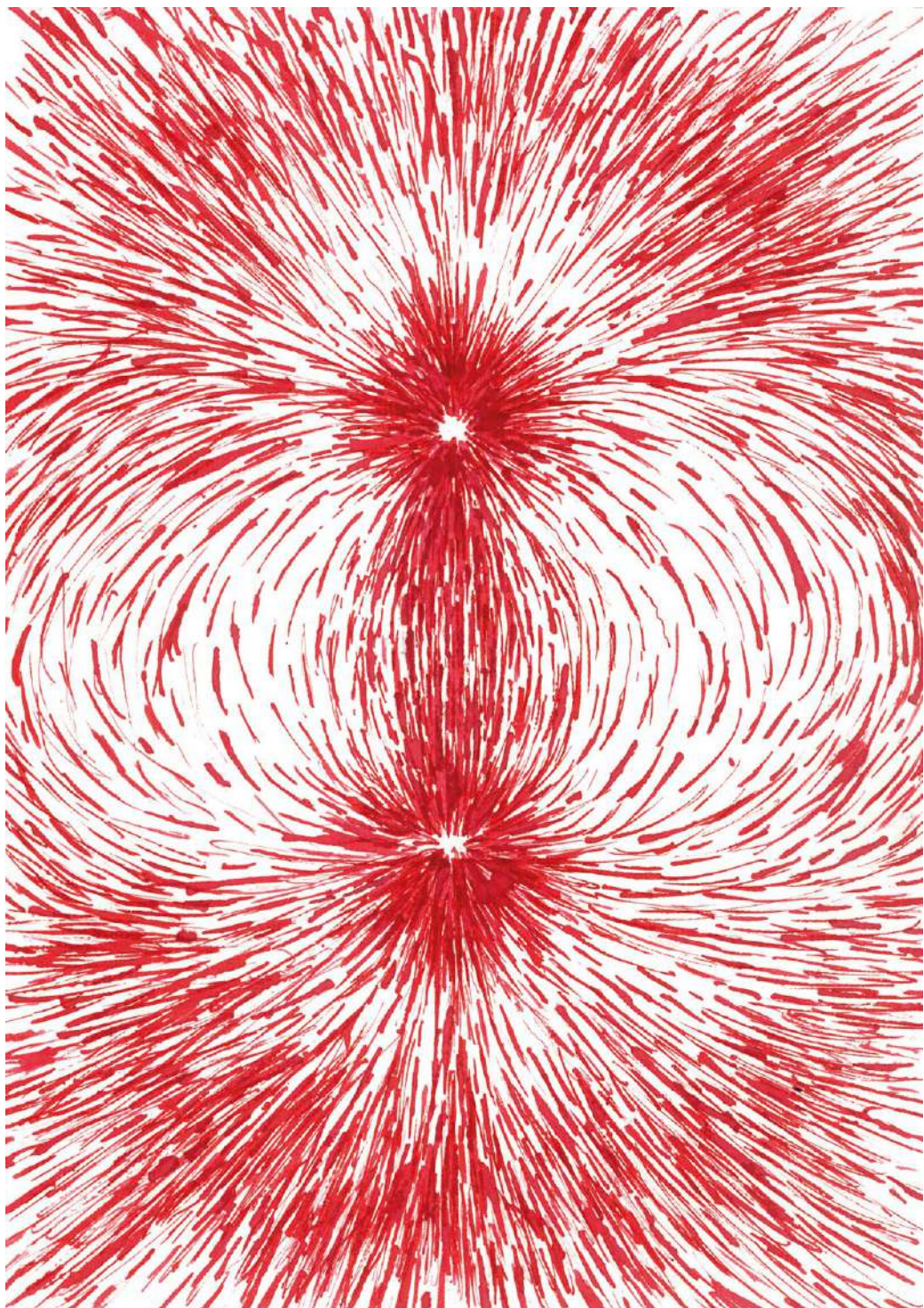
接下來，佛陀轉向他最大的弟子大迦葉，也就是佛陀親點來負責領導僧團的人。往後，他召集了僧伽第一次結集大會，集合僧眾為利益像我們這種的後世眾生，開始了彙編佛陀所有教法的過程。但是，他同樣的也有拒絕去探望維摩詰的好理由。

一天早晨，大迦葉出門去乞食的時候，心想：「今天我要到窮人那裡去乞食，因為窮人需要積聚福德。」

正當他在毘耶離最貧窮的社區挨家挨戶乞食時，維摩詰不知從哪兒突然地冒了出來。

「你在做什麼呢，大迦葉？」維摩詰問道，「你為什麼向窮人乞食？你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你為什麼對富人和窮人有所分別呢？你不該這麼做！你乞食時，應當抱持著對所有眾生平等與大悲的態度。」

在此，維摩詰從我們每個人的腳下把地毯抽走。由於我們都相當被「政治正確性」所染污，以致於我們挑揀我們生起悲心的對象。不僅我們的心是二元分別的，連我們的慈悲也如此。我們應該僅只對窮人、病人、可憐的孤兒懷有慈悲嗎？或是只對流浪狗？我們費盡周章拯救一隻患有狂犬病的狗，但卻在那隻狗咬了唐納·倫斯菲(Donald Rumsfeld)的時候感到竊喜，我們真的具有悲心嗎？或者我們會去救助一個孟加拉



的孤兒，而不是唐納·川普 (Donald Trump) 這種億萬富翁？對於身處惡劣天氣下的流浪漢，我們會感到同情，但在推特上看到比爾·蓋茨吃到燒焦的牛排時，我們卻無動於衷。維摩詰似乎是在對大迦葉說，所有的人，不論富貴或貧賤，不論聞名或無名，都應當是我們平等大悲的對象。

在這個章節中，維摩詰最重要的是說，大迦葉乞食的對象，應該是那些短視而且迷惑的眾生，他們看見一個局部，卻將它想像成整體。這是一個令我每次想到都會震撼的宣言。他不正是說我們所有的人嗎？當我們看著自己的時候，我們看不出自己是由片段而暫時的各個部分所和合而成的，並且還受制於時間、空間、名稱、衰壞以及各種詮釋。我們看不到不同的部分，只看到一個整體。舉例來說，我會堅持我是一個男人，但是如果我被拆解成一堆最小的原子，那麼連我自己都不可能指出哪一個原子可以被稱做「男人」。雖然如此，我仍然確信我是有性別的，我是一個男人。這是一個將我困住的想法，而確定的，像我們這種被想法困住的人，應當也有機會積聚福德。

但請記住，維摩詰是一位在家居士。

「如果一位在家居士都可以說出這樣的話，」大迦葉對佛陀說，「如果一位居士都可以有如此的成就，我們怎能不相信一切眾生都能證悟。」

大迦葉說：「從那時起，我便不再傳授只是引導自我解脫的法道了。」這句話的意思一定是說，從此以後，他只教導能夠引領一切眾生達到解脫的方法了。

「在維摩詰說完那些話之後，」大迦葉繼續說，「他真正地徹底摧毀了我的驕慢。我連想到再看到他一次，都無法忍受！」

須菩提

須菩提是我們在這部經遇到的另一個人物。很多人都知道他，因為他也出現在許多其他的佛經裡。我想他大概有很強的好奇心，專注於對知識

和智慧的探索。畢竟，正是須菩提與佛陀之間的對話造就了《金剛經》。

即便如此，當佛陀要須菩提去毘耶離造訪時，他也拒絕了，因為他也曾經與維摩詰有過不舒服的會面。

在古代的印度以及很多亞洲地區，身為僧人去托鉢乞食是高尚的行為，是一種「正確」的生活方式，這與當今社會對乞討者的偏見完全相反。如來本人就托鉢乞食，而且有許多美麗的故事是關於他乞食時所遇到的人們，以及他如何幫助他們，因而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有一次，如來堅持要造訪一個住在破爛住處的窮困女人，她窮得連一粒米都沒得吃。當佛陀持著鉢走過來時，她沒有任何食物可以供養，但她注意到了佛陀僧袍上有一個小破洞，於是她以縫補作為供養。佛經上說，就在那一刻，大地為之震動，天空現出彩虹。那天隨侍佛陀的舍利弗，臉上的笑容難得的燦爛。稍晚，其他的比丘詢問舍利弗為什麼他這麼開心，他答道：「那一刻，在兜率天的天人，正在為這位老婦人修建宮殿。在她捨離這個世間的當下，就會前去該處。」

而這帶到須菩提與離車族人維摩詰相遇所發生的故事，這個故事更令人訝異。

一天，須菩提來到離車族人維摩詰的門前乞食。維摩詰已經為他特地準備了許多美味的食物。

維摩詰親自將他的鉢裝滿，須菩提只需要耐心地在廚房門口等著就好了。

就在維摩詰舀入最後一勺食物的時候，他說：「好了，須菩提，如果你已經真正地了解一切現象，包括輪迴與涅槃、或是財產與證悟，其功德都是平等的，你才可以接受我的供養。」

他實在是太會戲弄人了！

「如果你還未斷除貪瞋癡，卻不被它們染污，」維摩詰繼續說，「你才可以接受我的供養。」

這還沒完呢。

「如果你不是無常現象的受害者，你才可以接受我的供養；如果你還未斷除貪欲，卻不被它所染污，你才可以接受我的供養；如果你未曾



聽聞過四聖諦，卻從未違背它們，你才可以接受我的供養；如果你不曾見過佛陀，不曾聽聞過佛法，也不曾禮敬過僧眾……」等等。

須菩提立即感到極度的沮喪，沮喪得以致他的四周十方都變得一片漆黑，乞食的鉢也從手中滑落，掉在地上。他試著要逃開，卻被維摩詰攔住了。

「須菩提，不要害怕。拿著你的食物，不過我問你一個問題。」維摩詰真是咄咄逼人！

「如果如來說了我剛才所說的話，而且他是對著一個如幻的眾生說，那個如幻的眾生會感到害怕嗎？當然不會，因為他只是一個幻相！你不明白嗎？不僅我剛才所說的一切都是幻相，我也沒有對任何人說過任何話！我的話語是如幻的！因此，須菩提，你接受和享用這些食物也不需要害怕，因為食物本身就是幻相。」

在那之後，須菩提一如目犍連，全然失去了信心。

「我無法再面對那位聖人，」他跟佛陀說，「不能再見面了，請不要派我去。」

羅睺羅

羅睺羅是佛陀的獨生子，但當父親要他代表去探望維摩詰時，連他也恭敬地回絕了。

有一天，羅睺羅正和一群離車族的年輕人在一起。這些年輕人知道很多關於羅睺羅的事情，並對他為何捨棄了王子的生活而出家，感到好奇。

「你是佛陀的兒子，」他們說，「但是你也曾經是一位王子。告訴我們，你為什麼捨棄了王室生活和所有的財富？捨棄一切財富真的那麼好嗎？它的意義是什麼？」

羅睺羅抓住這個機會解釋出家的利益，他告訴他們，過著出家人簡單的生活，令他非常安詳。身為比丘，他感到自在，而且伴隨而來的是

非常特別的自由的感觉。他們問：是什麼樣的自由呢？羅睺羅說，他不需要鎖起財寶，不用做家產清冊，也不用去從事大量的房地產投資。

這時，維摩詰不知從哪裡突然冒了出來，並向羅睺羅頂禮。

「羅睺羅，聽聽你自己說的話！聽聽你說出家的好處！你真的不應該這麼說！」

「為什麼不應該？」羅睺羅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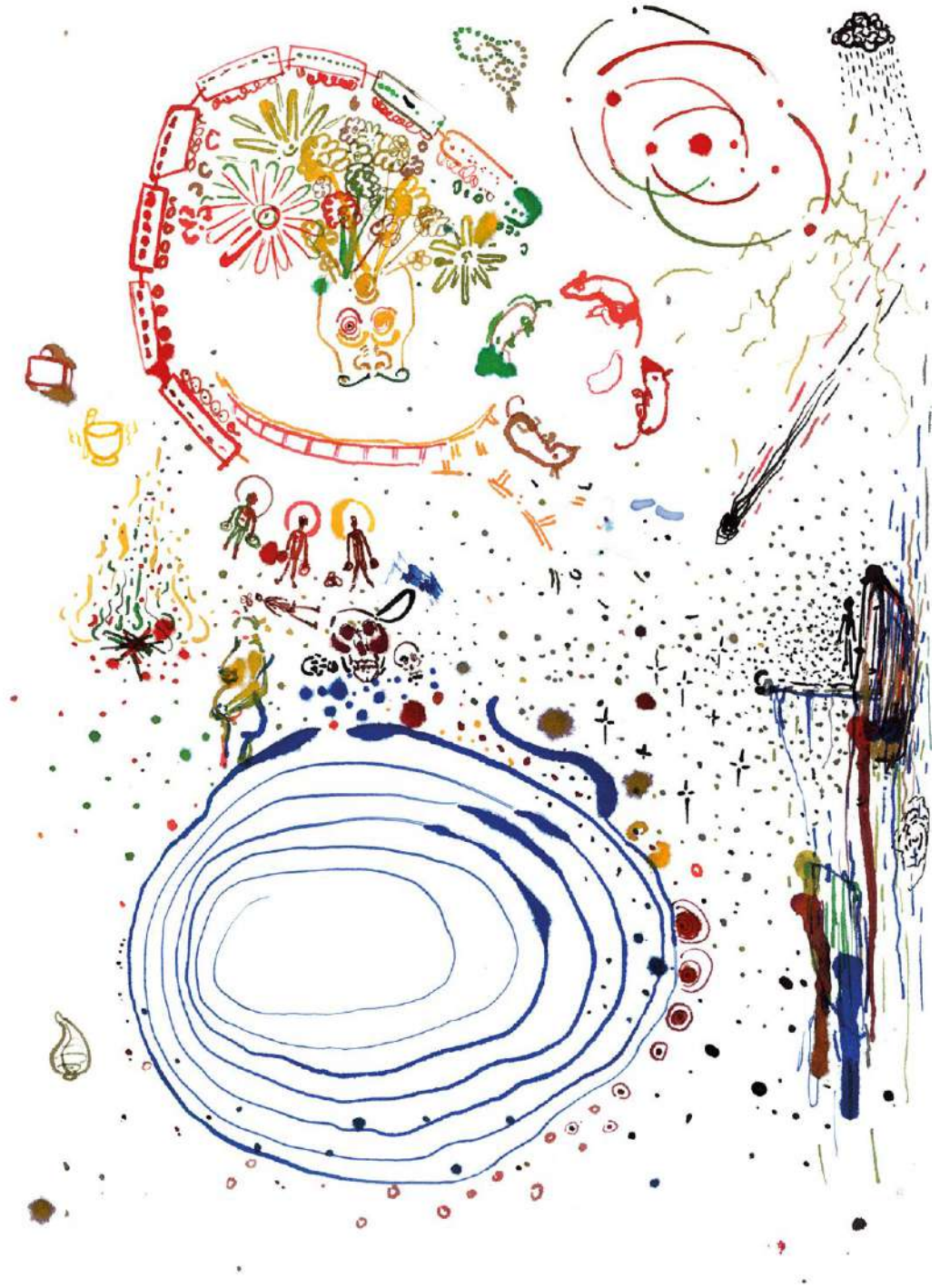
「因為放棄皇宮和財富並沒有什麼利益，出家為比丘也沒有什麼利益。」維摩詰回答。

我不認為我們這種人，能完全了解這句話在當時有多麼令人震驚。特別出自像維摩詰這種極端享樂主義者之口——這個人所呈現出來的根本與出離相悖離。不僅如此，維摩詰對話的對象，可是羅睺羅，不是別人。他是佛陀的獨生子，也是釋迦族的王子，並不是個普通的出家人。他為了實踐父親的教法而出離了輪迴的生活，拋棄了難以想像的財富和權勢。不管我們生活在什麼年代或是什麼地方，這種犧牲都是值得極力讚嘆而應該效仿的。

但如果我們深入探考，就知道維摩詰並不是在批判羅睺羅的出家。他所做的卻是，仔細審視所謂的「利益」，找出它的真實含義，然後再將它拆解。

「利益」暗示著我們可以得到或擁有某種東西。但麻煩的是，無論獲取了什麼，總是會帶來問題。任何可以被得到、達成或實現的，就一定是因緣和合的現象。所以，要想成為真正的出離者，我們不僅必須出離一切的「因」，也必須出離一切的「果」。也就是說，我們不僅必須出離於世俗的生活，也必須出離於做為比丘或比丘尼的利益。

每當我們談到出離心，總是會提到類似厭離與誘惑等主題。不只佛教徒重視這個信念，世界上的許多其他宗教也都有出離心的理念，並且根據各自的傳統，設計了許多修行的方法。這表示大多數人都認為誘惑與奢侈是不好的，甚至還是魔鬼的示現，最好遠離它們。佛法中也包含了類似的教法，但是這些教法是為了像我們這種人而給予的，因為我們缺乏接受新觀念的能力，而且只能接受較為軟化的教法。舉例而言：為



了讓我們能摧毀欲望、執著和誘惑等，我們被教導金銀財富是不好的；為了克服對女人的貪欲，比丘們被教導去觀想構成女人身體的血肉、膿液和糞便；當然，為了政治正確之故，我也不得不說，比丘尼們也要如此地觀想男人。

但這並不是維摩詰在此所談論的那種出離心，他說的是究竟的出離心。當你認為某件東西是美麗而誘人的，你就會被對它所產生的欲望所束縛；而當你因為某件東西醜陋而抗拒它時，那麼完全一樣的事情會發生。這兩種念頭都會產生一樣多的執著。而且，如果你還有執著，你就尚未出離。

這就是維摩詰捉弄羅睺羅的原因。他說，如果你真正想要出離輪迴，首先你需要知道，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出離。這就好像在睡夢中，你中了十億美元的彩票，然後即刻全數捐給慈善機構。這個捐贈算是布施嗎？是的，但僅只在於睡夢中。你真的捐了十億美元給慈善機構嗎？沒有，因為那十億美元以及那個慈善機構從來都未曾存在過。維摩詰所談的出離心，就在這個層次上。

究竟上而言，當我們了知我們所出離的都是如夢如幻，我們才算真正地做到了出離——或者說，苦修或苦行。經由如此的了知，我們出離了如幻的投射。當菩薩了知她所出離的事物之本性時，出離才會圓滿，這時，她才真正地建立了出離心。

在大乘佛教中，包括《維摩詰經》或其他類似的經典中都闡述：一切事物，甚至包括證悟，都是一場夢或一個幻相。維摩詰更進一步地說，如果有任何東西可以超越證悟，或者比證悟更偉大，那也一定是一場夢或是一個幻相。

容我再說一次，我只能揣測維摩詰真正所要表達的含義。他的意思有可能是說，如果你有個目標，如果你的目的是想要利益他人，或者得到某種成果或獎賞，那麼你就缺乏真正的出離心，因而，你的行為就不是真正的佛法修持。這並不是說羅睺羅的出家是毫無目的、徒勞、沒有意義的。這裡所說的重點是，「沒有目標」才是目標。基本上，如果你不了解修行的目標是如幻的，如果你認為目標是真實的，而且如果你的

發心以及對目標的追逐是基於錯誤的見地，那麼不管你做什麼，都不是真正的佛法修持。

在佛教的教法中，「結果」、「目標」、「圓滿」這種詞彙經常出現。這些都是為了我們這種只能消化鬆軟食物，喜愛有個結果、有個底線，尤其是喜歡效率的人而特別選用的。

阿難

下一位出場的是阿難，佛教歷史上的另一位大人物。他是佛陀的堂兄弟，當過佛陀多年的侍者。他也彙編了佛陀大部分的教法，而最廣為人知的是，所有以「如是我聞」開頭的經文，包括這部《維摩詰經》，都是阿難在僧團第一次結集大會時，憑著記憶背誦出來的。但是就連阿難尊者，也拒絕去探望維摩詰。

有一天，佛陀覺得身體不適，醫生建議他喝點牛奶。於是阿難飛快地跑到一個婆羅門家，他知道他們會很樂意做這個供養。阿難正在廚房外等待主人灌滿牛奶罐時，維摩詰突然不知從哪裡冒了出來，出現在他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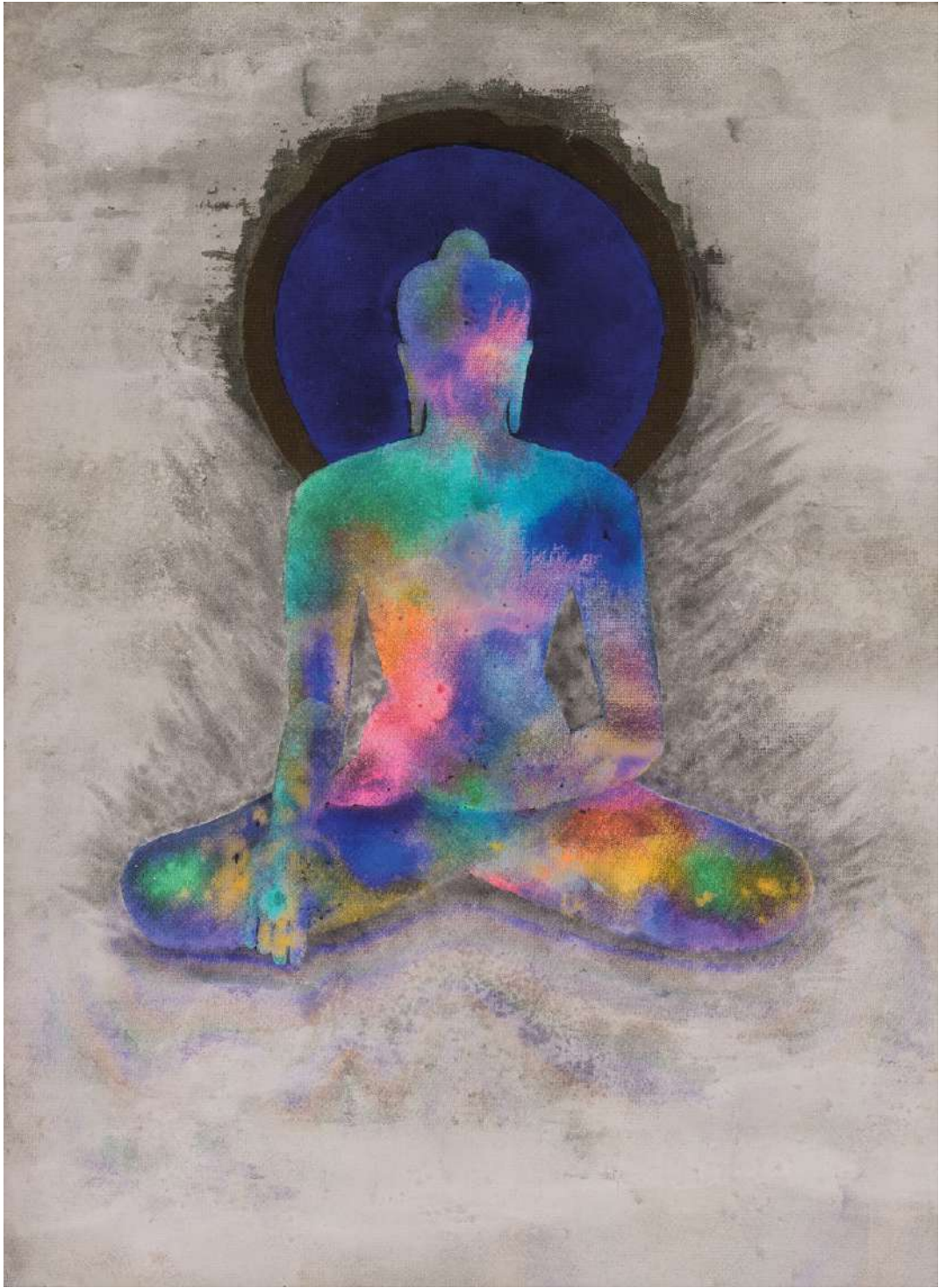
「阿難，」維摩詰說，「你在這兒做什麼？」

「佛陀身體有些不適，醫生說我們應該供養他一些牛奶，所以我到這裡來。」

「你在說什麼？你不能這樣說！」維摩詰吃驚地大聲說。

維摩詰露出戲劇化的驚恐表情——當然，同樣地，我認為這次的相遇也是刻意的安排——他把阿難拉到院子裡一個僻靜的角落，然後像一隻被獵追的動物一般，眼睛四下張望，確保沒有人能聽到他們的對話。

他拽著阿難的僧袍，緊貼著他的耳朵：「阿難，你小聲一點！」維摩詰細聲道，「你絕對不能說這樣的話！」他睜大了眼睛說，「佛陀是金剛不壞的，他怎麼會生病呢？佛陀已摧毀了所有的不善，怎麼會生病呢？你最好現在就離開這裡！趕快走！悄悄地！不要告訴任何人你剛才



在做什麼。」

想像一下阿難當時有多麼的困惑，他瞠目結舌地站在那裡看著維摩詰演出這場戲。

「你難道看不出來嗎？阿難！這個醜聞的破壞性有多大？如果傳了出去，你會很丟人的。」

維摩詰用畏懼的眼神抬頭看了一下天空，他抽搐了一下，像是剛剛發現了很可怕的事情。

「哎呀！你知道天人具有神通，對吧？他們已經知道你怎麼想的。如果大菩薩們知道了這件事，你將再也沒有臉面出現在這裡！」

維摩詰把阿難推到更陰暗的角落，彷彿他需要躲起來。

「還有，你有沒有想到所有其他宗教的追隨者？他們若是聽到你剛才說的話，那我們就完了！你理解嗎？他們會說，佛陀連自己的小病都治不好，怎麼可能引領所有眾生證悟？阿難，你必須離開這裡！快走！最好不要讓別人看見你。」

當然，維摩詰在此表現得真的是很誇張，不過他說的也有道理。「佛」的本質是離於「煩惱」、「時間」、「和合現象」等概念的。換句話說，「佛」是究竟的實相，它是非概念性的，無法用語言表達，而且超越了任何我們能貼上「煩惱」、「時間」、「和合現象」等標籤的事物。所以佛陀不可能生病，也無法「康復」。

維摩詰指出了這一點之後，阿難意識到這是對的。他的羞愧如雷電一般地擊中他，在無地自容的痛苦之下，他立即轉身想逃離那個院子。但這時從天空中傳來神秘而巨大的聲音，讓阿難停住了腳步。

這個聲音對阿難說：「為了調服末法時期的眾生，如來化現在這個世間，他以淨飯王和摩訶摩耶夫人的子嗣悉達多太子的形象顯現。佛陀為了讓眾生有機會來幫助他，有時會示現出臉色蒼白、饑餓或口渴的樣貌；眾生藉由幫助他，就能積聚福德。所以阿難，你沒有必要感到羞愧，就將牛奶拿去供養佛陀吧。」

阿難謙卑地講完故事，對佛陀說：「但是世尊，我再也不敢接近維摩詰了，我心理準備還不夠……」

彌勒

彌勒當時也在芒果園中。但是當佛陀叫他去當他的使者時，即使這位未來佛也不情願去，因為他也曾被離車族的維摩詰糾正過錯誤而感到羞愧。

這件事情是發生在天界，當時住在兜率天的彌勒正向一群天人教導不再投生於輪迴的「不還果」。再度地，維摩詰不知從哪裡冒了出來，出現在他面前。

「我聽說，如來曾經授記你將成為這個世間的下一尊佛。這是真的嗎？」維摩詰說。

如來宣說彌勒將於下一世成佛，他也同時確認了所有輪迴眾生都會轉世的事實。然而在此處，維摩詰卻有系統性地、非常成功地徹底解構了轉世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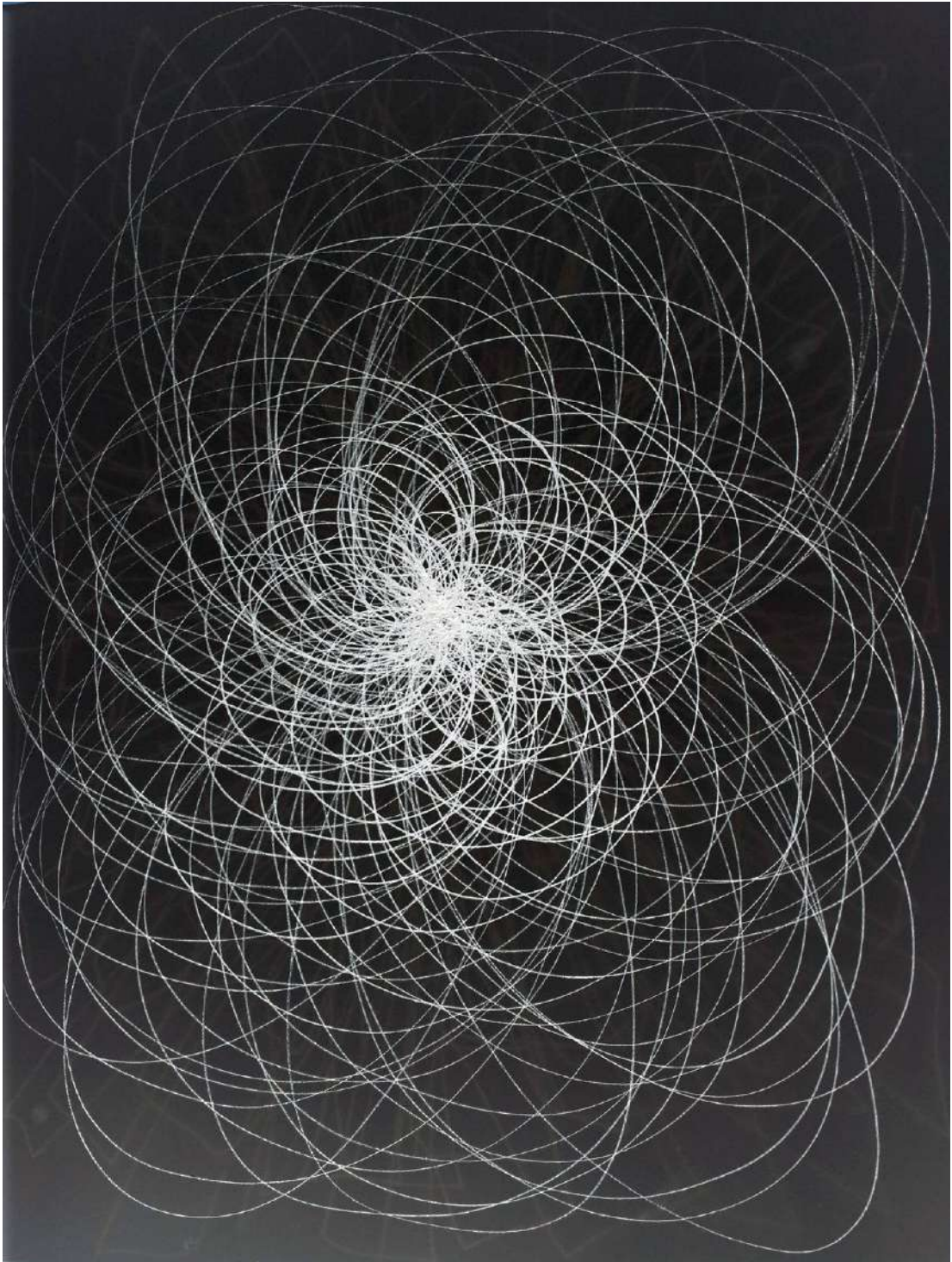
「是什麼在轉世？」他問道，「是誰在轉世？轉世後的眾生和前生是相同還是不同？」

「釋迦牟尼授記你，彌勒，將成為未來佛。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這意味著不僅是你，而是每個眾生都會成佛。」

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觀點，但維摩詰還繼續說：「彌勒，當你獲得究竟解脫時，一切眾生也都達到究竟的證悟。」

像我們這些在佛教裡浸染過一段時間的人，至少都知道某個包含了這句話的祈願文：「願一切眾生證悟成佛」。但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們是在祈願世界和平嗎？我們是在祈願一件我們認為是對的，甚至是政治正確的，但卻不相信會發生的事情嗎？否則是什麼呢？

地球上有任何人敢說世界和平是完全不可能的嗎？絕對沒有！然而，人人和平共處的未來，令人傷心的，是百分之百不可能達成的。若是如此，那麼「一切眾生證悟成佛」呢？是否這也和世界和平一樣，是無法達成的目標？完全不是。一切眾生的證悟，是完全可以達到的目標。大乘佛教「願一切眾生證悟成佛」的祈願，並不只是善意，也不是那種



「我們都是一體，我們都是佛」的濫情而一廂情願的想法。它更不是那種在我們的內心深處自己都不相信的願望。它完全不是如此。

從究竟的觀點來看，所有的現象都是本初清淨的。所以它們從來未曾有過染污、蔽障與負面的煩惱，所有這些都只是暫時的。換句話說，因為染污與蔽障都是暫時的，所以它們完全不是一切現象的真實本性。這就是我們對一切眾生都能真正地證悟有信心的原因。

維摩詰接下來的話也非常重要，特別對我們而言。我們之中有多少人認為，我們至少應該發願精進修行佛法，以便達到證悟？可能有相當多的人都這麼想。但請諸位想一想：「證悟」意味著什麼？在內心深處，你認為證悟是什麼？你渴望證悟，是因為你認為它像一個無限期的長假嗎？一個永不結束的假期，在其中你不需要再去排定約會或忍受輪迴中所有的喧囂與忙亂？你是否認為「證悟」就是什麼事都不用做？

維摩詰的意思似乎是說，如果認為證悟是「跨越」、「擺脫」、「完成」或「越過」輪迴的旅程，這種想法就是錯誤的。如果我們想像最終的成就是稱為涅槃的一種證悟的境界，那也是錯誤的。一切事物從無始以來就無染、清淨並且超越二元。所以，認為我們需要去令某人證悟或令某事清淨，那是大錯特錯。而且，如果彌勒的觀點不同的話，維摩詰會說：「……你在欺騙這些天人！別這樣做！別讓這些年輕的天人男女認為證悟像是一個永不結束的假期……」在果阿 (Goa) 或夏威夷，「並非如此！何況，沒有任何真正的菩薩想要獲得這種證悟，因為沒有任何真正的菩薩會想要永遠什麼都不做。」

我想他是對的。只要想像一下，在夏威夷休一個長達十二年的假期就知道了。捫心自問，你能在威基基 (Waikiki) 海灘上漫步多少回而不感到厭倦？你不斷地購買太陽眼鏡的熱情可以持續多久？你可以對多少個品牌的防曬面霜感到興奮？要經過多久，在夏威夷十二年什麼都不做，才會變成一場噩夢？由於所有這些道理，維摩詰才接著說：「你不應該把證悟說成是一個最終的目的地。不要這麼說而欺騙了這些年輕的天人！」

「證悟並不僅是從你的身體或心中解脫，證悟是從所有的依附 (reference)、標記或符號中解脫。」

「證悟完全無所依附，它超越了依附。」

「證悟不能被主觀的心識所定義。」

「證悟不能被製造、造作或編造出來。」

「證悟不是自我欺騙的相信。」

「證悟不是期待或願望的副產品。」

「證悟超越了所有的見地。」

「證悟不能被希求，你怎麼能希求解脫呢？」

「證悟既非放棄，也非獲得；它超越了執取與執著。」

「證悟是了知一切事物都平等。」

須知，這段對話發生在兩千五百年前，在芒果樹的樹蔭下。即使到了今天，我們有那麼多隨手可得的工具、學者、圖書館與研究經費，但是對於這部如此膽大、驚世、革命性，並且刻意自相矛盾，對於其自身的理論與教條加以嘲弄的經文，我們仍然不容易完全理解。

為什麼會自相矛盾呢？因為只要使用語言，我們立刻就會陷入依附、標籤和概念的世界中；但是「證悟」以超越這一切而聞名，所以它無法以智識、概念或任何參考點來理解，它無法以語言來描述。如你所見，維摩詰對於教法的審視異常高明，再也沒有比此更客觀的方法了。

持世

接著，佛陀又請以持戒清淨聞名的持世比丘代表他去探望維摩詰。但是，由於持世經歷過一次與維摩詰及一群美艷女郎相關的尷尬事件之後，他也不願意去。

一天，正當持世在他的屋裡講法時，帝釋，也就是天人之王，突然在無預警的情況下，帶著一群妖嬈美麗的天女眷屬降臨。

「至少，他看起來就像帝釋天王，」持世對佛陀講述，「否則，還會有誰帶著這麼多美貌的天女呢？」

帝釋天王是佛法的重要施主與護法之一。他一直護衛著佛法，直至今日，對佛陀的追隨者仍然護佑有加，毫不動搖。

「其實，當我看到那麼多天女簇擁著帝釋天王，我覺得有必要提醒他要當心誘惑。」持世繼續說，「於是我對他說，你應該讓生命過得更有意義，把珍貴的身體用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不要太貪心，要記得無常。」

我覺得持世的話一點也不令人意外。我們有誰不會料到，一位正直、關心又慈悲的出家人，苦心勸誡一個好色之徒？但接下來的卻完全出人意料之外。讓持世感到震驚的是，他的話還沒說完，帝釋天王就把所有的天女全都供養給他了。

「你怎可能想到做這樣的事？」持世回應道，「我是一個僧人！你一定知道釋迦之子是禁欲的！」

釋迦是佛陀的姓氏，受了出家戒成為比丘或比丘尼，就被稱為釋迦族的子女。任何人，無論出生於鞋匠、黑幫或賤民家族，不管來自何種血源或種姓，一旦出了家，都屬於佛陀之族，也就是釋迦族的成員。

持世覺得他被嚴重地冒犯了，繼續說道：「即使供養僧人一個女人，都是嚴重的冒犯，而你竟然還供養我一大群！」

正當他們在爭論這個供養的利弊時，維摩詰不知從哪裡突然冒了出來，衝進了屋子裡。

「持世，你在幹嘛？你怎麼會誤以為這個傢伙是天王呢？睜大眼睛瞧瞧！難道你看不出這是魔王，幻相之王嗎……」或者魔鬼、撒旦、邪惡者、騙子，隨便你怎麼稱呼他，「他假裝是帝釋天王來欺騙你，而你竟然上了他的當！」

魔王被稱為「幻相之王」，因為他能偽裝成任何人或任何東西，而且還有隨意消失的能力。

「還有你，」維摩詰轉向魔王喊道，「你怎麼可以想到要把所有這些女郎都送給一個出家人！他要這些女郎做什麼？」

維摩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不然這樣吧，」他說，「不如你把她們全都送給我吧。」

此時，魔王滿腦子只想如何從維摩詰面前逃走，這個離車族人把他

嚇壞了，他死命地想盡快消失，能逃多遠就逃多遠。但維摩詰比魔王更為強而有力，他輕易地控制了魔王的魔力，將他困住。

正當魔王在維摩詰面前嚇得發抖時，空中傳來一個聲音：「你應該把你的女郎都送給維摩詰，否則，你就走不了。」

魔王立即將這些美女全數供養給了維摩詰，她們其實是魔女，並非天女。維摩詰接受了她們，並說：「現在妳們都是我的了，妳們首先必須做的，就是領受菩薩戒。」

當我們受菩薩戒的時候，不僅發願不傷害其他眾生，還要積極地幫助他們；而且，不是用微小薄弱的方式來幫助他們，而是誓言幫助他們了悟真理。這便是維摩詰讓所有這些魔女所受的戒。

在此同時，持世正為自己這麼容易被魔王欺騙而感到難過，而且我還懷疑，在那個當下，他已經至少迷上了其中的某一名女子，並且正在用盡他所知道的辦法來抵擋她們的誘惑（只有魔王才能夠召來這種令人無法抵擋的誘惑）。除此之外，持世萬萬也沒料到，維摩詰竟然能夠如此輕鬆地對付魔王。維摩詰的放蕩不羈和自我放縱是眾所皆知的，他才應該是魔王最理想的受害者。可是，維摩詰卻戲弄了魔王以及他的陰謀。總之，持世當時一定感到非常地不舒服。

「好了，現在妳們都受了菩薩戒，」維摩詰對魔女們說，「從今以後，妳們只能嚮往無上法樂。也就是說，妳們再也不能希求世俗的世間欲樂。」

「什麼是『無上法樂』？」女郎問，「我們唯一能夠渴望的這個快樂是什麼？」

「無上法樂是景仰並敬愛佛陀。」維摩詰回答。

「無上法樂是景仰並敬愛佛法，並且渴望聽聞佛法。」

「無上法樂是景仰、禮敬並承事僧眾。」

「無上法樂是摧毀自我及驕慢。」

「無上法樂是不沉溺或執著於逸樂的外在對象。」

「無上法樂是將五蘊視為可惡的屠夫。」

「無上法樂是將你的四大視為難以預料、變化無常的蛇。」



「無上法樂是將你所有的感官能所都視為空城。」

「無上法樂是恆常珍視菩提心。」

「無上法樂是渴望幫助他人，是發願布施，以及修持持戒、安忍、精進、禪定以及無垢智慧所帶來的喜悅。」

「無上法樂是樂於親近與你見地相同的人，例如『諸行無常』、『諸漏皆苦』這類的見地。」

「無上法樂是不蔑視見地不同的人，而以忍耐、寬容與開放的心態對待之。」

「無上法樂是對上師禮敬並虔敬。」

「無上法樂是遠離那些對你造成不良影響的朋友。」

「無上法樂是渴望修持佛法。」

除此之外，維摩詰還說了很多，他一定花了很長的時間來一一列舉。維摩詰說完之後，魔王，也就是這些女郎的前任老闆，說：「走，我們回家去！」

「但你已經把我們送給他了！」這些女郎抗議道，「而且他說，我們不被允許再去喜歡過去所愛的東西了，我們現在應該去喜愛別的東西！」

「你！」魔王轉向維摩詰，「你難道不是菩薩嗎？你不是應該毫無執著嗎？你不是應該要放棄一切嗎？讓我們看看你能不能做到。放棄這些女郎吧！現在就放棄她們！還是說你獲得了她們就放不下了？」

「好吧……」維摩詰微笑著說，「我讓她們走。你和眷屬們從哪裡來，現在就該回到那裡去。」

女郎並不喜歡這個主意，她們立刻向維摩詰抗議。

「是你讓我們受了菩薩戒！是你告訴我們應該喜歡這個而不該喜歡那個。可是現在你又要送我們回到魔王那個黑暗、罪惡、墮落的世界。你要我們如何面對？」

接著，劇情意想不到的急轉直下……

「女孩們，」維摩詰安慰道，「你們必須將所有的時間與精力投入『無盡燈』的修行。什麼是『無盡燈』呢？如同一盞燈可以點燃千百盞



燈，但其自身的光芒並不會減弱，一個菩薩也可以點燃千百個眾生的菩提心，自身的菩提心也不會減少。」

維摩詰以這個方式告訴眾女郎，她們並不需要擔心剛剛所學的善良的品質會被染污，況且，回到魔王的國度，比起留在維摩詰身邊更能為眾生帶來利益。

維摩詰接下來的話，鏗鏘有力。

「回到魔王的世界，去點燃佛法的明燈！如此，佛法在所有最意想不到的角落，也將無止盡地照耀。」

在此，維摩詰似乎是說，菩薩不應該逃避庸俗罪惡、物欲充斥的不神聖場所，反而，菩薩的職責是要優先前往這些地方。

持世見證了這一切，維摩詰的高超令他無地自容。

「……所以我不想去毘耶離，」他對佛陀說，「一想到要見維摩詰，我就會全身顫抖。懇請不要派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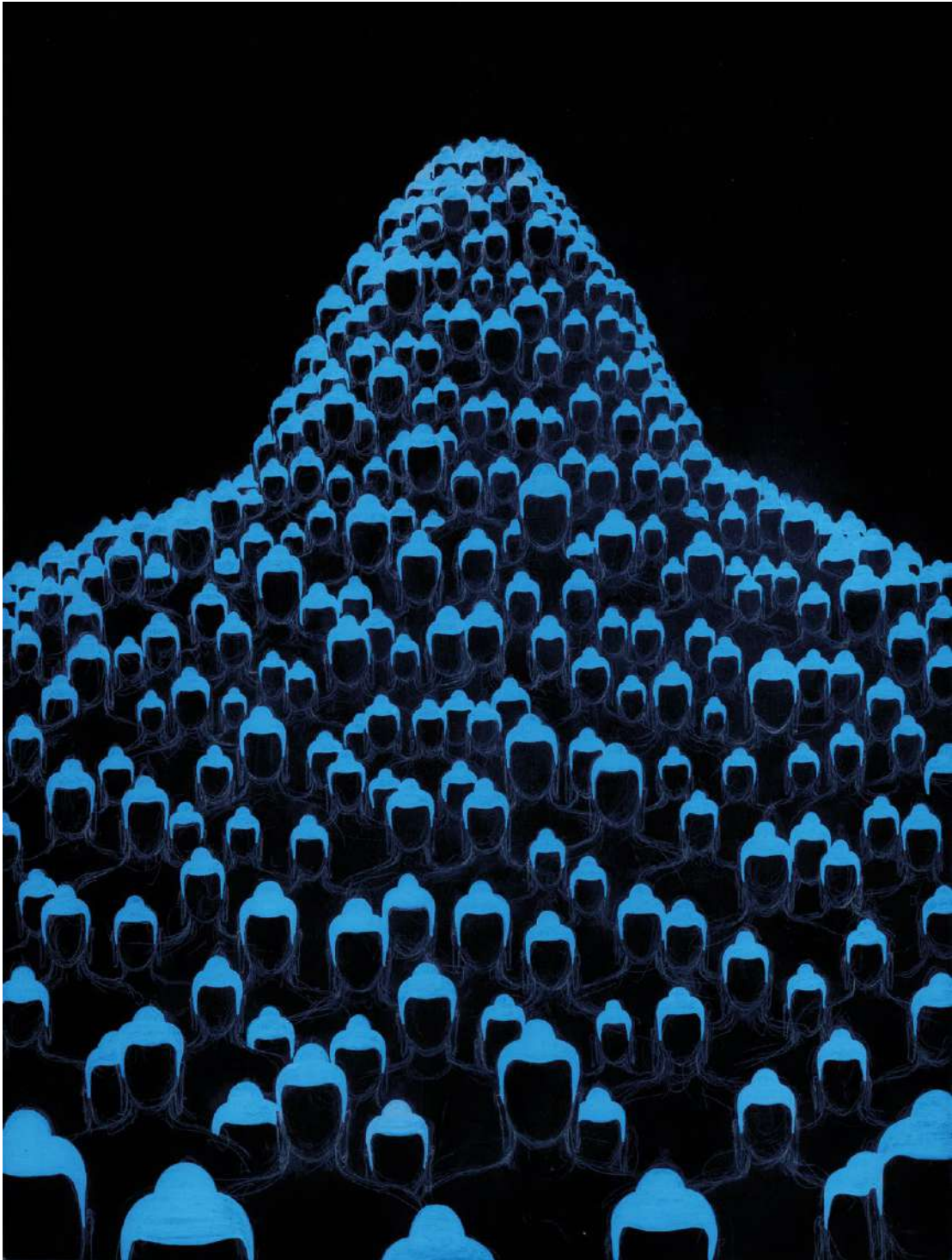
善德

在佛經中記載，富裕的印度人喜歡對心靈導師做大量的供養，比如在整片草原上鋪滿金子。即使在今天，經濟條件不錯的家庭仍然保留這種傳統，經常慷慨地供養比丘、比丘尼或出離世間、追隨心靈之道的修行人。

善德是出家人，也是一位菩薩，他也是非常富有的商人之子。佛陀接著請他代表自己去毘耶離，但是善德與維摩詰先前會面的場景，在他的心中仍然記憶猶新，所以他也懇請：「世尊，請您不要派我前去。」

有一次，善德正在為群眾做廣大的布施，維摩詰突然間出現在他面前。

「你在做什麼呢，善德！」維摩詰驚歎道，「你真的認為這種微不足道的供養就是布施？難道這就是你所謂布施的最大程度？是嗎？這不是真正的布施，這麼做有什麼意義？你應該向人們布施真理，才是至高



無上的布施。你也應該布施慈悲喜捨等……」

善德被這番話所震撼。我覺得他衷心地接受了維摩詰的話，因為經文裡說，善德感動得把他所有的珠寶，包括珍珠、鑽石、金子等，全數拿來供養維摩詰。但是，維摩詰一開始不肯接受任何這些供養。

「請您接受我的供養，」善德說，「這一切都可以隨您的心意運用。」

最後，維摩詰接受了所有的供養，然後，他將一串無價的大珍珠項鍊分成兩半，一半供養諸佛，另一半給了城裡最受人鄙視的眾乞丐。在向諸佛和乞丐做了完全同等的供養之後，他對「福田」這個主題，給了一段很長的教授。

這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法。我們通常以為「積聚福德」主要是供養諸佛與聖者。但在此處，維摩詰正確地指出，眾生與諸佛一樣，都是重要的福田。

文殊師利

此時，佛陀轉向文殊師利。文殊師利會不會做為佛陀的代表？他願不願意去探望維摩詰？令眾人驚訝的是，文殊師利立刻答應了。

「維摩詰？是的，我去。這個人太有成就了！」他讚歎，然後為維摩詰唱誦了長篇的讚頌詞。

文殊師利說，維摩詰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完全知道他人感官的覺受。他能看見他們之所見、聽聞他們之所聽、品嚐他們之所嘗，諸如此類。仔細想想，這非同小可。對於別人嘴裡的通心麵或咖哩雞是什麼味道，即使他就坐在我們面前，我們也只能想像。而且，我們所想像的味道完全來自自己過去所嘗過通心麵或咖哩雞的經驗。但是，維摩詰能夠直接地經驗到他人經由他們的感官所品嚐的味道，完全不以他自己的經驗做為依附。

對維摩詰這種殊勝功德的欽佩來自文殊師利之口，的確是極高的讚賞，這也顯示，維摩詰並不是個普通的商人，他不僅是一位聖人，更是

傑出的大成就者。當我們聲稱能夠理解別人的感受時，其實只能依據自身的經驗來投射我們的理解。換句話說，我們從來都未曾真正的「感同身受」，我們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假裝這是他人的角度去理解別人。只有大成就者，比如維摩詰或文殊師利，才能嘗到他人之所嘗、見到他人之所見、聞到他人之所聞，無需依賴自身有限而不完整的依附條件。

不難想像，當文殊師利同意去探望維摩詰時，芒果園裡的所有人是多麼興奮和激動。他們馬上決定要跟著去毘耶離，見證這個必然非常重要的歷史性會面。他們興奮的程度，就好像哲學家聽到老子即將與亞里斯多德對話，或馬克思將與莊子同時出現在脫口秀上一般。

在文殊師利同意來探望的當下，躺在病榻上的維摩詰即刻就知道他已經啟程前來，他也知道會有一大群好奇的人跟著文殊師利一起到來。

「文殊師利要來看我了，」維摩詰想，「我得把房子清空。」剎那間，所有的人、家具、地毯、沙發、椅子全都魔術般地消失了一這又是另外一個重要的細節—整個宮殿變得空無一物，只剩下維摩詰所躺的那張床。這就像是將白金漢宮裡所有的 775 個房間都清空，只剩下女王躺在一張床上。由於維摩詰的侍者、僕人和保鏢也都隨著家具一同消失了，因此，當文殊師利和他的隨眾到達時，沒有人在門口迎接。他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巨大空蕩的宮殿，還有維摩詰本人。

文殊師利禮貌地問候維摩詰，並且問了許多探病相關的問題，比如：「你好嗎？你什麼時候生病的？你犯了什麼毛病呢？」等等。

起初，這些關於生病的對話似乎很普通，但是維摩詰異常聰慧的答覆，卻成為哲學上的一大突破。

「你的醫生有沒有說你什麼時候可以康復？」文殊師利問。

「我覺得我不會好起來，」維摩詰說，「因為只要有欲望和渴求，就會有『存在』。」

當然，這兩位卓越的菩薩所交換的每個詞語，都遠遠超出你我所能夠理解的範圍。我們的心過於膚淺、遲鈍而且充滿偏見，因而無法理解這兩個偉大心靈的深度與敏銳度。但是，當維摩詰提到「存在」的時候，



他可能指的是「輪迴」，也就是一切受限於時間、空間、方向與數量的事物。當我們生起某種渴望，這個渴望就會造成我們投射，而這個投射就是我們所謂的「存在」。因此，所謂的「輪迴」，就是「存在」本身。笛卡爾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也有類似的含義，但維摩詰所說的包含得更廣。他似乎在說，只要有欲望，就會有輪迴的存在；而只要還有輪迴眾生，那麼我，維摩詰，就會繼續生病。或者說，只要有存在就還會有輪迴；而當輪迴還在，我們就會繼續持續想像，有所謂的對輪迴眾生的悲心。

維摩詰繼續說：「當所有的眾生都從病中痊癒的時候……」或者說，當一切眾生都離於分別心的時候，這是另一種描述究竟解脫的說法。「只有到那時，我維摩詰，才會從主體和客體的疾病中痊癒。」

真是精彩的回答！真是特別的主題！請記住，他只是回答了一個純粹禮貌性的問題而已，但這個回應引發了《維摩詰經》中最吸引人的教法之一。

文殊師利接著問：「你是怎麼生病的呢？」

「悲心讓我生了病，」維摩詰回答，「菩薩因為悲心而生病。」

另一個絕妙的回答！

這時文殊師利才注意到宮殿完全空無一物。

「發生了什麼事？你的房子為什麼是空的？人都到哪裡去了？你怎麼連個護士都沒有？」

「佛土從來都是空的。」維摩詰回答。

「空於什麼？」文殊師利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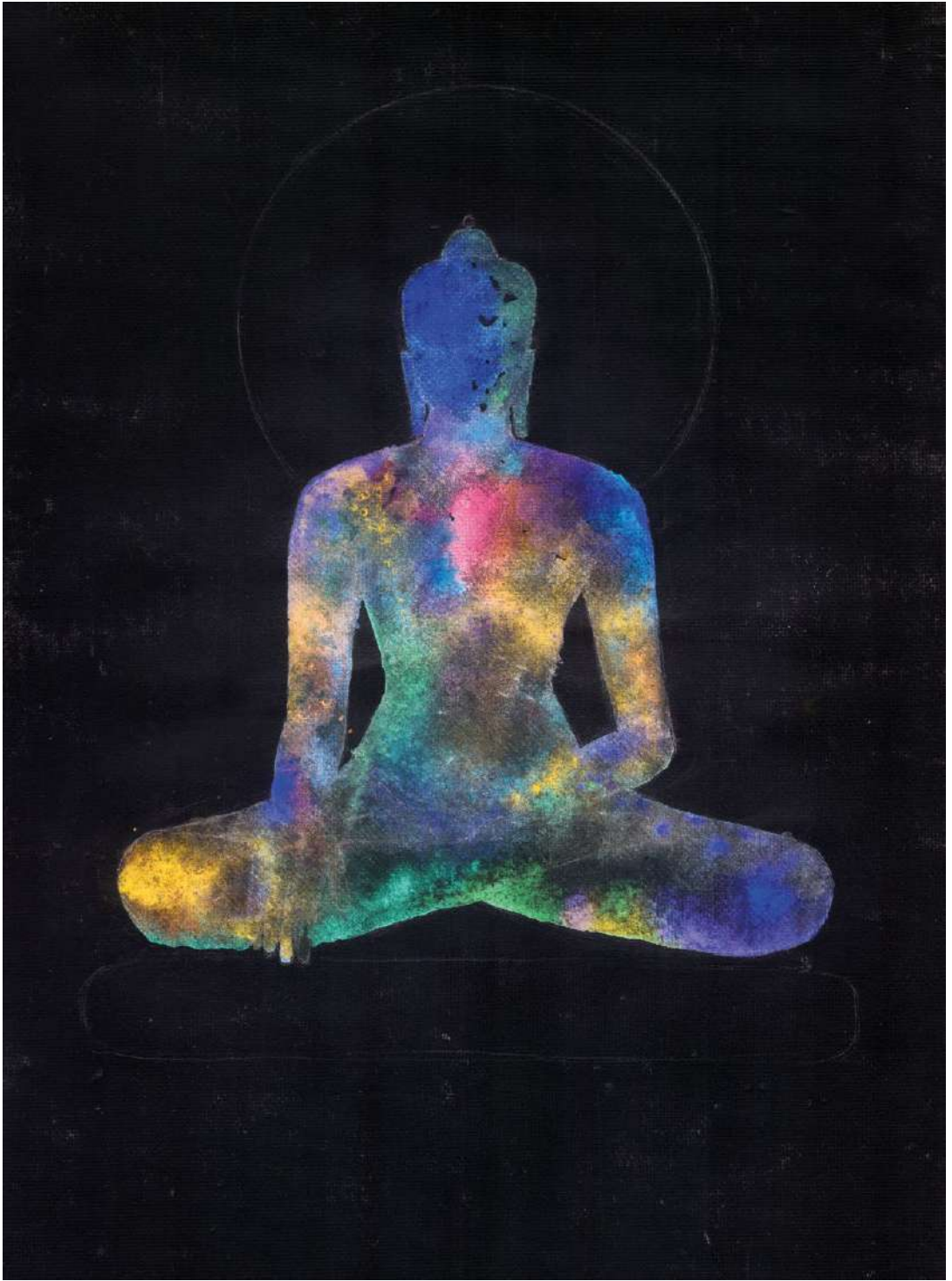
「空於空性。」

「『空性』如何『空』呢？」

「『空於空性』就是思維『空性是空性』，而且『空』於這個概念。」

維摩詰一點都不浪費時間，就直接深入細節。他說「空於空性」，指的是超越對「空」與「滿」的分別嗎？是要空於概念嗎？我覺得他是這個意思。

「空性在哪裡？」文殊師利問。



「你可以在六十二種邪見¹中找到空性。」維摩詰回答。

多麼奧妙的回答！而且是一個絕妙的觀點。許多佛法的追隨者，尤其是大乘佛教徒，他們對「空性在哪裡」或「什麼是空性」這類問題所期待的答案總是：「空性是佛陀究竟的教法，在最高深的經文，比如《大般若經》中可以找到……」等。但是相反地，維摩詰卻說空性不在正確的見地中找到，而是在於錯誤的見地（邪見）之中。我們都應該把這一點記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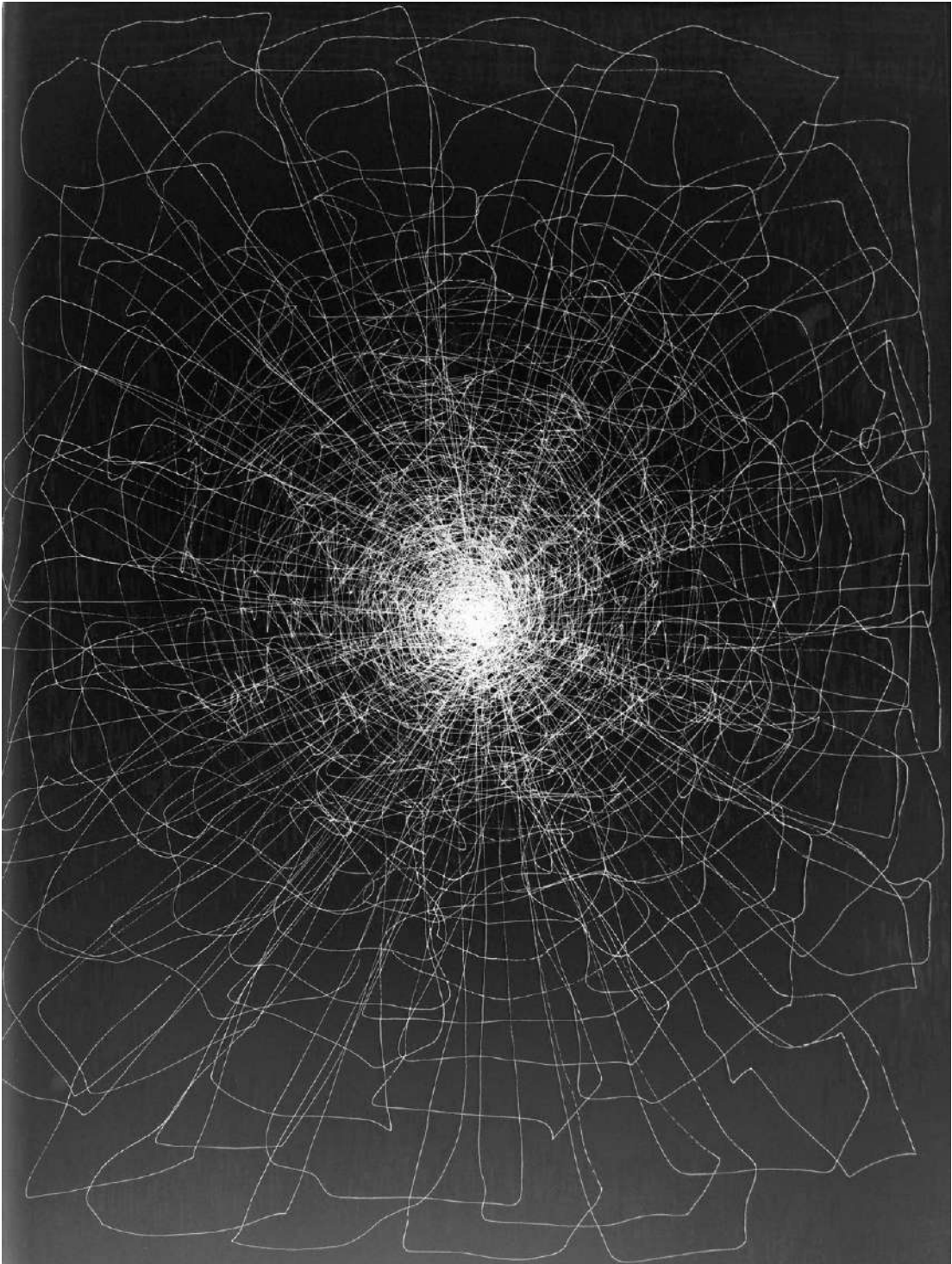
「六十二種邪見又從哪裡來呢？」文殊師利問。

顯然，要理解這段對話的任何部分都相當困難，更不用說去闡述維摩詰接下來所說的話。對於文殊師利和維摩詰在這部經中的談話，以及許多與這個主題相關的其他對話，如果我能理解的話，哪怕只是在智識層面上的理解，我對輪迴世界的感知就會像是影子、泡沫、玩具或者扮家家酒的遊戲一樣。但無論在什麼層面上，我一點都不理解，當你我這種人去看、去聽、去品嚐時，我們的感受並不像泡沫、夢幻或是玩具，反之，我們的體驗是實在、具體、堅固，而且還非常地肥大。

「六十二種邪見以一種顯現、波動、光暈或氛圍生起，反映出如來藏—即佛性—的功德。」維摩詰回答。

一個說得正是時候而且令人震驚的觀點！尤其，對於我們這些傾向於清規教派、道德主義、二元分別，而且性喜判斷是非的人來說，這個觀點簡直駭人。我們這種人總是認為邪見是從骯髒的土坑或發臭的地牢裡爬出來的，但維摩詰似乎是在告訴文殊師利，所有邪見的源頭，都來自我們所認為的「神聖」之中。他的這項宣言，經常在金剛乘的教法中被引用。但即使如此，這種概念對我們二元分別的眾生來說，幾乎無法理解。這就像有人告訴我們：黑暗的源頭是光明一般地難以理解。但是細加思索，黑暗和光明不就是自然地並置而共存的嗎？黑暗不是只有在與光明對比之下才存在的？反之亦然。不可能有單獨存在的黑暗，也不可能只有光明存在，不是嗎？如果黑暗和陰影不是出自光明，或者光明不是出自陰影，那麼攝影師怎麼能發揮他們的創造力？

1 六十二種邪見，詳見《梵網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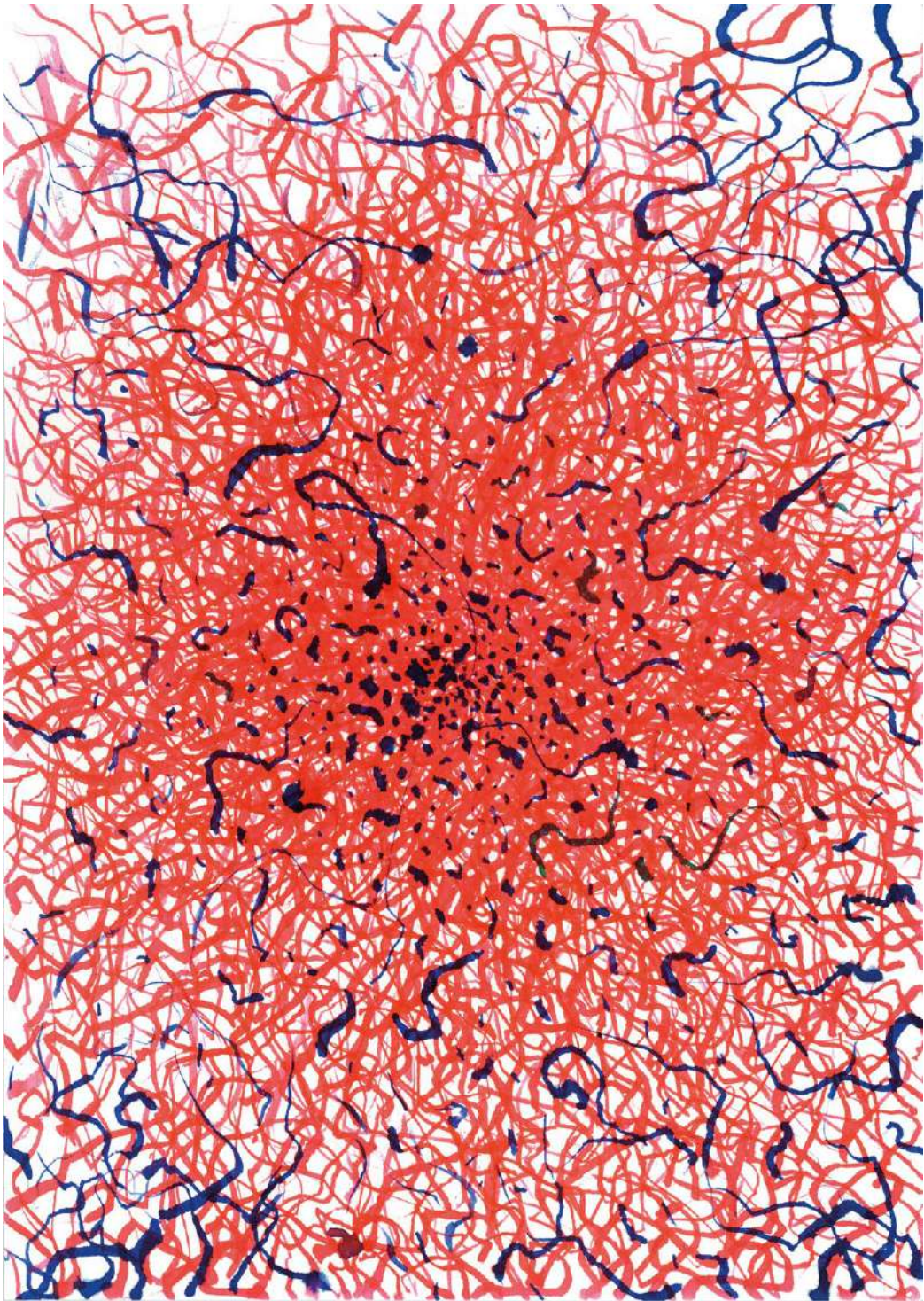
同時，這段對話雖然第一次聽到時就令人迷惑，但是我認為它並不是關於光和影的緣起而已，不是的，這段對話的涵義不止於此。它有點像是你挖到了某個東西，起先以為是塊石頭，之後卻發現它其實是顆鑽石。有人告訴我，聞名的「光之山」(Koh-i-Noor) 鑽石是直到相當後期才被打磨拋光的，但它一直都是顆鑽石。如果你在它被拋光之前看到它，認為它只是一顆難看的石頭的話，那就是「邪見」。在它被打磨拋光之後，就很容易辨識，它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鑽石之一。直到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都還在抱怨英國人在十九世紀時從錫克族人那兒將它偷走。這裡的重點是，在被打磨拋光之前，不管它看起來像什麼，它都是那顆著名的光之山鑽石，而且遠在它被命名為「光之山」之前，它一直都是顆鑽石。所以把它想成只是一塊普通的石頭，就是具有「邪見」。

「您的侍者呢？」文殊師利問，「為什麼沒人侍奉您？」

「魔鬼和那些干擾我的人，就是我的侍者。」維摩詰回答。

我們須要記得，維摩詰的疾病和症狀都是重要的細節，因為整個對話的開端，就是在芒果園中討論誰去探望一個據說正在生病的人所引起的騷動。

再度地，這兩位卓越的菩薩持續所表達的深刻見解，我們還是一知半解，但是我看起來他們似乎在此得出了結論：生病就是相信「自我」的存在。如果你執著於自我的概念，你就是病了；如果你想像自我是真實、現前，而且活生生的，你就是病了。所謂的「自我」，當然是一種依附；但是不論這個依附最初看起來有多麼的堅實頑固，當你越深入去檢視，它就會變得越模糊。然而，我們持續地以自我作為依附，因而建立起所有其他依附的源頭。建立了「自我」之後，有許多其他的標籤就跟著冒出來：他人的、我的、他們的、好的、壞的、美的、醜的、對的、錯的、給予者、收受者、受害者、捕獵者、天堂、地球、地獄、輪迴、涅槃、道德、不道德、男人、女人等。對於這每一個，我們都拼命想要牢牢地執取。其中的一些，我們覺得是好的，所以抓住不放；另外一些，因為看起來不好、危險或不可靠，我們便試圖想要排斥或消滅它們。我們檢視所有的一切，看看它們對我們值不值得，結果讓我們對於好的與



壞的都變得更加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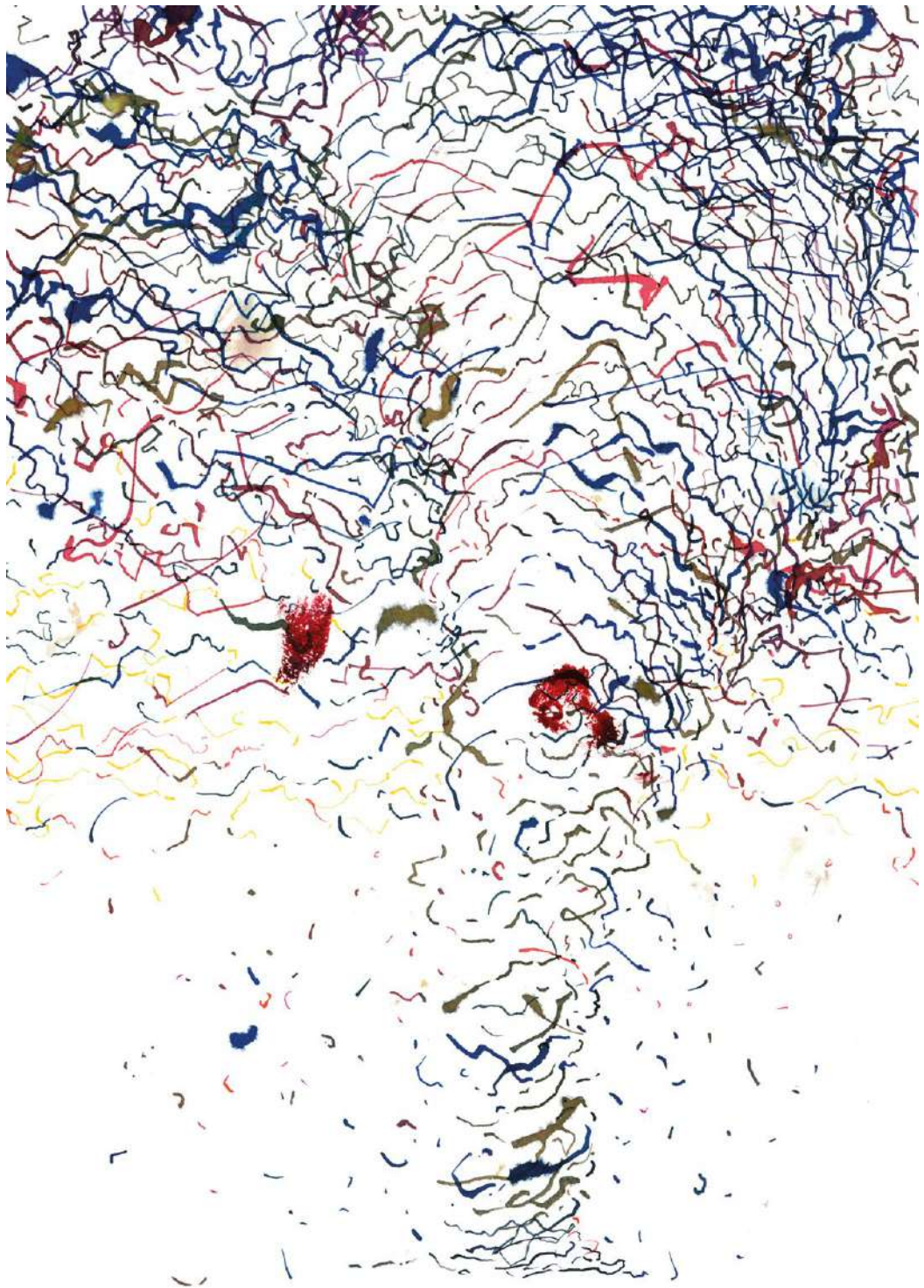
從這兩位菩薩的觀點來看，這種執取的傾向才是真正的疾病。我們只有在無所依附時，才會健康、自在而且強壯。雖然我們想用心靈修持的方法，例如布施、苦行或專注禪定等來療癒我們的疾病，但是，因為這種修持之道以證悟為目標，所以它又是另一種形式的疾病。因此，從文殊師利和維摩詰的觀點而言，不論我們在法道上做什麼修行，即使是禪定，也都是一種疾病。

他們更深入地說，如果我們認為需要去除、消滅或淨化某些東西，比如貪欲、瞋恨或嫉妒等，那麼這種認為需要去除它們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種疾病。認為我們需要去接受、完成、獲取或積聚某些東西，比如涅槃或證悟，同樣也是一種疾病。或者，認為有一個生起悲心的自我和讓我生起悲心的眾生，也就是有主體與客體的悲心，這也是疾病。基本上，一切都是疾病或煩惱。一個依附、一個動作、一串念頭，這全是疾病，因為它們讓我們遠離實相。認為有病症這回事，也是一種疾病；認為有療癒的方法，也同樣是疾病。因此，渴望解脫也是一種疾病，因為導致你渴望解脫的，是你相信自己被束縛在輪迴之中，而且相信束縛你的東西阻礙了你獲得解脫。

我們所有依附的參考點都是疾病，它們就像病毒——「病症病毒」。但是，存在於輪迴的所有病症當中，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以「解脫」為依附，以及以「束縛」為依附這兩者。

解脫與束縛

「解脫」與「束縛」是什麼意思呢？大乘的一個基本教法是，本基是空性，法道無特質，果報無作意（基空性，道無相，果無願）。基於這個教法，若有一名菩薩相信解脫，並且認為她可以發願去獲得那個解脫，那麼她對「結果」的信念，就是一種束縛；然而，若是這位菩薩以願一切眾生解脫的悲心作為善巧方便來進入輪迴，其結果就是解脫。這就是



維摩詰所說的，如果菩薩的禪定雖不散亂卻缺乏智慧，那就是「束縛」。

所以，如果一位菩薩在禪修，她就是在生病；如果她的禪定雖不散亂卻缺乏智慧，那就更糟——事實上，此時她就病得很重了。同樣地，現代的「內觀」(vipassana) 修行者所珍視的那種心不散亂、一心專注的安住，也是一種根本上的疾病。

如果菩薩能夠嘗到禪定的滋味（例如藉由安住的修行），她只能免於疾病。但是，如果她能不停留在安住的狀態，而懂得運用必要的善巧方便去超越並拆解「安住」，換句話說，如果她能夠超越「必須要有專注能力」的這種負擔，這位菩薩就會得到解脫。

如果一位菩薩有智慧，但這智慧缺乏任何善巧方便，也就是說，如果她的智慧缺少悲心，這就是一種疾病。但是，如果智慧伴隨著善巧方便，她就會得到解脫。

菩薩如何被缺乏智慧的善巧方便所束縛、局限或控制？是什麼導致了這種束縛？維摩詰說，所有的見地、情緒、習氣、善行，如果沒有為一切眾生的證悟而迴向，就會纏縛菩薩。那麼，菩薩如何運用伴隨著智慧的善巧方便來達到解脫呢？就是藉由迴向所有的一切，給眾生的證悟。

這是用來修持「不執著」極為殊勝的方法！不用說，對於財產、名聲、家庭，甚至自我，我們都應該以不執著為目標。然而，維摩詰似乎是在暗示，還有超越了這一切的東西。他說，對於法道毫不執著，就可以讓你從所有其他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哇！但這不是只在成為強大而成熟的修行者時，才發展得出來的能力嗎？其實不然。維摩詰和文殊師利所說的恰恰相反，即使是像我這種凡人，都能夠、也應該開始練習不對法道或果報有所執著。同時，我們也都應該培養將我們的修行迴向給一切眾生證悟的習慣。

假設你有機會見證柏拉圖與老子之間的一場對話，你也有哲學家的能力去理解和欣賞他們的洞見，你也急切地想向他們學習。在那之後，難道你不會想要吹噓你的經驗，炫耀你所學到的東西？難道你不會將這兩位思想家關於人權、命運、宿命、自由意志等看法牢記在心？這就是我對維摩詰和文殊師利之間對話的感受，但不同的是，他們所探討的主

題遠比本體論還要深奧。

事實上，我應該做的就是去閱讀並思維這部經典裡的對話，僅只如此，就會讓我獲益良多。更進一步說，如果我根本不去思考，只以全然開放的心去閱讀這些文字，不做任何假設，不存任何期待，那會更好。如果我能夠毫無遲疑、一心虔敬地投入經文內，我就可以從信心與懷疑的負擔中，迅速地解脫出來。事實上，就因為它是有史以來最深奧的對話的緣故，如果我只是把《維摩詰經》放在房間裡的高處，禮敬它並供養燈、花、香、食，那麼我會獲益更多。這麼做，可以讓我對這部經文的理解，提升到完全不同的層次。但是，看看我！一方面掙扎地想要增長知識並詳做筆記，另一方面又要引用這兩人的對話向你們炫耀，正因為如此，我才寫了這個導言。同時，即使只是他們一小段的對話，我都摸不太著頭緒，讓我更覺得自己相當卑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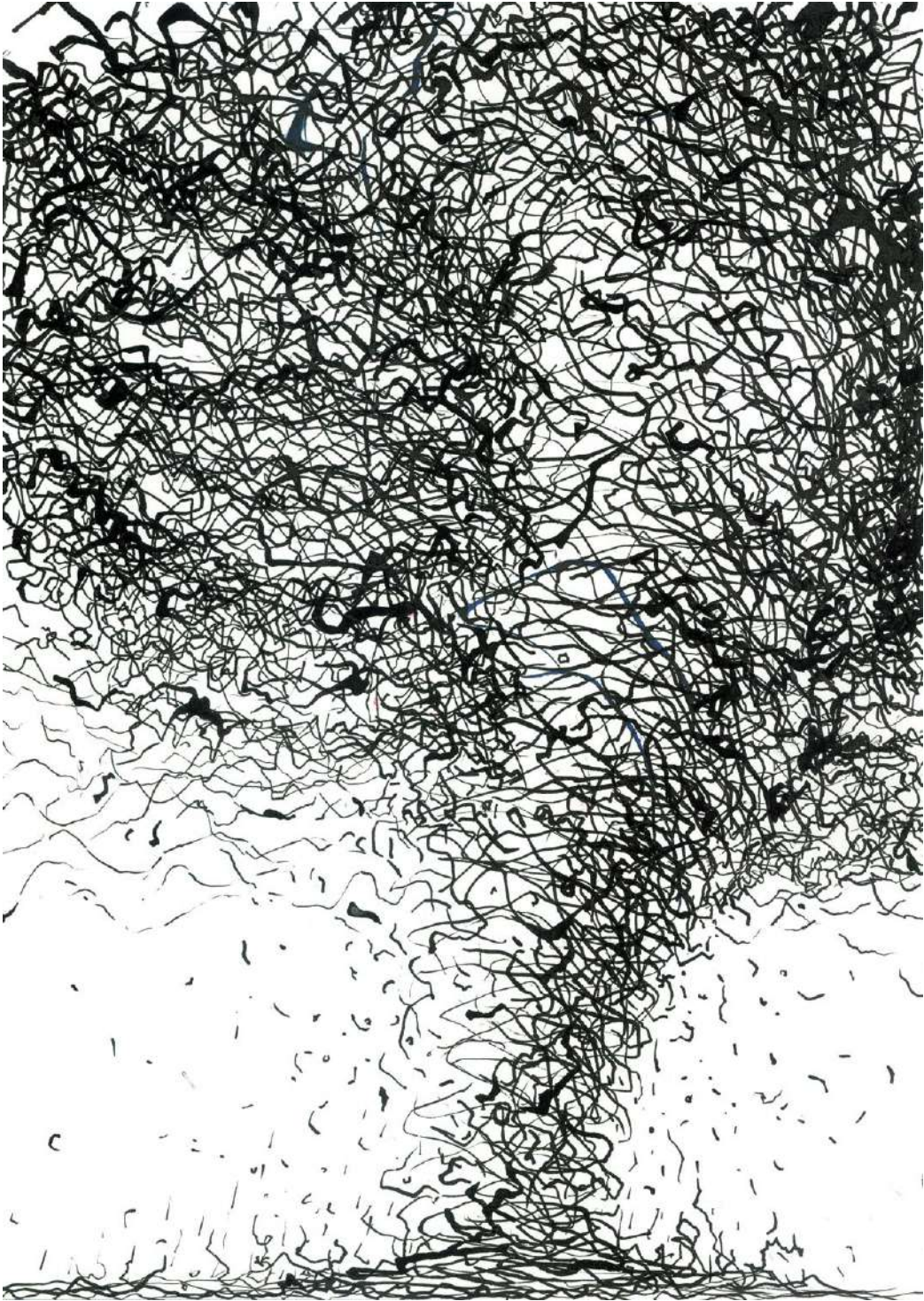
舍利弗

維摩詰和文殊師利正在對話的時候，舍利弗掃視了一下空蕩蕩的房間。

「這兒一張椅子都沒有，連個坐墊也沒有。」他想，「這些大菩薩、阿羅漢和大人物老遠來到毘耶離拜訪這個商人，卻沒有地方讓他們坐下。他的椅子在哪裡？」

維摩詰馬上就知道了他的想法，說：「喂，舍利弗！你來到這裡是為了佛法，還是為了坐在椅子上？」

坦白說，舍利弗一點也不在乎他坐哪兒，但是因為接下來關於「座位」以及「想坐下的欲望」的討論非常重要，一定又是由於佛陀的加持，把這個想法塞進了舍利弗的腦袋，否則這些超凡人物絕不會在瑣事上浪費時間的。椅子，或任何一種座位，都跟想要在某處建立一個家，或居住、築巢的渴望有關；它代表讓你舒緩雙腳所承載的重量、佔有領土、呆滯不動。這些都很重要，因為經文在此處開始討論「阿賴耶」(ālaya)



這個主題。

如果我們做了壞事，又不想辦法補救的話，就必須承擔後果；如果我們做了好事，就會得到利益。但是在任何一種結果成熟之前，那些因和緣的力量去哪裡了呢？它儲存在何處，停留在哪裡？它的「座位」在哪裡？一定是在某處。

在這段對話中，「座位」代表著依附、基地或基礎，以及從這一世傳遞到下一世的東西。基本上，談的是「業」的延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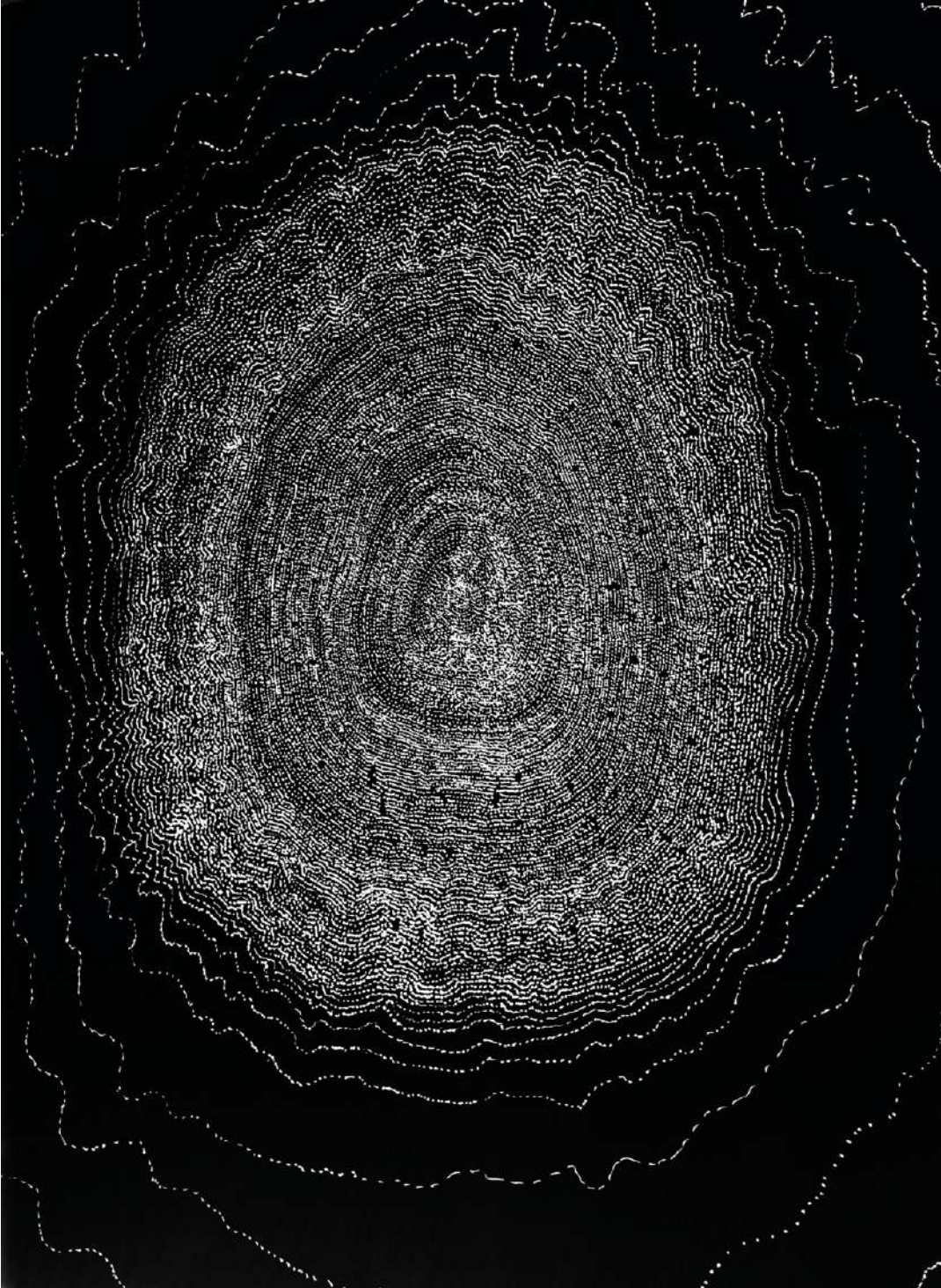
現今，就連科學都發現，一個去年被判刑坐牢的小偷，一年後，在細胞層面上而言，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了。但是在相對的世界中，我們仍然相信連續性，相信因、緣、果的延續，有為數甚多的論述討論過這個主題。但在維摩詰與文殊師利的對話中，我們發現佛教教導我們，並沒有一個真實、永恆、獨立存在的靈魂將我們帶到下一世、天堂或證悟，也沒有真實存在的本基。

維摩詰用既嘲諷又斥責的口氣，回答了舍利弗關於他們應該坐在哪兒的問題：「那些渴望有座位可以坐下的人，不是在尋求佛法。」希望有個座位，他說，意味著你在尋求一個基礎、一個依附、一個教條、一個系統，代表你想要築巢。

我覺得，維摩詰將我們這些迷惑的人與世界互動的方式，也就是我們判斷、討論、思考和評估事物的方式，看成和牛糞掉到地上的方式沒什麼不同。牛糞一旦落地，它就不動了。我們也一樣；一旦陷入某個想法，它就根深蒂固地烙刻在我們心中。所以當舍利弗想找個地方坐下來，維摩詰就抓住機會解釋，想要座位就表示想要在某個地方安頓下來的渴望。他說，如果你想要安頓，你就不是在尋求實相、尋求佛法。見到實相的唯一辦法，就是不斷地讓我們腳下的地毯被抽走，也就是表示沒有機會安頓。實際上，這意味著沒有所謂的渴望安定、沒有坐下、沒有座位——這就使得事情開始變複雜了。

「但我確實是要佛法。」舍利弗堅定地說，「我不是只想找個地方坐，當然不是！我之所以提到座位，是因為我來你家做客，由於你是主人，我向你提起沒有座椅或坐墊可坐，是很自然的事。這並不表示我到





這裡來不是為了佛法。」

「但是舍利弗，如果你渴求佛、法、僧，」維摩詰反駁道，「那你就欲求實相，你所尋求的是安頓在某個地方。就你而言，你想在佛、法、僧這三大席位置上安頓下來。如果你尋求的是實相，你就不會願意只是勉強安頓於對苦諦的理解，或者擁有去除苦因的能力。」

這些話是相當重大的宣言！如果你真正想要究竟實相，就不會只是勉強滿足於痛苦的止息。如果你真正想要理解實相，就不會只是勉強滿足於在法道上修持。哇，維摩詰真猛！但是，無論他的話乍聽之下有多麼矛盾，事實上並非如此。

「不管你想安頓在何處，不管你尋求的是何種『安頓』，那都不是實相——即使你安頓於證悟也是如此。你就像隻蒼蠅，蒼蠅喜歡安頓在糞便，或者任何發臭的東西之上。證悟的味道很強烈，所以你被它吸引。但是，你真正想做的是抵達到證悟，然後安頓在那裡。你想把四肢都黏貼在證悟上，因此可以永遠待在那裡。這就是你在尋求的那種安頓！你不是在尋求實相。所以，舍利弗，如果你真正渴求佛法，首先必須要學習如何不渴求佛法。」

維摩詰以一大段語帶諷刺的話，揭示了「渴求佛法」的真正含義，以此駁斥了舍利弗聲稱他是真正渴求佛法。但是在他說完所有想說的話之後，維摩詰神奇地召來前所未見的最華麗寶座，讓每一位佛陀的大弟子都有地方坐下。但是有個問題：這些寶座都非常巨大，而且高得讓人夠不著。

思議不可思議之事

身為哲學家，我們必須學習準確地詮釋，而且所表達的能夠代表我們真正的意思。比如說，當你說「難以想像」或者「不可思議」的時候，你的意思是什麼？無論是什麼意思，這些都太含糊。要完整地了解一樣東西，唯一的辦法是要能夠思考不可思議的事，同時，也要讓不可思議

的事仍然維持不可思議。如果能這麼做，你就在進步。目前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能力去思考不可思議的事。少部分有能力的人，也會很快地發現那個不可思議的東西已經不再不可思議，而變成「可思議的不可思議」了。所以，菩薩必須能思考不可思議之事，並且讓「不可思議」的品質與味道得以維持。

就像那隻沒有意願去探索外在世界的井底之蛙，我們需要有勇氣從自己狹小的世界裡走出來，嘗試去理解這些概念。我並不是建議你要讓自己成為易於受騙的人；「思議不可思議之事」與輕易相信別人無關，而是與「無量心」有關。我們必須學習的是，如何不去習慣性地排斥不可思議之事，並且接受不可能的事有可能。但是如何做到呢？藉由學習「不可能」和「可能」是平等的，而且，「可能」與「不可能」都同樣的荒謬。

《維摩詰經》的這個章節裡有很多類似的闡述，對於難以想像、不可思議、無法理解等概念，有完整而詳盡的探討。如果你有時間，應該閱讀這一章節。

實際上說，我們思考「不可思議」之所以困難，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如何去思考，而且，我們只能在想像它是可信時，才能談論它的「不可思議」。所以，我們是否在浪費時間？維摩詰說，不是，我們並未浪費時間。完全不然。如果你對著空氣咬了一口，然後你說自己咬了天空，這樣並沒有說錯；如果你在科帕卡瓦納 (Copacabana) 海灘游過泳，然後你說自己曾在大海洋中游過泳，這並沒錯。這就是我們的開始。

那天跟著文殊師利去毘耶離的人當中，沒有一位是普通人。其中有大菩薩，他們已經摧毀如山一般的二元思維、習性與執著，因此也早就從需要分別大小、形狀、高度、顏色、對錯中解脫出來了。

此時，維摩詰為大眾喚來了法座之後，他告訴所有的阿羅漢與菩薩說，他們必須各自想辦法爬上去，而且上座之後，他們還必須想辦法讓自己感到真正的自在。

眾菩薩都很輕易地就跳上了法座。但不知為何，阿羅漢們卻怎麼也上不去。就連偉大的舍利弗也無法從內心接受這樣的想法——這麼碩大的

法座和他自己相對渺小的身體，居然大小適中、尺寸剛好。這就像是你我躺在一張如足球場般大的床上，我們會覺得舒服嗎？不會，因為我們的心無法適應這種明顯的矛盾，或者不知道如何處理。阿羅漢也是如此。

「你應當向須彌燈王如來頂禮！」維摩詰對舍利弗說，「這麼做，你將積聚足夠的福德，可以脫離這個尷尬的場面。」

表面上，對維摩詰的話最明顯的解釋是，有一位名為須彌燈王的人物，他是一位強大、真實存在、像神一樣的佛，而且他可以滿足我們所有的願望，包括能讓我們舒適自在地上高如大山寬如球場的法座。但我不確定維摩詰在此處說的是這個意思。有其他不同的解釋嗎？有的，但是我們首先需要突破自己狹小、神性的思想。

我認為維摩詰可能是在暗示，向須彌燈王如來頂禮並不只是向一位外在的佛表達禮敬的方式，而是一種了悟的境界。藉由進入那種境界，阿羅漢就可以甩掉他們仍然殘留的二元分別習氣。一旦去除了這種習氣，他們就能更輕易地去適應以常人大小之身坐上巨大法座的尷尬了。

但是為何要如此誇張？為什麼要讓阿羅漢大費周章，才舒坦地坐上法座？為什麼阿羅漢只是為了坐上法座，就會聽從維摩詰的指示去向佛頂禮？這個故事讓我們瞭解，修行者可以經由一己的虔敬心以及須彌燈王如來的成就，來超越必須分別大小的尷尬；而對須彌燈王如來的虔敬心，無非就是對究竟無分別的虔敬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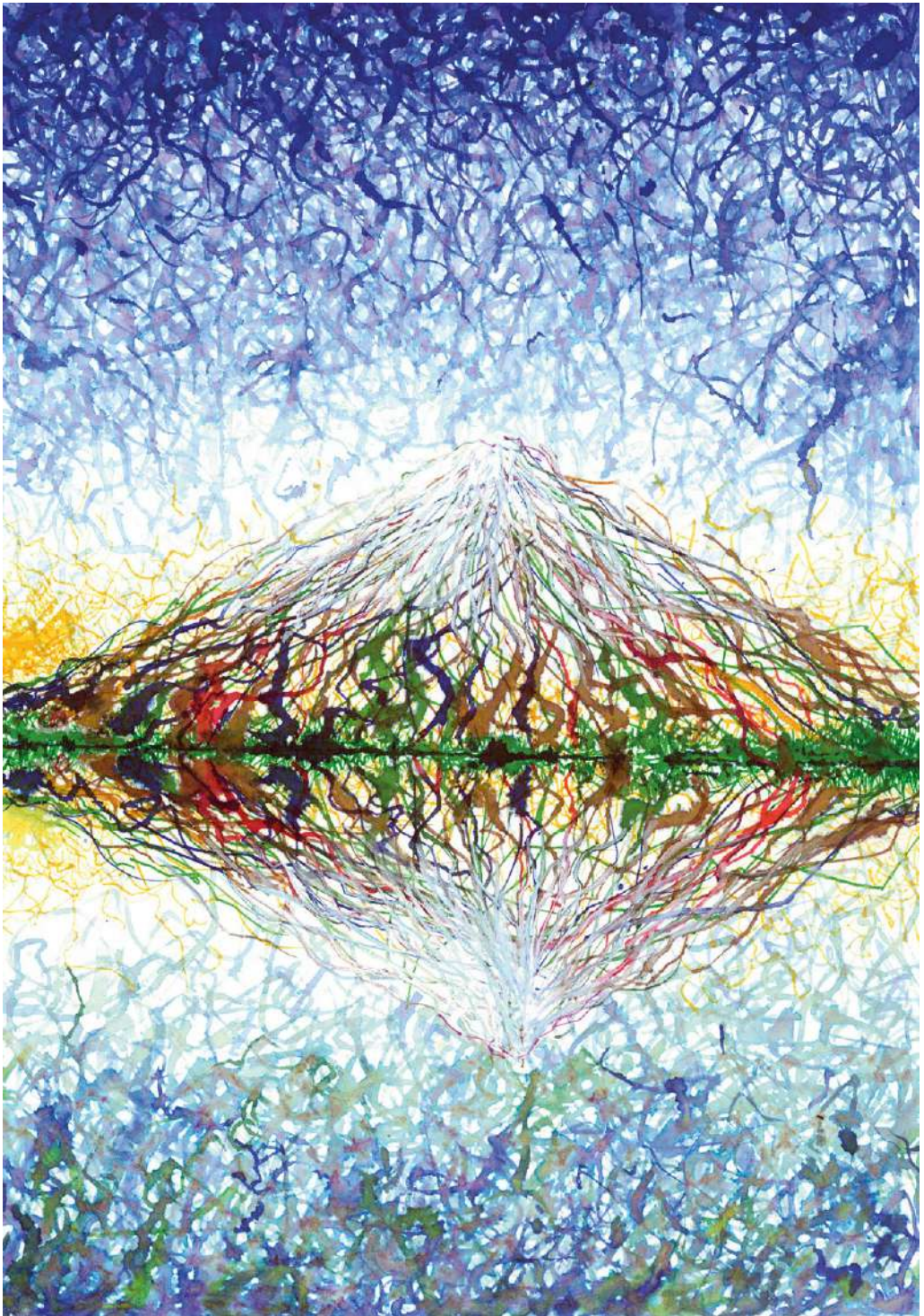
文殊師利

文殊師利以這個問題開始了下一段對話。

「維摩詰，菩薩應該如何看待眾生？」

「菩薩看待眾生的方式，應該一如智者看著水中的月亮。」

為什麼菩薩應該將眾生看作倒影呢？我們通常都認為倒影只是倒影，不是真實存在的。然而，縱然倒影不真實存在，我們也不能否認我們能在靜止的水面上看見月影。而且，當月亮不被雲朵遮蔽，或者水不



渾濁時，由於「明」與「空」同時生起，因此水中的月影與空中的月亮一樣地完整、圓滿、清晰而且「存在」。因此，維摩詰似乎是在說，如果你相信有一個真實存在的眾生在某處，而且菩薩可以為那個眾生修持悲心，那麼你基本上就是相信：這個人真實存在；他的問題和痛苦獨立存在；對他的問題的診斷並非主觀或造作的；而且，解決方式也不是造作的，而是真實存在的。

假設有個醫生，他的專長是心識的運作。他對於「正常」的理解，是基於他在攻讀博士學位時從書本裡讀來的，這種「正常」成了他的目標。當他對你進行檢查時，如果你不符合他的「正常」的標準，他就會診斷你需要接受治療。他給你的治療會是以重整你的心識為目標，讓它比較像他所謂的「正常」。但事實上，雖然一直以來你都比他正常得多。

不僅如此。當你嘗試去幫助他人時，只因自己相信有個所謂的「問題」，有個有問題的「對象」，有個對該問題的「診斷」，也有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存在，若是如此，你終將會成為自身的慈悲、傷感與擔憂的受害者。加州人對這個現象有個用語：互累症或共依存症 (co-dependency)。例如，一位妻子想幫助酗酒的丈夫，但在過程中，她卻陷入了如何幫助、如何做才是真正的幫助、感覺幫不上忙等問題之中。維摩詰在此指出，菩薩應該以看待水中月影的方式，來看待他們想要幫助的人。

他還給了更多的忠告。

「菩薩看待眾生，應該一如魔法師看待自己創造出來的幻影一般。」

「菩薩看待眾生，應該一如看待鏡中自己的面貌一般。」一如海市蜃樓。

菩薩應該如何看待有修行，修行有成就，而且淨化了染污的眾生？換句話說，菩薩應該如何看待正在進步的修行者？

「你看待修行者，應該一如看待飛鳥在空中留下的痕跡。」當然，飛鳥不會留下任何痕跡。因此，根據維摩詰所說，沒有所謂的進步，沒有捨棄任何東西，也沒有成就任何東西。你唯一能夠做的，就是想像一隻鳥從這兒飛到那兒，菩薩應當如此看待修行者的進步。



我們大部分人在修道上幾乎沒有任何可以值得一提的進步；事實上，只有極少數的人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如果你的老師直接告訴你，你以為你所獲得的那一點成就，只不過像空中飛鳥留下的痕跡一般，你會有什麼感受？你會受到鼓舞，還是感到氣餒？我猜大概是後者。

「那麼，」文殊師利問維摩詰，「如果菩薩視眾生為海市蜃樓或水中倒影，那他如何對這些眾生生起慈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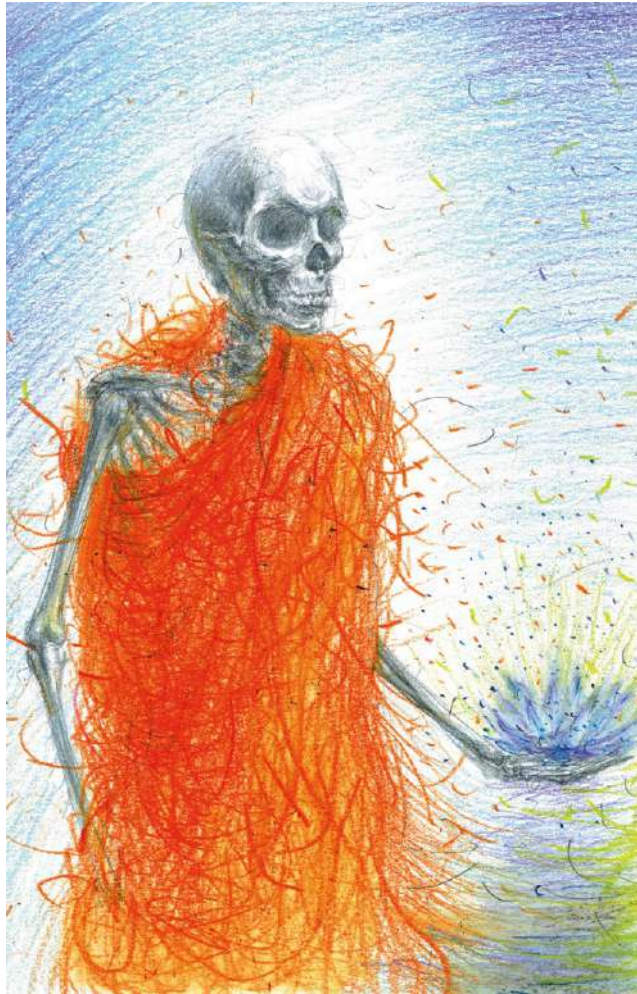
「當菩薩視眾生為海市蜃樓、水中倒影或空中鳥跡時，」維摩詰答道，「他的見地中就沒有絲毫的假設、期待或判斷。他看待眾生的方式是無欺瞞的。由於他沒有被自己對眾生的見地所欺瞞，因此完全沒有任何假相存在。這不就是慈愛嗎？」

維摩詰繼而描述各種慈愛：保護之愛、平撫之愛、無痛苦之愛、本具之愛、無矛盾之愛、非二元之愛、不可動搖之愛、穩定之愛、純淨之愛、退敵之愛、自然之愛、佛陀之愛、菩提之愛、布施之愛、持戒之愛、安忍之愛、精進之愛、誠懇之愛、智慧之愛、善巧之愛、不虛偽之愛、無欺之愛、無標價之愛、喜樂之愛等。接著他闡述了悲、喜、捨——這些都是菩薩了知眾生一如水中月影而證得的。

天女

在此同時，有個天女一直在偷聽他們的對話。這些源源不絕的殊勝佛法令她非常感動，她由衷地隨喜所聽聞的一切，於是對著眾阿羅漢與菩薩身上，撒下無數的花朵與花瓣，來表達她的虔敬心。落在菩薩身上的花朵優雅地滑落到地面，但是落到阿羅漢身上的花朵卻牢牢地粘貼在身上。由於用鮮豔的花朵來裝飾出離者樸素的僧袍一般被視為不得體，因此阿羅漢試圖把花朵抖落。但是花朵就是掉不下來。有些阿羅漢甚至使出神通力，想要去除它們，但是天女的花朵還是待在原處不動。

禪宗也有類似的故事。有兩個和尚正要過河時，遇到一位也要過河的女子請求他們幫助。較為年長的僧人馬上就背起她過了河，然後在河



的對岸把她放下。過後，年輕的僧人說：「您身為出家人，卻答應背一個女孩過河。您怎麼能這麼做？」

年長的僧人回答：「我已經把那個女孩留在河岸了，可你卻還在背著她。」

粘住的花朵也包含了同樣的道理和智慧。對阿羅漢來說，那些花朵是一種染污，但是對菩薩來說不是。

再一次，舍利弗又被挑釁了，不過這次的挑釁者不是維摩詰，而是天女。《維摩詰經》進行到這裡，變得更大膽了。

「『解脫』指的是從瞋恨、貪欲和愚癡中解脫，不是嗎？」舍利弗



問，「這不是解脫嗎？」

「這種教法只是給那些充滿了驕慢的人。」天女回答，「沒有驕慢心的人，已經明瞭瞋恨、貪欲和愚癡並不存在，因此他們沒有什麼要甩掉的東西。」

這段對話令佛陀的聲聞乘出家弟子感到相當不安，他們是受律藏戒律的僧人，因此傾向於避開女性。某些大乘弟子也可能對此感到不舒服，但是對出家人來說更是嚴重。一個女子膽敢與完美、清淨、成就極高的比丘討論如此高深的法教，這幾乎令他們無法忍受。然而，舍利弗與這位天女之間的對話持續展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舍利弗問，「你怎麼了？」

「你是什麼意思？」天女回答。

「我是說，你是一個女人！」舍利弗說，「你在前世做了什麼，導致這一世生為女人身？」

「你在說什麼？」天女被惹惱了，「我已經在這棟房子裡住了十二年，可是我從來沒見過一個女人！」

她說，所謂的「男人」、「女人」和「性別」，就像魔法師的魔術一般不存在。或者像水中的月影，看上去清晰完整，卻沒有實存的本性。她重複地指出，從性別的角度來想事情有多麼的錯誤，而且她也不理解為什麼舍利弗會對這件事這麼執著。為了表明她的觀點，她神奇地與舍利弗調換了身體。片刻間，舍利弗發現自己在她的身體裡，而她在他的身體裡。

「怎麼了，有什麼不對嗎？」她問。

「當然了，我看起來很奇怪！」舍利弗回答，「不過，除此之外，做女人和做男人也沒多大差別！」

接著，他們討論了為何外相是欺瞞的。

「是什麼讓你認為我是一個男人？是因為在這幾十年當中，你看到的我都有個男人的身體嗎？這是唯一的理由嗎？如果是的話，那真是一個可悲的理由。」同樣的論點也適用於我們認為女人是女人的原因。

最後，他們又做了一次神奇的變性，各自回到了之前的身體。

「那麼，你的女身現在在哪兒了？」天女問。

「她不再存在了。」舍利弗回答。接著他們討論了「不再存在」是什麼意思。他們說，既然沒有真實存在的「性別」，它就不可能被轉換，更別說還轉換了兩次。

這個關於兩性平等的對話，發生在美麗遙遠的北印度毘耶離城附近，在場的是當時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修行者。那是在兩千五百多年前，比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創立的時間還早好幾個世紀，也比法國作家奧蘭普·德古熱 (Olympe de Gouges) 在 1791 年發表《女權和女公民權利宣言》、英國哲學家瑪莉·渥斯頓克萊特 (Mary Wollstonecraft) 在 1792 年發表《女權的辯護》早了兩千多年。

文殊師利

當今，人們會為了實現夢想而投入許多的金錢和努力。有些人存了好幾個月的錢，只是為了飛到芝加哥參加奧普拉·溫弗瑞 (Oprah Winfrey) 的脫口秀，或到英國去看利物浦足球隊在安菲爾德球場的比賽。佛陀那個年代的人的夢想與現代人不同，他們夢想有機會能見證到像文殊師利與維摩詰這些大師之間的對話，這也就是《維摩詰經》中所記載的。

須知，這些對話不僅受到佛陀本人的啟發，聽眾裡還包括了舍利弗、目犍連、大迦葉、好幾位國王和王后、一些非常富裕的商人、軍頭、仕紳，還有許多普通的毘耶離居民。他們深恐漏掉對話中的任何一個字句，連清一下喉嚨都不敢，熱切地希望抓住兩位大菩薩所宣說的每一個音節。

什麼是佛？

在探討了許多深刻的主題之後，維摩詰提出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第一個是：「什麼是佛？」意思是，構成佛的成分或要素是什麼？這有點像是問：「韓國泡菜怎麼做？」而第二個問題則是：「佛屬於什麼家族或種姓？」

在今天，我們不容易理解為什麼要問這些問題，但在當時是很恰當的。在歷史上，某些工作都專屬於來自特定的家族或社會背景的人。比如說，直到最近，英國最高的政治和社會職位，都幾乎被哈羅 (Harrow) 公學和伊頓 (Eton) 公學的男性校友所獨佔；歷任的威爾士親王也都將成為下一任英國國王。在社會等級的另一端也是一樣，沒有人會對鞋匠的兒子擅長做鞋感到訝異。同樣地，佛陀那個年代的人們，也認為「佛」應該來自特定的種姓或家族。

「是什麼成分或要素，使釋迦牟尼佛成為『佛』呢？」

佛的血管裡必須有血液流動嗎？佛需要有嘴巴嗎？耳朵呢？有沒有特殊的所謂「佛 DNA」，或某種世代相傳的基因代碼，就像造成遺傳



性高膽固醇的 DNA ？

「是什麼具有成佛的潛力呢？」「潛力」在這裡的意思，是像牛奶有變成優酪乳的潛力。

「『佛』只是一個歷史上的人物嗎？」意思是說，「佛」是否就只是淨飯王和摩訶摩耶夫人的兒子，只是我們在塑像或寺院壁畫裡所看到的那個帶有卷髮、頭上有個鼓包的佛陀嗎？

「當我們說『佛』的時候，我們指的是什麼呢？」

經文至此，已經不再是維摩詰回答文殊師利問題，而是文殊師利回答維摩詰的問題。而且，既優美又令人感動的是，文殊師利不再以施主稱呼維摩詰，而是稱他為「善男子」。

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有那麼一天，能夠完全理解這個對話。

對我們很多人來說，即使只是去思維「在污穢之中可以找到清淨」這種說法，就已經無法忍受。然而，清淨只能在污穢之中找到。認為「清淨」是一種清規式的狀態，與污穢、煩惱及染污完全獨立無關，困於這種想法的人，會認為這種說法令人困惑，甚至難以想像。

「善男子！」文殊師利說，「煩惱是造就成佛的成分；愚癡、渴求、貪欲和瞋恨，就是佛的家族。」

在此，文殊師利藉由嘲諷我們對於「清淨」和「污穢」的概念，給了我們希望和鼓勵。他說「好」只能在「壞」和「醜」之中找到。他只是在給一個政治正確、鼓舞士氣的演說，或者只是為了哄我們開心而言不由衷？不是的，他在表達的是一個尖銳而嚴酷的事實。對某些人來說，這是一個不能承受的事實；但對另一些人來說，這是他們所聽過最鼓舞人心的話。

「如果你在虛空中播下一顆種子，」文殊師利說，「它永遠也不會生成一朵花。同樣地，佛不能從非和合的狀態中生起。佛，或者證悟，只能從和合的現象中生起。」

所以，文殊師利並不是在貶低和合現象，他並非說和合現象不神聖或是一種染污。他說的是，和合現象是無常的，但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崇敬它。對於有哲學性思考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



什麼是不二？

接下來，維摩詰問眾菩薩：「什麼是不二（不二入）？」他們每一位都給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回答。眾菩薩畢竟不愚笨。

一位菩薩說：「當我想到『我』和『我的』，那就是二元。當『我』和『我的』崩解，那就是不二。」

另一位說：「有染污和淨化，那就是二元。當你超越染污和淨化，那就是不二。」

還有一位說：「有善行與非善行，那就是二元。當你超越善行與非善行，那就是不二。」

對於聲稱自己是佛教徒，卻非常堅持他們自己的善良、道德和倫理版本，同時又輕視及厭惡不善的那些人，我希望他們讀到這個章節，我也希望可以看見當他們理解個中涵義時臉上的表情。

一位菩薩說：「如果你認為這個世界是世俗的，而有另外一個更加神聖的世界存在，那就是二元。當你超越世俗和神聖，那就是不二。」

他們舉的例子越來越豐富，並且包括了與六度相關的解釋。

例如：「如果布施波羅密被理解為『不二』，如是布施就能引導你達到解脫。如是了悟的菩薩，也將了悟解脫本身即為布施。」

另一位菩薩說：「如果你因為厭惡輪迴而渴望解脫，那就是二元。實現『不二』的唯一法門，只有超越了『喜歡解脫』和『討厭輪迴』。」

舍利弗

聲聞乘的出家人必須在中午之前吃完午飯，否則就必須等到第二天的早餐才能再進食。這時，舍利弗的肚子開始叫了。他抬頭查看了一下太陽的位置，發現已經快到中午了，可是午飯還是沒個影子，他開始焦躁起來。

明知舍利弗已經很餓，維摩詰卻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呵斥：



「舍利弗，你已經散亂了！你無法以散亂的心來好好地聽聞佛法。你為什麼沒有在聽！這是一個機會，讓你可以『吃到』你未曾想像過的東西！」

這時，維摩詰將眾香國介紹給了大眾。在該處，所有的東西都散發出神奇美妙的香氣。那時正好也是眾香國的午餐時間，因此眾人所聞到的香味一定令人垂涎。

「你們之中誰有勇氣去眾香國，幫大家打包一些食物回來？」維摩詰意味深長地看著眾菩薩而問。

在繼續下去之前，有件事我們要知道。文殊師利先前請維摩詰為眾菩薩做一個示現，而一如既往，維摩詰也很願意配合。但是為了要營造出恰當的情境，文殊師利必須運用他神通廣大的善巧方便，來確保沒有任何菩薩會自願前往眾香國。

「你們難道不覺得羞愧嗎？」維摩詰嘲諷道。然後他轉過來對著文殊師利說：「瞧瞧你的這些隨眾，沒有一個人願意去取午飯！」

「但你忘了，」文殊師利回應，「佛陀說過，我們不應該輕視不明瞭情況的人。」

剎那間，維摩詰幻化出一個與自己相同的金身莊嚴菩薩相化身。

「前往眾香國，對香積如來繞行。」他說，「向那尊佛頂禮、致敬，請求他把吃剩的飯食施予你，然後帶回來。」

於是，維摩詰的化身便完全照著他的指示去做。

眾香國和我們的世界很不一樣，那裡的居民被維摩詰的菩薩化身迷住了。對他們來說，維摩詰看起來就像個外星人，如同我們看到 E.T. 一樣。那個化身向香積如來頂禮致敬，然後請求這位佛陀施予吃剩的飯食，因為，維摩詰的化身說，這會為我們的世界帶來很大的利益。

「我來自釋迦牟尼佛所加持的世界。」化身說。「我們那個世界的人們熱愛平庸，以及任何下等、低劣或俗氣的東西。你可以說我來自一個完全缺乏品味的世界。」

香積如來的弟子只聽過最高深的教法，他們根本不知道依附或者對比是什麼意思，當然也不理解平庸的概念。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呢？」他們問。

在維摩詰的這個世界裡，我們被教導鄙視平庸與低俗的品味，但是香積如來以及其眾香國的弟子，態度卻卓然不同。事實上，香積如來還開始歌詠並讚頌維摩詰化身的那個外星世界，以及那裡熱愛平凡與普通的人們。他也極度地讚歎釋迦牟尼佛。他說，即便在諸佛之中，釋迦牟尼佛也非常卓越，因為他有足夠的勇氣、智慧和善巧，來化現在這麼一個充滿了呆板平庸眾生的世界裡。其他有誰願意選擇去那個世界？這就像是住在巴黎聖日爾曼大道或者聖奧諾雷街²，卻跑去香榭麗舍大道購買所有的東西一般。

香積如來對他的眾弟子解釋說，那個化身是釋迦牟尼佛一位弟子的化現。

「這就是釋迦牟尼佛弟子的模樣，真是莊嚴！但他卻是來自一個大家都甘於庸常的世界。」

香積如來一邊說話，一邊將他剩下的飯食仔細地包好，交給維摩詰的化身。

許多香積如來的弟子對這個崇尚平庸的世界充滿了好奇，所以當化身要離開的時候，他們自願要送他一起回去。他們想要親眼去看一下「平庸」，就像日本人想去印度一樣，為的是要親身經歷那個滿佈塵埃、混亂、骯髒和臭味的地方所帶來的刺激感。

「你們要非常小心，」香積如來說，「我懷疑這位化身的那個世界裡的人們，會承受不起了你們的美貌和香氣，你們甚至會讓他們發瘋！所以要低調一點。」

在離開之前，眾人討論了香積如來和釋迦牟尼佛教法之間的不同。一位教導品味上等的眾生，另一位教導品味拙劣的眾生。但是「拙劣的品味」和「平庸」是什麼意思？特別是，為什麼我們的世界相對來說如此平庸？在討論的過程中大家開始明白，要教導沒有辨別能力的眾生是多麼的困難。對於這一點，香積如來花了很長的時間，表達了自己對釋迦牟尼佛無上的欽佩，因為他教導平凡眾生的能力，無與倫比。香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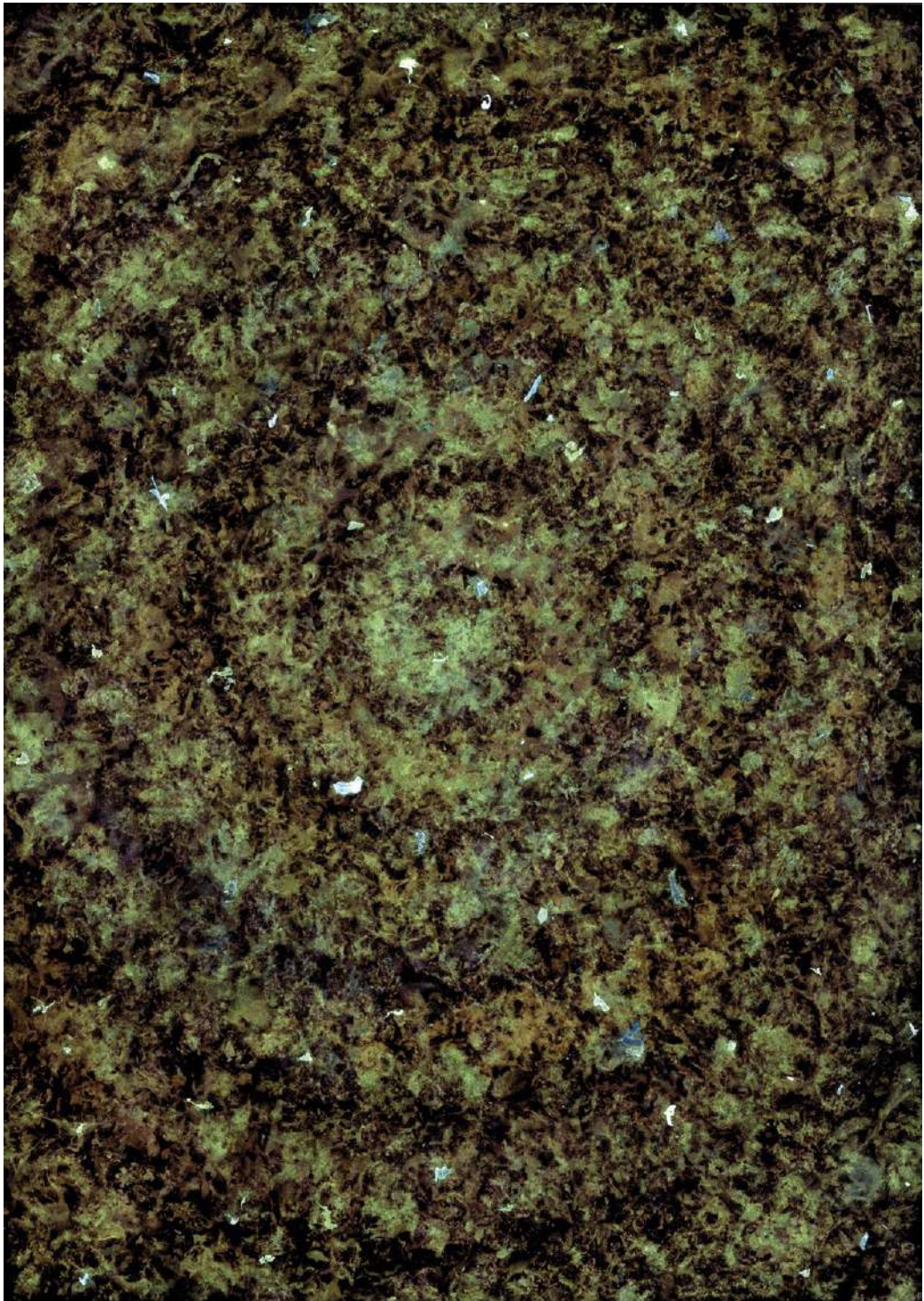
2 巴黎兩條聞名的購物大街

來還特別讚頌了釋迦牟尼佛教法的「平庸」。

在此處，《維摩詰經》似乎是在討論「品味」和「等級」。教導那些熱愛平庸的人，就像要對一個從頭到腳都穿凡賽斯 (Versace) 名牌的中國大陸人，介紹他什麼是好品味的概念是一樣的。這個人只穿凡賽斯內褲、凡賽斯襯衣、凡賽斯帽子、凡賽斯香水等等。你怎麼說服他，實際上穿上簡單的白色 T 恤、藍色牛仔褲，再加一條灰色的圍巾，會比一件五彩斑斕的凡賽斯華服更能使他顯得優雅？你做不到！因為每個凡賽斯的粉絲都只想將所有異常昂貴而且一眼就能辨識的奢侈品全部都買光。要說服這種人去培養優雅的品味，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像業力、轉世、布施、持戒、正念的教法，全都屬於平庸的教法。至此，你可能正在揣摩「平庸」是什麼意思。根據我的理解，對維摩詰而言，平庸的教法就如同：如果你是壞人做壞事，就會受苦並且下地獄；如果你是好人做好事，就會享樂並且上天堂；如果你有欲望，就應該調伏它；如果你生氣，就應該控制並去除它。平庸的教法就是以清晰的批判與明白的分別來教導的教法，用來給予那些只能咀嚼和消化平庸資訊的人。從這個角度來說，佛陀所有循序漸進的教言和方法都屬於這類平庸的教法。

比如說，為了使那個中國人不再那麼癡迷於凡賽斯，一個「平庸」的方法可能是建議他去巴黎或羅馬，然後介紹一些善良、自信而且真正優雅的朋友給他。這個中國人跟新朋友混熟了之後，他們就可以溫和地建議他不要總是和那些土豪廝混，並以自身為例讓他知道，盲目地追逐最新潮、最浮華、最昂貴的品牌，並不能帶來一個人渴望擁有的自信。然後，慢慢一步步地，他們的善良和優雅就會將他帶離對凡賽斯的迷戀，並提升他至更高雅的風格。「平庸的教法」就是這麼起作用的。它藉由間接的教法，將我們吸引到更高的真理。對我們許多人來說，這是我們趨近更高真理的唯一希望。然而，我們是如此地熱愛平庸的教法！我們執著這些教法，覺得不能沒有它們。這就是為什麼佛陀出於悲心，給了許多這類教法的原因。



阿難

回到芒果園，釋迦牟尼佛仍在說法，但只有阿難隨侍在側，其他的弟子都跟著文殊師利去了毘耶離。突然間，園中充滿了金色的光。

「發生了什麼事？」阿難問道。

「這顯示維摩詰與文殊師利的對話已經結束，他們正在回來的路上。」佛陀回答。

不只是維摩詰和文殊師利正在回芒果園的途中，還有所有那些目睹了兩人對話的人們，包括國王、王后、大臣、僧侶和各行各業的人所組成的一個混亂散漫的隊伍，都跟隨在這兩位菩薩的身後。我確定這其中一定還有各種常見的印度特色，像寶傘、號角、大象、馬匹、舞女、孔雀羽毛扇、俗艷的色彩、閃亮的衣料、燈盞與薰香等。

抵達芒果園之後，維摩詰馬上就像一棵被砍倒的樹一般，在佛陀腳下頂禮——這又是一個我們需要注意的教法。到目前為止，維摩詰這個頭髮油亮的享樂主義者，似乎是個自大驕縱，而且坦白講，很難相處的人。但在此處，經文告訴我們，他謙卑地向喬達摩佛陀行大禮拜，然後帶領著所有的阿羅漢與菩薩繞行佛陀。

當維摩詰頂禮佛陀時，舍利弗向佛陀稟報了所有在毘耶離發生的事情。

「那是什麼氣味？」阿難問，「我認不出是什麼。」

「那是來自眾香國的眾菩薩身上所散發出來的味道。」佛陀說。

「但是我們自己僧團的人似乎也都散發著這種氣味，」阿難說，「這是怎麼回事？」

「他們聞起來像眾香國的菩薩，是因為他們吃了香積如來的剩食。」佛陀說。

為什麼在這個故事中，食物，而且還是剩食被看成這麼重要的事？食物通常意味著「維護」，而進食是我們維護身體的方法之一。但從佛教的觀點來看，身、語、意都需要有方法來維護，來維持其連續性。我們這種迷惑的眾生，大費周章地維護我們的身，但佛法強調的是如何維

護「心」。在《維摩詰經》的這個章節，香積如來的剩食引發了一段關於如何維護心的長篇又精闢的討論。

佛法教導我們，三摩地禪修 (samādhi meditation) 是維護心的唯一方法。雖然這種說法可以被視為隱喻，但實際上，我們也可以直接用字面上的意思來理解它。禪修、專注和安住，的確可以維護心的健康。同時，因為「身」是由「心」所統御指揮，所以有經驗的禪修者與不做禪修者的食欲，會有顯著的不同。不做禪修者所經驗到的貪欲，會到無法滿足的地步——有些人吃得像豬一樣。有人告訴過我，在神聖的羅馬帝國衰亡前不久，富有的羅馬人會把自己塞滿食物，然後嘔吐出來，為的是要再吃一頓。即使在今天，我們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有貪食症，如同我們不需要超過一兩雙鞋子，也不需要衣服多到把衣櫃撐開一樣，我們所吃下去的比我們所需要的還多太多。更有甚者，我們經常不是為了滋養和維護自己而吃東西，而只是因為想吃而吃。這是多麼荒唐！我們的進食被「想要」而不是「需要」所驅使。但是，一旦開始禪修，即使你的「止」修得很普通，你也不再需要像以前吃的那麼多，因為少許的食物就可以提供給你足夠的能量。還有請記得，對食物的欲望減少，並不是什麼奇蹟，它只是「止」的副作用而已。

當我們開始修行，當我們對正確的見地越來越習慣，克服散亂的能力越來越善巧，我們對於「維護」、「維持」、「食物」的概念也會有所改變。我們會更自覺自己的飲食習慣，也會了解天然食物遠比加工食品更健康。同時，對自己許多其他種類的「飲食習慣」，比如聲音、衣服、汽車、銀行存款、退休金、男女關係和友誼等，也會有更好的自覺。

如何讓我們從「想要」和「需要」中解脫出來，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但是基本上，它是可以藉由修行達到。而且，當我們逐步自我解脫時，我們對「維護」的定義就會改變。遵循健康的飲食習慣的主要步驟，是要學習如何處理我們對吃的需求。同時，雖然迷惑的眾生無法理解「不二」，但我們的確是感覺到「合二為一」的需要，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渴望男女關係與友誼，渴望擁抱、接觸、性交、接吻、掐捏……

回到芒果園中，所有跟隨文殊師利去了毘耶離的人都回來了。

這時，佛陀問了維摩詰一個問題：「維摩詰，你怎麼看待佛陀？」

維摩詰回答，佛超越了色、超越了受、超越了行、超越了象徵、超越了時間。如來不是黑暗、不是光明、不是名字、不是記號、不是依附、不強、不弱。如來無色、無眼、無耳、無性別……等。

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佛」這個名詞指的是歷史上的釋迦牟尼佛，他的顯現並不外於性別、時間和空間的分類。但維摩詰在此解釋了如何在究竟的層面上看待佛，也就是如何看待「勝義佛」。然而，在這個章節稍後，當佛陀請維摩詰為大家示現阿閼佛及其佛土時，我們腳下的地毯又再度被抽走。剎那間，維摩詰表演了一個驚人的魔術，瞬間讓妙喜世界的莊嚴佛土顯現在所有人眼前。

如同前面所說的，場景的設置很重要。在場的眾多弟子才聽到「佛」是超越色、受等等，然而，釋迦牟尼佛卻又請維摩詰示現出阿閼佛佛土的具體化現。經文中說，維摩詰遵照佛陀的指示，他似乎只是拉開了一張帷幕，就展現出阿閼佛佛土的高山、大河、茂密森林的山谷、由蓮花池和天鵝圍繞金碧輝煌的宮殿、許願樹林，以及滿天五彩繽紛的飛鳥。但是無論佛土在我們眼裡的樣子如何，它們都不離「不二」之意。比如，在佛土中的一片草原沒有東方；如果沒有東方，也就不會有南、中、上、下和邊界。所有這些都直接把我們帶回「不二」，以及如何解釋「不可解釋」的現象。

尾聲

《維摩詰經》的結尾是文殊師利、維摩詰以及其他菩薩之間關於未來的討論，特別是有關佛陀入滅許久之後的末法時代所會發生的事。

我們某些人仍然會傾向於把《維摩詰經》中所讀到的一切，貼上神話或傳奇的標籤，或者，最多把它當成幾千年前所發生的事件之歷史記載。我們也可能認為像舍利弗和阿難這些人非常幸運，因為他們親近佛



陀，而且能夠親睹維摩詰如此非凡的菩薩。既然我們沒有一個人有這種機會，是否表示我們出生在錯誤的時間和地點？並不見得如此。

在經文的尾聲，佛陀清楚地指出，如果將這部經文抄寫、珍藏、供奉在家裡或者甚至穿戴在身上；如果抄寫部分經文在筆記本上並且對每一字句都持之以敬；如果你用這部經加持自己；如果你喜歡討論或喜歡聽聞他人演說這部經典，你將能夠積聚福德，而且不是少量的福德。設想有人在無數劫中，向十方諸佛與三世一切菩薩持續供養午餐和晚餐，並且不斷地向他們供養大量的金銀、鑽石和其他珍寶，這樣的布施會不會積聚大量的福德？當然會！巨大、如山一般無法計量的福德。但是，特別是在此末法時期，這些福德比起你只是花上片刻來討論這部經文內容所獲得的福德，還是無法相提並論。

當佛陀言畢，天人之王帝釋即刻起身，志願擔任這部經的護法。他誓言：無論這部經在何處被聽聞、講授、討論、印刷、書寫、保存，無論它出現在何處一城市、鄉村、大街、花園、游泳池、隱居所或山頂—他都會恭敬頂禮所有被經文感動、所有喜愛它並渴望保存這部經典的人。

佛陀隨喜帝釋天王的誓言，並說：「這部經典中的討論，就是對佛法、對真理至高無上的供養。對任何與輪迴有衝突的策略、智慧或書籍加以護持，其價值無可估量。如果你想抗拒二元，或想製造與二元之間的摩擦，那麼，你可以在這部經中找到全部你所需要的軍火，而且是最佳的軍火！因此，天人之王，你做的是正確的事。請妥善地保護它、珍藏它，因為對於二元世界，《維摩詰經》威力十足，它是可以造成浩劫，甚至大規模毀壞的超強武器。」

最後，佛陀轉向阿難，囑咐他珍惜這部經典。為此，芒果園中的每一個人，包括菩薩、阿羅漢、聲聞、天人、阿修羅、羅刹、夜叉等，全都歡喜讚歎。





到現在你一定已經理解，《維摩詰經》不是一部普通的佛經。

生活在今天這個世俗世界的我們，聽到真理時會很難下嚥，而《維摩詰經》正包含了許多最高深的真理。然而，請勿以為最高真理的本質是神秘或神話似的，因為它並非如此。雖然究竟真理無法被表達、被思維或概念化，但是，建立真理所需要的各種技巧與工具，佛陀本人都已經為我們一一安排就緒。比如說，《維摩詰經》中就描述了許多驚人有效的方法，可以解構所有任何的「非實相」。

我知道我在重複，但是諸位必須知道，這部佛經真的非常深奧。因為這類經典如此深奧，所以我們研習闡釋經文的釋論 (śāstra) 來幫助我們理解。有些釋論由佛陀的弟子及著名的菩薩所寫，更有許多是由印度、中國、日本和西藏的偉大學者所寫的。這些學者不僅是邏輯學家或理論家，而且還是具有極高成就的修行者；藉由將《維摩詰經》這類經典的教法付諸實修，他們所獲得的成就令他們因此不再受制於贊、毀、得、失，而且相同的成果一再示現。

我們在這部經中所讀到的討論並不僅是智力上的鍛煉，它不像在二十世紀初，在塞納河左岸的咖啡廳裡，那些頭戴貝雷帽的法國存在主義者，眯著眼睛透過厚如瓶底的眼鏡，嘴裡一邊叨著肥大的雪茄，一邊所進行的哲學清談。我可以帶著全然的信心說，佛陀所給的每一個饒益眾生的方法，都根植於如《維摩詰經》這類經典所記載的對話，例如點燈、燃香、剃髮、出離世俗世界、素食、禁欲等，這些只是其中的一些方法而已，另外還有一些為菩薩所設計的方法，他們被積極地鼓勵去做所有任何世俗社會所不贊同，或視為不道德的事情，比如偷盜及說謊。

我們都聽說過這樣的故事，菩薩會為了幫助他人而布施自己最寶貴的財物、自己的孩子、房產、家園甚至愛侶，當然還有那個著名的故事：有一位菩薩將自己的身體布施給一窩饑餓的老虎。但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這種故事聽起來不僅牽強，而且跟公主吻了青蛙的童話故事一樣地難以置信。但是，從歷史上一直至現在，還是有某些菩薩可以咀嚼、吞嚥這個似乎難以置信的故事。這些菩薩能將這部經典中討論的所有主題，都視為甘露飲下，因為他們已經粉碎了我執的習氣，並且推翻了二

元的壁壘。這種菩薩不為好與壞、量與質的分別所困住，他們視一切為幻相、夢境或魔術。他們對於將自己的肉體供養給饑餓的老虎，就如同我們這些人踏平一個雕得無論多美的沙城堡一樣，一點都不覺得是問題。而且，如果施捨出最珍貴的財產能夠對他人有益，菩薩會毫不猶豫地去做。基本上，他們會從事一切饒益眾生的事。

《維摩詰經》不是一部「不了義」的經典，它並不像《賢愚經》、《佛本生經》或者甚至律藏經典，到了某個層次上就不能從字面上來直接理解。不了義經是依賴因緣的教法，它們是教導給以倫理、道德、戒律、轉世、業力與後果為思維範疇的人；教導給喜歡做對的事，而避免做錯的事的人。《維摩詰經》絕對不是這種經典。

不了義經是教導給不能咀嚼真正大膽想法的人。就像嬰兒不能咀嚼及吞嚥固體食物一樣，不了義經是設計給難以消化大膽想法的人。這些佛經很有趣、很容易被接受，而且使用一般的邏輯與思維模式，像是不殺生、不偷盜、緩步行走、仔細洗手、不惡口、身體坐直以及專注呼吸等。像是「諸行無常」、「諸漏皆苦」以及其他類似的教法需要某些補充說明，但也屬於佛陀設計來易於咀嚼和消化的教法。

而《金剛經》、《維摩詰經》、《聖文殊所說大乘經》之中的教法，就比較像固體食物，或者像一口氣喝下不加檸檬和鹽的龍舌蘭酒，它們絕對不是古板、傳統、道德主義的教法，而是直接了當的教法。

雖然我們很多人受到佛陀教法的啟發，而且甚至可以說對教法相當熟悉，但我們並不真正理解佛法。要真正理解佛法非常困難，是極度困難的。比如說，我們不要自我欺騙，以為自己了解空性，因為你並不了解——你的習氣、主觀的心不容許自己理解空性。雖然我們一廂情願地認為我們的心是客觀的，事實卻非如此。事實上，根本沒有所謂的「客觀的心」這回事。相反的，我們這種人的主觀心指數高得有點危險，在成人和受過教育的人的身上特別如此。聰明人常為滿腦子自己的想法所折磨，他們通常也是最「主觀」、最自以為是的人。但是你也別浪費時間去指出他們完全缺乏客觀性，因為他們絕對聽不進去。



龍樹菩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清辯菩薩、寂天菩薩、彌勒菩薩等偉大的論師們，藉由他們所著的釋論，描繪出系統性的方法，從各種可能的角度來對念頭與想法加以思考、解碼與解構。這些釋論是無價之寶，如果沒有它們，想要一舉徹底瞭解像空性這種佛法概念，基本上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為什麼《金剛經》開經的部分那麼的重要的原因，因為它為接下來的經文設置了場景，這是個絕佳的例子。由此，我們知道了很多細節，比如，佛陀所乞食的鉢如何清洗，他的桌子如何擺放，僧袍如何正確地摺疊，僧人的座位如何用特殊的織布鋪設，還有佛陀盤腿時他的背是挺直的等等。經文中也對說法現場的樹木以及寧靜的自然環境有很優美的描述。只有在場景設置完成之後，才開始有關空性的教授。可見場景的設置多麼受到重視！

在《金剛經》中，我們也讀到佛陀與須菩提之間的一段對話，其中包括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有說法嗎？」佛陀問。

「不，如來沒有說法。」須菩提答，而佛陀也同意。

「完全正確！」他說，「如來從未說法！」

同時我們必須記住，空性不應該被理解為完全的否定，或者是一種形式的虛無主義，這一點在《維摩詰經》中有精闢的闡述。《維摩詰經》和《金剛經》一樣，非常用心而且細微地鋪設場景。還記得在開始時，佛陀神奇地將五百把寶傘幻化成一把，然後整個宇宙都裝到傘下嗎？這是多麼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就像在觀看一部奇幻電影。讀這部經，不到五分鐘就完全被吸引了，然後很快地又被猛烈地拉回到地面上。

我喜歡這部佛經的一個原因是，裡面有許多非凡人物，如舍利弗、目犍連、阿難、須菩提等，他們都是那個年代的偉大哲學家、思想家、心靈出離者的典範。就像現今的知識份子和學者們瞧不起無知、粗俗、暴發的商人，這些菩薩也對維摩詰持有反感。這種土豪怎麼可能懂得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在他們眼裡，他只會賺錢，享用饕餮美食，舉辦放浪的派對，然後去賺更多的錢。他能進入自己的內心世界嗎？當然不能！

我們這些無明的眾生，習慣以貌取人。就維摩詰的外表和生活方式

來看，會有人覺得他懂得任何一點佛法嗎？更不要說他的了悟如此的高深。對於他這種人，我們可能會向他詢問金銀的時價，但絕不會想到向他請教空性的意義。然而，他解構教法的能力，卻是如此的超乎想像！

維摩詰身上垂掛的那些俗氣又極其昂貴的珠寶，一定讓他們看得目瞪口呆，更不用說他那光澤閃亮的皮膚，那是在芳香澡堂中浸泡了好幾個小時，加上他的姑娘們用豆粉香皂和名貴精油為他一寸一寸地去角質的結果。這種對富人生活細緻的描繪，不僅在這部經出現，還有其他幾部佛經也有類似的記載。這些細節非常重要，因為維摩詰的模樣和他的生活方式為接下來的經文設置了場景。

《維摩詰經》一再地顯示，要理解究竟真理的智慧，不一定要用傳統的方法。我們的習慣是藉由閱讀、書寫、提問、辯論、注腳、跑圖書館，還有大量的思維，來研究一個課題。但事實上，證悟可以用任何方法來達到。舍利弗的性別轉換，某尊佛的剩食，以及濃郁香氣的使用，都只是密續觀修 (tantric visualization) 所引用的一些方法。觀修時，我們觀想成為任何一種性別的本尊，身體可以是任何一種顏色，擁有任何數目的手、腿和頭。我們也有能力坐在脆弱的蓮花瓣上，卻不會將它們壓垮。

如果你在牛奶中加點檸檬汁，會發生什麼？牛奶會凝固，乳清和凝乳會分離。表面上看，檸檬和牛奶沒什麼關係，但是如果你知道這個簡單的伎倆，你就可以做乳酪。在藏語中，善巧方便是 thabs(梵文：upāya)；thabs 帶有「伎倆」的含義，或者甚至是指「催化劑」，因為善巧方便能加速過程，卻不影響其中的元素。在這個狀況下，我們用善巧方便來調伏自心，而且一如佛陀、文殊菩薩、彌勒菩薩、寂天菩薩及所有的大師都說過，心確實需要被調伏。所以，我們坐直身體，看著自心；但挺直脊背坐下和心有什麼關係？這沒什麼道理。如果挺直脊背坐下真的對調伏自心有幫助，那麼睡覺時挺直脊背不是應該也有用嗎？走路時挺直脊背呢？不，這些一點用也沒有。只有挺直脊背打坐，才會有迅速又無痛的效果。

理想的情況是，善巧的上師會因材施教，對不同根器的人使用各種

不同的善巧方便或伎倆。檸檬會對酒產生與牛奶相同的效果嗎？不會。即使你在酒裡加了好幾公升的檸檬汁，酒也不會凝固乳酪和乳清。同樣地，一個在某人身上非常有效的善巧方便，在另一人身上可能就完全沒用。這就是法道非常精細而且複雜的原因，也是它引人入勝的原因。在正確的人身上使用了正確的伎倆時，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結果。大乘佛法擅長使用這種善巧方便，尤其是大乘佛法中的密續 (Tantra) 法門熟知所有的伎倆。

《維摩詰經》屬於大乘經典，並不是密續經典；但它的許多觀點卻和密續的觀點完全相同。事實上，許多最重要的密續觀念都可以在這部經中找到。或者，換句話說，金剛乘的勇猛、開放及震撼性，以及它經常令人不安，甚至令人震驚的法門，都是在《維摩詰經》中公開討論的教法與智慧的直接結果；而這些教法與智慧也為金剛乘不可思議的智慧與方便，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金剛乘能夠毫不猶豫地運用「以煩惱為道」的獨特方法，是由於它基於「煩惱即佛陀的光輝」以及「蓮花只能生長在潮濕的淤泥，而不是乾涸的土地」這類的闡述。假若一張所謂的「椅子」從來都只被當做桌子用，但是只要一有人坐到上面去，它立刻就變成了一個多種功能的東西。在那一刻，這張「椅子」只能當成桌子用的執著想法崩解了，從那時起，它既能被當作桌子又能被當作椅子。

從一個比較學術而實際的角度來說，煩惱（情緒）只有在沒有覺知 (awareness) 伴隨的時候，才會成為所謂的煩惱。注意，「所謂的」在這裡很重要。為何如此？假設你在戶外小便，突然注意到有個人正朝著你走過來，你會有什麼自動的反應？你會停止小便，這是條件反射。同樣地，當我們感到極度瞋恨、嫉妒或驕慢時，如果我們在其中注入了僅只一滴的「覺知病毒」的話，這個煩惱就會生病。生了病的煩惱就是你所需要的，因為生了病的煩惱，是個虛弱的煩惱。問題是，我們總是等到太遲了才給自己打針，這種延遲使得煩惱變得異常肥大又極度機敏。因此，佛陀才提供給我們這條道路，它有別於所有其他的道路，因為只要單純地保持覺知，是完全不會有痛苦的。

大多數人指望首次注射「覺知」就可以立即起作用，但是由於百千世以來，這是我們第一次將「覺知」應用在煩惱上，因此效果只能維持一剎那。我們也會期待任何一點的嫉妒、瞋恨和傲慢都立即而且永遠地消失，但這顯然也不會發生。由於我們會持續地經驗到煩惱，某些修行人因而對自己的修行感到失望。花了這麼多年禪修，坐扁了這麼多個蒲團，怎麼還是會感到嫉妒？這真是令人氣餒。

我們必須學會對堅持感到滿足。每次煩惱生起，只要你記得對它注射惱人的「覺知病毒」，你就應該滿足了。要看到什麼明顯的效果，可能要花上幾年，但在一段時間之後，你會開始在煩惱生起時注意到它，而終究，你甚至可能會自嘲在一開始竟然感到嫉妒。當然，嫉妒不是唯一能淹沒我們的煩惱，許多其他的煩惱也會，比如說，感覺自己很荒謬的情緒等。

心靈道上的初學者，對於障礙是什麼樣子不會有概念。你對煩惱生起的反應，就像花園中的雜草，除非你是園丁，否則很難看出區別。學習分辨哪個雜草是雜草，會需要花點時間，但一旦你學會這樣做，你的修持就還算不錯。

在《維摩詰經》中所討論的智慧，與金剛乘教導「你應當去做，去想不可思議之事」這句話背後的智慧，兩者是相同的。正因為這種智慧，佛教一直沒有被局限在某個地區或種族，它也沒有成為單一國家的生存指南，更不是政治鬥爭、心理學辯論或科學研究的副產品。

佛教教法與證悟之道，起始於對於「苦」的純粹體驗。這種體驗觸動了去探究痛苦本質的願望，生起了完全去除人類痛苦的決心，並且終結於了知對實相的無明是所有痛苦的原因。

最終，佛法引導我們到達最終的真理，也就是究竟實相。究竟實相雖然非常難以理解，但它正是《維摩詰經》中那些引人入勝、深具洞見，又常令人莞爾的對話的核心。

我已經重複說過很多次，像我這種人不可能真正理解《維摩詰經》裡的教法。事實上，我不可能真正理解佛陀任何廣大深奧的教法。

從如來一又稱兩足尊、人中牛王、釋迦太子、應供、天人師、眾生怙主—假裝不存在這個世界上，至今已經 25 個世紀了。在這段時間中，佛陀的教法傳佈到許多遙遠的異域，包括日本和中國皇帝富麗堂皇、令維摩詰都會欽羨的皇宮中。世界上一些最從事利他、最聲名顯赫、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從龍樹菩薩到唐代的武則天皇后，都禮敬並景仰佛陀的教法。現今，佛陀的教言被翻譯成各種現代語言，因此，碧綠眼、雀斑鼻、金髮、紅髮、咖啡膚色的人們也能閱讀、欣賞、思考其中的智慧。衷心接受佛陀教言的諸位，會從中得到很多收穫，至少能學習到如何將自己從現代生活中毫無意義的壓力、緊張、執著和癡迷中解放出來。

對於一個傳播久遠的教法，參考並檢視它的源頭非常重要。對穆斯林來說，源頭是《可蘭經》；對基督徒來說，源頭是《聖經》；對猶太教徒來說，源頭是《塔那赫》³。佛陀所有教法的源頭就是佛經，因為它忠實地記載了佛陀的話語。由於佛經是佛法的基礎，因此所有的佛教徒都應該以開放的心胸來閱讀、學習、探索佛經，這是至關重要的。

現今有些人，佯裝心胸開放、心態客觀—其實是源自於罪惡感及偽善—竭盡其力地在本質為暴力與憎恨的哲學中搜尋某些良善與價值之後，還鏗而不捨地努力去說服其他人。他們說，縱然這種哲學埋藏了野蠻的敵意，但這些微量的「良善」讓此仇恨哲學還是有價值，甚至還值得讚賞。在此同時，出於嫉妒或憤怒或其他的情緒，另一類人似乎一樣地竭盡其力，指責一個全然有益、慈悲而且有價值的法道。他們發表長篇大論，試圖說服任何想要聽聞的人。他們聲稱，雖然這個法道看起來蠻好，但是沒有任何哲學可以「這麼好」，因此值得懷疑。在這種氛圍之下，佛教徒更應該研究我們自己的原始資訊。因此，翻譯經文並且儘可能讓它廣泛地流傳，是非常重要的，這不僅對當代的學生來說非常關鍵，對於佛法的未來，也至關緊要。

諸位可能很困惑，我怎麼會有勇氣寫這一篇導讀？像我這種人怎麼能夠妄想介紹完美佛陀的話語？不久以前，從商的陳天橋先生與雒芊芊女士，要我為《維摩詰經》撰寫導讀。我受到他們誠心想將這部佛經儘

3 也稱《希伯來聖經》

力提供給更多人的美好心願所感動，於是答應了。當然，很可能的危險是，完美佛陀的教法反而被我這種不完美的人所玷污了。然而我想，如果這本書可以鼓勵諸位讀者去挖掘你的心，激發出某些有益的思想；如果它可以鼓勵你去積聚一些福德；如果它可以激起你的好奇心，因而更深入地去探索佛陀廣大智慧的奧義，那麼這個風險是值得的。因此，我同意了撰寫這篇導讀。我的朋友 Janine Schulz 讓本書變得更容易閱讀。Andreas Schulz、John Canti、Sarah K. C. Wilkinson、方雅鈴、汪海瀾、杜翌、姚仁喜、戚淑萍、黃淨蕊、黃靜儀、馮燕南以及許多其他人在翻譯、編輯、校對、研究、修訂、設計、出版流通上付出了許多心力。願他們以及所有閱讀、拿到與擁有本書的人，都獲得證悟。同時，也願我們都能遇見像維摩詰這樣的人，有勇氣拆解我們的概念，指出我們的障礙，打破我們的禁錮。



維摩詰所說經

致中英雙語讀者：

中英雙語讀者在對比此書的中英文版時或許會留意到，兩個版本的經文即使在排除語言本身的差異之外也並不完全一致。中文版經文我們採用了五世紀時鳩摩羅什所譯的版本；而英文版經文則採用了保存於《甘珠爾》中由曲尼慈誠於九世紀早期由梵文翻譯成藏文，後再由羅伯特·瑟曼 (Robert Thurman) 教授根據藏文翻譯成英文。如欲瞭解現存經文版本的異同，請參考 84000 線上閱覽室中經文完整版 (<http://read.84000.co/#UT22084-060-005/title>) 隨附的瑟曼教授所著導言。

維摩詰所說經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14 卷 , No. 475

佛國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毘耶離菴羅樹園。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菩薩三萬二千。眾所知識。大智本行皆悉成就。諸佛威神之所建立。為護法城受持正法。能師子吼名聞十方。眾人不請友而安之。紹隆三寶能使不絕。降伏魔怨制諸外道。悉已清淨永離蓋纏。心常安住無礙解脫。念定總持辯才不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及方便力無不具足。逮無所得不起法忍。已能隨順轉不退輪。善解法相知眾生根。蓋諸大眾得無所畏。功德智慧以修其心。相好嚴身色像第一。捨諸世間所有飾好。名稱高遠踰於須彌。深信堅固猶若金剛。法寶普照而雨甘露。於眾言音微妙第一。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複餘習。演法無畏猶師子吼。其所講說乃如雷震。無有量已過量。集眾法寶如海導師。了達諸法深妙之義。善知眾生往來所趣及心所行。近無等等佛自在慧十力無畏十八不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而生五道以現其身。為大醫王善療眾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無量功德皆成就。無量佛土皆嚴淨。其見聞者無不蒙益。

諸有所作亦不唐捐。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

其名曰等觀菩薩。不等觀菩薩。等不等觀菩薩。定自在王菩薩。法自在王菩薩。法相菩薩。光相菩薩。光嚴菩薩。大嚴菩薩。寶積菩薩。辯積菩薩。寶手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常慘菩薩。喜根菩薩。喜王菩薩。辯音菩薩。虛空藏菩薩。執寶炬菩薩。寶勇菩薩。寶見菩薩。帝網菩薩。明網菩薩。無緣觀菩薩。慧積菩薩。寶勝菩薩。天王菩薩。壞魔菩薩。電德菩薩。自在王菩薩。功德相嚴菩薩。師子吼菩薩。雷音菩薩。山相擊音菩薩。香象菩薩。白香象菩薩。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妙生菩薩。華嚴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梵網菩薩。寶杖菩薩。無勝菩薩。嚴土菩薩。金髻菩薩。珠髻菩薩。彌勒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如是等三萬二千人。

復有萬梵天王尸棄等。從餘四天下來詣佛所而聽法。復有萬二千天帝。亦從餘四天下來在會坐。並餘大威力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悉來會坐。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俱來會坐。彼時佛與無量百千之眾恭敬圍繞而為說法。譬如須彌山王顯于大海。安處眾寶師子之座。蔽於一切諸來大眾。

爾時毘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諸須彌山雪山。目真隣陀山摩訶目真隣陀山。香山寶山金山黑山。鐵圍山大鐵圍山。大海江河川流泉源。及日月星辰。天宮龍宮。諸尊神宮。悉現於寶蓋中。又十方諸佛諸佛說法亦現於寶蓋中。爾時一切大眾。覩佛神力歎未曾有。合掌禮佛瞻仰尊顏目不暫捨。於是長者子寶積。即於佛前以偈頌曰。

目淨修廣如青蓮	心淨已度諸禪定
久積淨業稱無量	導眾以寂故稽首
既見大聖以神變	普現十方無量土
其中諸佛演說法	於是一切悉見聞
法王法力超群生	常以法財施一切

能善分別諸法相
已於諸法得自在
說法不有亦不無
無我無造無受者
始在佛樹力降魔
已無心意無受行
三轉法輪於大千
天人得道此為證
以斯妙法濟群生
度老病死大醫王
毀譽不動如須彌
心行平等如虛空
今奉世尊此微蓋
諸天龍神所居宮
悉見世間諸所有
眾覩稀有皆歎佛
大聖法王眾所歸
各見世尊在其前
佛以一音演說法
皆謂世尊同其語
佛以一音演說法
普得受行獲其利
佛以一音演說法
或生厭離或斷疑
稽首十力大精進
稽首住於不共法
稽首能斷眾結縛
稽首能度諸世間
悉知眾生來去相
於第一義而不動
是故稽首此法王
以因緣故諸法生
善惡之業亦不亡
得甘露滅覺道成
而悉摧伏諸外道
其輪本來常清淨
三寶於是現世間
一受不退常寂然
當禮法海德無邊
於善不善等以慈
孰聞人寶不敬承
於中現我三千界
乾闥婆等及夜叉
十力哀現是化變
今我稽首三界尊
淨心觀佛靡不欣
斯則神力不共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
斯則神力不共法
眾生各各隨所解
斯則神力不共法
或有恐懼或歡喜
斯則神力不共法
稽首已得無所畏
稽首一切大導師
稽首已到於彼岸
稽首永離生死道
善於諸法得解脫

不著世間如蓮華 常善入於空寂行
達諸法相無罣礙 稽首如空無所依

爾時長者子寶積。說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是五百長者子。皆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聞得佛國土清淨。唯願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佛言。善哉寶積。乃能為諸菩薩問於如來淨土之行。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於是寶積及五百長者子。受教而聽。佛言。寶積。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所以者何。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所以者何。菩薩取於淨國。皆為饒益諸眾生故。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礙。若於虛空終不能成。菩薩如是。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寶積。當知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菩提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大乘眾生來生其國。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持戒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行十善道滿願眾生來生其國。忍辱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三十二相莊嚴眾生來生其國。精進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勤修一切功德眾生來生其國。禪定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攝心不亂眾生來生其國。智慧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正定眾生來生其國。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成就慈悲喜捨眾生來生其國。四攝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眾生來生其國。方便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眾生來生其國。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眾生來生其國。迴向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三惡八難。自守戒行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犯禁之名。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夭。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眾生來生其國。如是寶積。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隨其深心。則意調伏。隨意調伏則如說行。隨如說行則能迴向。隨其迴向則有方便。隨其方便則成就眾生。隨成就眾生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說法淨則智慧淨。

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我世尊本為菩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佛知其念即告之言。於意云何。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對曰不也。世尊。是盲者過非日月咎。舍利弗。眾生罪故不見如來佛土嚴淨。非如來咎。舍利弗。我此土淨而汝不見。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勿作是意。謂此佛土以為不淨。所以者何。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譬如自在天宮。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荊棘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螺髻梵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為不淨耳。舍利弗。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眾歎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是佛土嚴淨。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國土嚴淨悉現。佛語舍利弗。我佛國土常淨若此。為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眾惡不淨土耳。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如是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當佛現此國土嚴淨之時。寶積所將五百長者子皆得無生法忍。八萬四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攝神足。於是世界還復如故。求聲聞乘三萬二千天及人。知有為法皆悉無常。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千比丘不受諸法漏盡意解。

方便品第二

爾時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辯才無礙。遊戲神通逮諸總持。獲無所畏降魔勞怨。入深法門善於智度。通達方便大願成就。明瞭眾生心之所趣。又能分別諸根利鈍。久於佛道心已純淑決定大乘。諸有所作能善思量。住佛威儀心大如海。諸佛咨嗟弟子。釋梵世主所敬。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毘耶離。資財無量攝諸貧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若至博弈戲處輒以度人。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一切見敬為供養中最。執持正法攝諸長幼。一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遊諸四衢饒益眾生。入治政法救護一切。入講論處導以大乘。入諸學堂誘開童蒙。入諸婬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其志。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為說勝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貪著。若在刹利刹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內官內官中尊化政宮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興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誨以勝慧。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常。若在護世護世中尊護諸眾生。長者維摩詰。以如是等無量方便饒益眾生。其以方便現身有疾。以其疾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諸王子並餘官屬。無數千人皆往問疾。其往者。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為說法。諸仁者。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為苦為惱眾病所集。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炎從渴愛生。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為虛妄見。是身如影從業緣現。是身如響屬諸因緣。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是身無主為如地。是身無我為如火。是身無壽為如風。是

身無人為如水。是身不實四大為家。是身為空離我我所。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是身無作風力所轉。是身不淨穢惡充滿。是身為虛偽。雖假以澡浴衣食必歸磨滅。是身為災百一病惱。是身如丘井為老所逼。是身無定為要當死。是身如毒蛇如怨賊如空聚。陰界諸入所共合成。諸仁者。此可患厭當樂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生。從慈悲喜捨生。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從方便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從三十七道品生。從止觀生。從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生。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從真實生。從不放逸生。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來身。諸仁者。欲得佛身斷一切眾生病者。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是長者維摩詰。為諸問疾者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弟子品第三

爾時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于床。世尊大慈寧不垂愍。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不舍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時我世尊。聞說是語默然而止不能加報。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大目犍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目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毘耶離大城。於於巷中為諸居士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目連。為白衣居士說法。不當如仁者所說。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法無壽命離生死故。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法常寂然滅諸相故。法離於相無所緣故。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觀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無戲論畢竟空故。法無我所離我所故。法無分別離諸識故。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法不屬因不在緣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隨於如無所隨故。法住實際諸邊不動故。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法無去來常不住故。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唯大目連。法相如是豈可說乎。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為幻人說法當建是意而為說法。當了眾生根有利鈍。善於知見無所罣礙。以大悲心讚于大乘。念報佛恩不斷三寶。然後說法。維摩詰說是法時。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無此辯。是故不任詣彼問疾。佛告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貧里而行乞。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

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迦葉。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為不食故應行乞食。為壞和合相故應取揣食。為不受故應受彼食。以空聚想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然今則無滅。迦葉。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以邪相入正法。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眾賢聖。然後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間非住涅槃。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為益不為損。是為正入佛道不依聲聞。迦葉。若如是食為不空食人之施也。時我世尊。聞說是語得未曾有。即於一切菩薩深起敬心。復作是念。斯有家名辯才智慧乃能如是。其誰聞此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從是來不復勸人以聲聞辟支佛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須菩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其舍從乞食。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謂我言。唯須菩提。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若須菩提。不斷婬怒癡亦不與俱。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不滅癡愛起於明脫。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不見四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乃可取食。若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末伽梨拘賒梨子。刪闍夜毘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駄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若須菩提。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眾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為與眾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眾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時我世尊。聞此語茫然不識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置鉢欲出其舍。維摩詰言。唯須菩提提取鉢勿懼。於意云何。如來所作化人。若以是事詰。寧有懼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應有所懼也。所以者何。一切言說不離是相。至於智者不著文字故無所懼。何以故。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是則解脫。解脫相

者則諸法也。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法眼淨。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富樓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大林中在一樹下。為諸新學比丘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富樓那。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無以穢食置於寶器。當知是比丘心之所念。無以琉璃同彼水精。汝不能知眾生根源。無得發起以小乘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欲行大道莫示小徑。無以大海內於牛跡。無以日光等彼螢火。富樓那。此比丘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我觀小乘智慧微淺猶如盲人。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鈍。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植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時豁然還得本心。於是諸比丘稽首禮維摩詰足。時維摩詰因為說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退轉。我念聲聞不觀人根不應說法。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摩訶迦旃延。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佛為諸比丘略說法要。我即於後敷演其義。謂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迦旃延。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迦旃延。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是苦義。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於我無我而不一。是無我義。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是寂滅義。說是法時彼諸比丘心得解脫。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阿那律。汝行詣維摩詰問疾。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處經行。時有梵王名曰嚴淨。與萬梵俱放淨光明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幾何阿那律天眼所見。我即答言。仁者。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那律。天眼所見為作相耶。無作相耶。假使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若無作相即是無為不應有見。世尊。我時默然。彼諸梵聞其言得未曾有。即為作禮而問曰。世孰有真天眼者。維摩詰言。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見諸佛國不以二相。於是嚴淨梵王及其眷屬五百梵天。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禮維摩詰足已忽然不現。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優波離。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優波離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為恥。不敢問佛。來問我言。唯優波離。我等犯律誠以為恥。不敢問佛。願解疑悔得免斯咎。我即為其如法解說。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優波離。無重增此二比丘罪。當直除滅勿擾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佛所說。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諸法亦然。不出於如。如優波離。以心相得解脫時。寧有垢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眾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唯優波離。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顛倒是垢。無顛倒是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優波離。一切法生滅不住。如幻如電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諸法皆妄見。如夢如炎如水中月如鏡中像以妄想生。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知此者是名善解。於是二比丘言。上智哉。是優波離所不能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說。我即答言。自捨如來未有聲聞及菩薩能制其樂說之辯。其智慧明達為若此也。時二比丘疑悔即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願言。令一切眾生皆得是辯。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羅睺羅。汝行詣維摩詰問疾。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毘耶離諸長者子。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唯羅睺羅。汝佛之子。捨轉輪王位出家為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利。我即如法為說出家功德之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羅睺羅。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所以者何。無利無功德是為出家。有為法者可說有利有功德。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無利無功德。羅睺羅。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離六十二見處於涅槃。智者所受聖所行處。降伏眾魔度五道。淨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惱於彼。離眾雜惡摧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無繫著無我所。無所受無擾亂。內懷喜護彼意。隨禪定離眾過。若能如是是真出家。於是維摩詰語諸長者子。汝等於正法中宜共出家。所以者何。佛世難值。諸長者子言。居士。我聞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爾時三十二長者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阿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

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我即持鉢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難。何為晨朝持鉢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故來至此。維摩詰言。止止阿難。莫作是語。如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眾善普會。當有何疾當有何惱。默往阿難。勿謗如來。莫使異人聞此僇言。無令大威德諸天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阿難。轉輪聖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行矣阿難。勿使我等受斯恥也。外道梵志若聞此語當作是念。何名為師。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諸疾。仁可密速去勿使人聞。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為世尊過於三界。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如此之身當有何疾當有何惱。時我世尊實懷慚愧。得無近佛而謬聽耶。即聞空中聲曰。阿難。如居士言。但為佛出五濁惡世。現行斯法度脫眾生。行矣阿難。取乳勿慚。世尊。維摩詰智慧辯才為若此也。是故不任詣彼問疾。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菩薩品第四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彌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為兜率天王及其眷屬。說不退轉地之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彌勒。世尊授仁者記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用何生得受記乎。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若過去生過去生已滅。若未來生未來生未至。若現在生現在生無住。如佛所說。比丘汝今即時亦生亦老亦滅。若以無生得受記者。無生即是正位。於正位中亦無受記。亦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為從如生得受記耶。為從如滅得受記耶。若以如生得受記者如無有生。若以如滅得受記者如無有滅。一切眾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眾聖賢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若彌勒得受記者。一切眾生亦應受記。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異。若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眾生皆亦應得。所以者何。一切眾生即菩提相。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眾生亦應滅度。所以者何。諸佛知一切眾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是故彌勒。無以此法誘諸天子。實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亦無退者。彌勒當令此諸天子捨於分別菩提之見。所以者何。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不行是菩提無憶念故。斷是菩提捨諸見故。離是菩提離諸妄想故。障是菩提障諸願故。不入是菩提無貪著故。順是菩提順於如故。住是菩提住法性故。至是菩提至實際故。不二是菩提離意法故。等是菩提等虛空故。無為是菩提無生住滅故。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不合是菩提離煩惱習故。無處是菩提無形色故。假名是菩提名字空故。如化是菩提無取捨故。無亂是菩提常自靜故。善寂是菩提性清淨故。無取是菩提離攀緣故。無異是菩提諸法等故。無比是菩提無可喻故。微妙是菩提諸法難知故。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無生法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光嚴童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光嚴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出毘耶離大城。時維摩詰方入城。我即為作禮而問言。居士從何所來。答我言。吾從道場來。我問道場者何所是。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布施是道場不望報故。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忍辱是道場於諸眾生心無礙故。精進是道場不懈退故。禪定是道場心調柔故。智慧是道場現見諸法故。慈是道場等眾生故。悲是道場忍疲苦故。喜是道場悅樂法故。捨是道場憎愛斷故。神通是道場成就六通故。解脫是道場能背捨故。方便是道場教化眾生故。四攝是道場攝眾生故。多聞是道場如聞行故。伏心是道場正觀諸法故。三十七品是道場捨有為法故。諦是道場不誑世間故。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諸煩惱是道場知如實故。眾生是道場知無我故。一切法是道場知諸法空故。降魔是道場不傾動故。三界是道場無所趣故。師子吼是道場無所畏故。力無畏不共法是道場無諸過故。三明是道場無餘礙故。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如是善男子。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說是法時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佛告持世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持世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住於靜室。時。魔波旬從萬二千天女。狀如帝釋鼓樂弦歌來詣我所。與其眷屬稽首我足。合掌恭敬於一面立。我意謂是帝釋。而語之言。善來憍尸迦。雖福應有不當自恣。當觀五欲無常以求善本。於身命財而修堅法。即語我言。正士。受是萬二千天女可備掃灑。我言。憍尸迦。無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此非我宜。所言未訖時維摩詰來謂我言。非帝釋也。是為魔來燒固汝耳。即語魔言。是諸女等可以與我。如我應受。魔即驚懼念。維摩詰將無惱我。欲隱形去而不能隱。盡其神力亦不得去。即聞空中聲曰。波旬。以女與之乃可得去。魔以畏故俛仰而與。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魔以汝等與我。今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隨所應而為說法令發道意。復言。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樂也。天女即問。何謂法樂。答言。樂常信佛。樂欲聽法。

樂供養眾。樂離五欲。樂觀五陰如怨賊。樂觀四大如毒蛇。樂觀內入如空聚。樂隨護道意。樂饒益眾生。樂敬養師。樂廣行施。樂堅持戒。樂忍辱柔和。樂勤集善根。樂禪定不亂。樂離垢明慧。樂廣菩提心。樂降伏眾魔。樂斷諸煩惱。樂淨佛國土。樂成就相好故修諸功德。樂嚴道場。樂聞深法不畏。樂三脫門不樂非時。樂近同學。樂於非同學中心無恚礙。樂將護惡知識。樂親近善知識。樂心喜清淨。樂修無量道品之法。是為菩薩法樂。於是波旬告諸女言。我欲與汝俱還天宮。諸女言。以我等與此居士。有法樂我等甚樂。不復樂五欲樂也。魔言。居士可捨此女。一切所有施於彼者。是為菩薩。維摩詰言。我已捨矣。汝便將去。令一切眾生得法願具足。於是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汝等雖住魔宮。以是無盡燈。令無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為報佛恩。亦大饒益一切眾生。爾時天女。頭面禮維摩詰足。隨魔還宮忽然不現。世尊。維摩詰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辯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長者子善德。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善德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自於父舍設大施會。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乞人。期滿七日。時維摩詰來入會中。謂我言。長者子。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當為法施之會。何用是財施會為。我言。居士。何謂法施之會。答曰。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是名法施之會。曰何謂也。謂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眾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喜心。以攝智慧行於舍心。以攝慳貪起檀波羅蜜。以化犯戒起尸羅波羅蜜。以無我法起羸提波羅蜜。以離身心相起毘梨耶波羅蜜。以菩提相起禪波羅蜜。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蜜。教化眾生而起於空。不捨有為法而起無相。示現受生而起無作。護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度眾生起四攝法。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於身命財起三堅法。於六念中。起思念法。於六和敬起質直心。正行善法起於淨命。心淨歡喜起近賢聖。

不憎惡人起調伏心。以出家法起於深心。以如說行起於多聞。以無諍法起空閑處。趣向佛慧起於宴坐。解眾生縛起修行地。以具相好及淨佛土起福德業。知一切眾生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業。知一切法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於慧業。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業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如是善男子。是為法施之會。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為大施主。亦為一切世間福田。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婆羅門眾中二百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時心得清淨歎未曾有。稽首禮維摩詰足。即解瓔珞價直百千。以上之。不肯取。我言居士。願必納受隨意所與。維摩詰乃受瓔珞分作二分。持一分施此會中一最下乞人。持一分奉彼難勝如來。一切眾會皆見光明國土難勝如來。又見珠瓔在彼佛上變成四柱寶台四面嚴飾不相障蔽。時維摩詰。現神變已作是言。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猶如如來福田之相無所分別。等于大悲不求果報。是則名曰具足法施。城中一最下乞人。見是神力聞其所說。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如是諸菩薩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為訓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眾魔遊戲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於是眾中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咸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師利維摩詰共談。必說妙法。即時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皆欲隨從。

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眾及諸天人恭敬圍繞入毘耶離大城。

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臥。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床。時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

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且置是事。居士。是疾寧可忍不。療治有損不至增乎。世尊慇懃致問無量。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病滅則我病滅。所以者何。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眾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薩如是。於諸眾生愛之若子。眾生病則菩薩病。眾生病愈菩薩亦愈。又言。是疾何所因起。菩薩病者以大悲起。文殊師利言。居士。此室何以空無侍者。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又問。以何為空。答曰。以空空。又問。空何用空。答曰。以無分別空故空。又問。空可分別耶。答曰。分別亦空。又問。空當於何求。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答曰。當於一切眾生心中求。又仁所問何無侍者。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所以者何。眾

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文殊師利言。居士所疾。為何等相。維摩詰言。我病無形不可見。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答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又問。地大水火大風大。於此四大何大之病。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水火風大亦復如是。而眾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維摩詰言。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說身有苦不說樂於涅槃。說身無我而說教導眾生。說身空寂不說畢竟寂滅。說悔先罪而不說入。於過去。以己之疾愍於彼疾。當識宿世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眾生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勿生憂惱常起精進。當作醫王療治眾病。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文殊師利言。居士。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維摩詰言。有疾菩薩應作是念。今我此病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誰受病者。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為身。四大無主身亦無我。又此病起皆由著我。是故於我不應生著。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眾思想。當起法想。應作是念。但以眾法合成此身。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彼有疾菩薩為滅法想。當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顛倒。顛倒者是即大患。我應離之。云何為離。離我我所。云何離我我所。謂離二法。云何離二法。謂不念內外諸法行於平等。云何平等。為我等涅槃等。所以者何。我及涅槃此二皆空。以何為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得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是有疾菩薩以無所受而受諸受。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設身有苦念惡趣眾生起大悲心。我既調伏亦當調伏一切眾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為斷病本而教導之。何謂病本。謂有攀緣。從有攀緣則為病本。何所攀緣謂之三界。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若無所得則無攀緣。何謂無所得。謂離二見。何謂二見。謂內見外見是無所得。文殊師利。是為有疾菩薩調伏其心。為斷老病死苦是菩薩菩提。若不如是己所修治為無慧利。譬如勝怨乃可為勇。如是兼除老病死者菩薩之謂也。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如我此病非真非有。眾生病亦非真非有。作是觀時。於諸眾生若起愛見大悲。即應捨離。所以者何。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愛見悲者則於生死有

疲厭心。若能離此無有疲厭。在在所生不為愛見之所覆也。所生無縛能為眾生說法解縛。如佛所說。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若自無縛。能解彼縛斯有是處。是故菩薩不應起縛。何謂縛何謂解。貪著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又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何謂無方便慧縛。謂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而自調伏。是名無方便慧縛。何謂有方便慧解。謂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以自調伏而不疲厭。是名有方便慧解。何謂無慧方便縛。謂菩薩住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是名無慧方便縛。何謂有慧方便解。謂離諸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文殊師利。彼有疾菩薩應如是觀諸法。又復觀身無常苦空非我。是名為慧。雖身有疾常在生死。饒益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又復觀身身不離病病不離身。是病是身非新非故。是名為慧。設身有疾而不永滅。是名方便。文殊師利。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不住其中。亦復不住不調伏心。所以者何。若住不調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調伏心是聲聞法。是故菩薩不當住於調伏不調伏心。離此二法是菩薩行。在於生死不為污行。住於涅槃不永滅度。是菩薩行。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非垢行非淨行。是菩薩行。雖過魔行。而現降眾魔。是菩薩行。求一切智無非時求。是菩薩行。雖觀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薩行。雖觀十二緣起而入諸邪見。是菩薩行。雖攝一切眾生而不愛著。是菩薩行。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是菩薩行。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行於空而植眾德本。是菩薩行。雖行無相而度眾生。是菩薩行。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雖行六波羅蜜而遍知眾生心心數法。是菩薩行。雖行六通而不盡漏。是菩薩行。雖行四無量心而不貪著生於梵世。是菩薩行。雖行禪定解脫三昧而不隨禪生。是菩薩行。雖行四念處而不永離身受心法。是菩薩行。雖行四正勤而不捨身心精進。是菩薩行。雖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薩行。雖行五根而分別眾生諸根利鈍。是菩薩行。雖行五力而樂求佛十力。是菩薩行。雖行七覺分而分別佛之智慧。是菩薩行。雖行八聖道而樂行無量佛

道。是菩薩行。雖行止觀助道之法而不畢竟墮於寂滅。是菩薩行。雖行諸法不生不滅而以相好莊嚴其身。是菩薩行。雖現聲聞辟支佛威儀而不捨佛法。是菩薩行。雖隨諸法究竟淨相而隨所應為現其身。是菩薩行。雖觀諸佛國土永寂如空而現種種清淨佛土。是菩薩行。雖得佛道轉於法輪入于涅槃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說是語時文殊師利所將大眾。其中八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不思議品第六

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床座。作是念。斯諸菩薩大弟子眾當於何坐。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語舍利弗言。云何仁者。為法來耶求床座耶。舍利弗言。我為法來非為床座。維摩詰言。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貪軀命。何況床座。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識之求。非有界入之求。非有欲色無色之求。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夫求法者。無見苦求無斷集求。無造盡證修道之求。所以者何。法無戲論。若言我當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則戲論非求法也。唯舍利弗。法名寂滅。若行生滅是求生滅非求法也。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則染著非求法也。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法無取捨。若取捨法是則取捨非求法也。法無處所。若著處所。是則著處非求法也。法名無相。若隨相識是則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法名無為。若行有為是求有為非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說是語時。五百天子於諸法中得法眼淨。

爾時長者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仁者。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座。文殊師利言。居士。東方度三十六恆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皆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於毘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悉見如故。

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俱坐。當自立身如彼座像。其得神通菩薩即自變形。為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座。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就師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廣吾不

能昇。維摩詰言。唯舍利弗。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乃可得坐。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即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廣之座。於毘耶離城無所妨礙。又於閻浮提聚落城邑及四天下諸天龍王鬼神宮殿。亦不迫迮。維摩詰言。唯舍利弗。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是名住不思議解脫法門。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燒魚鼈黿鼉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此眾生亦無所燒。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恆河沙世界之外。其中眾生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又復還置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又舍利弗。或有眾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延七日以為一劫。令彼眾生謂之一劫。或有眾生不樂久住而可度者。菩薩即促一劫以為七日。令彼眾生謂之七日。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一切佛土嚴飾之事。集在一國示於眾生。又菩薩以一佛土眾生置之右掌。飛到十方遍示一切。而不動本處。又舍利弗十方眾生供養諸佛之具。菩薩於一毛孔皆令得見。又十方國土所有日月星宿。於一毛孔普使見之。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諸風。菩薩悉能吸著口中而身無損。外諸樹木亦不摧折。又十方世界劫盡燒時。以一切火內於腹中。火事如故而不為害。又於下方過恆河沙等諸佛世界。取一佛土舉著上方。過恆河沙無數世界。如持鍼鋒舉一棗葉而無所燒。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以神通現作佛身。或現辟支佛身。或現聲聞身。或現帝釋身。或現梵王身。或現世主身。或現轉輪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眾聲。上中下音皆能變之令作佛聲。演出無常苦空無我之音。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皆於其中。普令得聞。舍利弗。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若廣說者窮劫不盡。是時大迦葉。聞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歎未曾有。謂舍利弗。譬如有人於盲者前現眾色像非彼所見。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能解了為若此也。智者聞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為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一切聲聞

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菩薩應大欣慶頂受此法。若有菩薩信解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一切魔眾無如之何。大迦葉說是語時。三萬二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維摩詰語大迦葉。仁者。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教化眾生現作魔王。又迦葉。十方無量菩薩。或有人從乞手足耳鼻頭目髓腦血肉皮骨聚落城邑妻子奴婢象馬車乘金銀琉璃車磔馬礪珊瑚琥珀真珠珂貝衣服飲食。如此乞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而往試之令其堅固。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有威德力故現行逼迫。示諸眾生如是難事。凡夫下劣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

觀眾生品第七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眾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如熱時焰。如呼聲響。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無色界色。如焦穀牙。如須陀洹身見。如阿那含入胎。如阿羅漢三毒。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如佛煩惱習。如盲者見色。如入滅盡定出入息。如空中鳥跡。如石女兒。如化人起煩惱。如夢所見已寤。如滅度者受身。如無烟之火。菩薩觀眾生為若此。

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是觀者。云何行慈。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為眾生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行寂滅慈無所生故。行不熱慈無煩惱故。行等之慈等三世故。行無諍慈無所起故。行不二慈內外不合故行不壞慈畢竟盡故。行堅固慈心無毀故。行清淨慈諸法性淨故。行無邊慈如虛空故。行阿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眾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行佛之慈覺眾生故。行自然慈無因得故。行菩提慈等一味故。行無等慈斷諸愛故。行大悲慈導以大乘故。行無厭慈觀空無我故。行法施慈無遺惜故。行持戒慈化毀禁故。行忍辱慈護彼我故。行精進慈荷負眾生故。行禪定慈不受味故。行智慧慈無不知時故。行方便慈一切示現故。行無隱慈直心清淨故。行深心慈無雜行故。行無誑慈不虛假故。行安樂慈令得佛樂故。菩薩之慈為若此也。

文殊師利又問。何謂為悲。答曰。菩薩所作功德。皆與一切眾生共之。何謂為喜。答曰。有所饒益歡喜無悔。何謂為捨。答曰。所作福祐無所希望。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畏菩薩當何所依。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畏中。當依如來功德之力。文殊師利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答曰。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當住度脫一切眾生。又問。欲度眾生當何所除。答曰。欲度眾生除其煩惱。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

行。答曰。當行正念。又問。云何行於正念。答曰。當行不生不滅。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滅。又問。善不善孰為本。答曰身為本。又問。身孰為本。答曰。欲貪為本。又問。欲貪孰為本。答曰。虛妄分別為本。又問。虛妄分別孰為本。答曰。顛倒想為本。又問。顛倒想孰為本。答曰。無住為本。又問。無住孰為本。答曰。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爾時天女問舍利弗。何故去華。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天曰。勿謂此華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為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也。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為也。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舍利弗言。天止此室其已久如。答曰。我止此室如耆年解脫。舍利弗言。止此久耶。天曰。耆年解脫亦何如久。舍利弗默然不答。天曰。如何耆舊大智而默。答曰。解脫者無所言說故吾於是不知所云。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舍利弗言。不復以離婬怒癡為解脫乎。天曰。佛為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為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以何為證辯乃如是。天曰。我無得無證故辯如是。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證者即於佛法為增上慢。

舍利弗問天。汝於三乘為何志求。天曰。以聲聞法化眾生故我為聲聞。以因緣法化眾生故我為辟支佛。以大悲法化眾生故我為大乘。舍利弗。如人入瞻蔔林唯嗅瞻蔔不嗅餘香。如是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德香也。舍利弗。其有釋梵四天王諸天龍鬼神等入此室者。聞斯上人講說正法。皆樂佛功德之香發心而出。舍利弗。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聞菩薩大慈大悲不可思

議諸佛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何等為八。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為明。是為一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入者不為諸垢之所惱也。是為二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有釋梵四天王他方菩薩來會不絕。是為三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說六波羅蜜不退轉法。是為四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是為五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有四大藏眾寶積滿。賙窮濟乏求得無盡。是為六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阿閼佛·寶德·寶炎·寶月·寶嚴·難勝·師子響·一切利成。如是等十方無量諸佛。是上人念時。即皆為來廣說諸佛秘要法藏說已還去。是為七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一切諸天嚴飾宮殿諸佛淨土皆於中現。是為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誰有見斯不思議事。而復樂於聲聞法乎。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轉女身。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為正問不。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即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天問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舍利弗問天。汝於此沒當生何所。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曰佛化所生非沒生也。天曰。眾生猶然無沒生也。舍利弗問天。汝久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天曰。如舍利弗還為凡夫。我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舍利弗言。我作凡夫無有是處。天曰。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所以者何。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舍利弗言。今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得當得。如恆河沙。皆謂何乎。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非謂菩提有去來今。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羅漢道耶。曰無所得故而得。天曰。諸佛菩薩亦復如是。

無所得故而得。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是天女已曾供養九十二億佛已。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住不退轉。以本願故隨意能現教化眾生。

佛道品第八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通達佛道。維摩詰言。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又問。云何菩薩行於非道。答曰。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至于地獄無諸罪垢。至于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至于餓鬼而具足功德。行色無色界道不以為勝。示行貪欲離諸染著。示行瞋恚於諸眾生無有恚闕。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示行慳貪而捨內外所有不惜身命。示行毀禁而安住淨戒。乃至小罪猶懷大懼。示行瞋恚而常慈忍。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示行亂意而常念定。示行愚癡而通達世間出世間慧。示行諂偽而善方便隨諸經義。示行憍慢而於眾生猶如橋梁。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示入於魔而順佛智慧不隨他教。示入聲聞而為眾生說未聞法。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眾生。示入貧窮而有寶手功德無盡。示入刑殘而具諸相好以自莊嚴。示入下賤而生佛種姓中具諸功德。示入羸劣醜陋而得那羅延身。一切眾生之所樂見。示入老病而永斷病根超越死畏。示有資生而恆觀無常實無所貪。示有妻妾采女而常遠離五欲淤泥。現於訥鈍而成就辯才總持無失。示入邪濟而以正濟度諸眾生。現遍入諸道而斷其因緣。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文殊師利。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

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為如來種。文殊師利言。有身為種。無明有愛為種。貪恚癡為種。四顛倒為種。五蓋為種。六入為種。七識處為種。八邪法為種。九惱處為種。十不善道為種。以要言之。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曰何謂也。答曰。若見無為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又如殖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

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爾時大迦葉歎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快說此語誠如所言。塵勞之疇為如來種。我等今者不復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五無間罪。猶能發意生於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發。譬如根敗之士其於五欲不能復利。如是聲聞諸結斷者。於佛法中無所復益永不志願。是故文殊師利。凡夫於佛法有返復。而聲聞無也。所以者何。凡夫聞佛法能起無上道心不斷三寶。正使聲聞終身聞佛法力無畏等。永不能發無上道意。

爾時會中有菩薩名普現色身。問維摩詰言。居士。父母妻子親戚眷屬吏民知識悉為是誰。奴婢童僕象馬車乘皆何所在。於是維摩詰以偈答曰。

智度菩薩母	方便以為父
一切眾導師	無不由是生
法喜以為妻	慈悲心為女
善心誠實男	畢竟空寂舍
弟子眾塵勞	隨意之所轉
道品善知識	由是成正覺
諸度法等侶	四攝為伎女
歌詠誦法言	以此為音樂
總持之園苑	無漏法林樹
覺意淨妙華	解脫智慧果
八解之浴池	定水湛然滿
布以七淨華	浴此無垢人
象馬五通馳	大乘以為車
調御以一心	遊於八正路
相具以嚴容	眾好飾其姿
慚愧之上服	深心為華鬘
富有七財寶	教授以滋息
如所說修行	迴向為大利
四禪為床座	從於淨命生

多聞增智慧	以為自覺音
甘露法之食	解脫味為漿
淨心以澡浴	戒品為塗香
摧滅煩惱賊	勇健無能踰
降伏四種魔	勝幡建道場
雖知無起滅	示彼故有生
悉現諸國土	如日無不見
供養於十方	無量億如來
諸佛及己身	無有分別想
雖知諸佛國	及與眾生空
而常修淨土	教化於群生
諸有眾生類	形聲及威儀
無畏力菩薩	一時能盡現
覺知眾魔事	而示隨其行
以善方便智	隨意皆能現
或示老病死	成就諸群生
了知如幻化	通達無有礙
或現劫盡燒	天地皆洞然
眾人有常想	照令知無常
無數億眾生	俱來請菩薩
一時到其舍	化令向佛道
經書禁呪術	工巧諸伎藝
盡現行此事	饒益諸群生
世間眾道法	悉於中出家
因以解人惑	而不墮邪見
或作日月天	梵王世界主
或時作地水	或復作風火
劫中有疾疫	現作諸藥草
若有服之者	除病消眾毒

劫中有飢饉	現身作飲食
先救彼飢渴	卻以法語人
劫中有刀兵	為之起慈心
化彼諸眾生	令住無諍地
若有大戰陣	立之以等力
菩薩現威勢	降伏使和安
一切國土中	諸有地獄處
輒往到于彼	勉濟其苦惱
一切國土中	畜生相食噉
皆現生於彼	為之作利益
示受於五欲	亦復現行禪
令魔心憤亂	不能得其便
火中生蓮華	是可謂希有
在欲而行禪	希有亦如是
或現作姪女	引諸好色者
先以欲鉤牽	後令入佛道
或為邑中主	或作商人導
國師及大臣	以祐利眾生
諸有貧窮者	現作無盡藏
因以勸導之	令發菩提心
我心憍慢者	為現大力士
消伏諸貢高	令住無上道
其有恐懼眾	居前而慰安
先施以無畏	後令發道心
或現離姪欲	為五通仙人
開導諸群生	令住戒忍慈
見須供事者	現為作僮僕
既悅可其意	乃發以道心
隨彼之所須	得入於佛道

以善方便力	皆能給足之
如是道無量	所行無有涯
智慧無邊際	度脫無數眾
假令一切佛	於無量億劫
讚歎其功德	猶尚不能盡
誰聞如是法	不發菩提心
除彼不肖人	癡冥無智者

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爾時維摩詰。謂眾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會中有菩薩名法自在。說言。諸仁者。生滅為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守菩薩曰。我我所為二。因有我故便有所。若無有我則無我所。是為入不二法門。

不眇菩薩曰。受不受為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無取無捨無作無行。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頂菩薩曰。垢淨為二。見垢實性則無淨相順於滅相。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宿菩薩曰。是動是念為二。不動則無念。無念則無分別。通達此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眼菩薩曰。一相無相為二。若知一相即是無相。亦不取無相入於平等。是為入不二法門。

妙臂菩薩曰。菩薩心聲聞心為二。觀心相空如幻化者。無菩薩心無聲聞心。是為入不二法門。

弗沙菩薩曰。善不善為二。若不起善不善。入無相際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師子菩薩曰。罪福為二。若達罪性則與福無異。以金剛慧決了此相無縛無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師子意菩薩曰。有漏無漏為二。若得諸法等則不起漏不漏想。不著於相亦不住無相。是為入不二法門。

淨解菩薩曰。有為無為為二。若離一切數則心如虛空。以清淨慧無所礙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那羅延菩薩曰。世間出世間為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於其中不入不出不溢不散。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意菩薩曰。生死涅槃為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無縛無解不生不滅。如是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現見菩薩曰。盡不盡為二。法若究竟盡若不盡皆是無盡相。無盡相即是空。空則無有盡不盡相。如是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普守菩薩曰。我無我為二。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見我實性者不復起二。是為入不二法門。

電天菩薩曰。明無明為二。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離一切數。於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滅空識性自空。於其中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明相菩薩曰。四種異空種異為二。四種性即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故中際亦空。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妙意菩薩曰。眼色為二。若知眼性於色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如是耳聲鼻舌香味身觸意法為二。若知意性於法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安住其中。是為入不二法門。

無盡意菩薩曰。布施迴向一切智為二。布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迴向一切智為二。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於其中入一相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深慧菩薩曰。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為二。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若空無相無作則無心意識。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寂根菩薩曰。佛法眾為二。佛即是法法即是眾。是三寶皆無為相與虛空等。一切法亦爾。能隨此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心無礙菩薩曰。身身滅為二。身即是身滅。所以者何。見身實相者不起見身及見滅身。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懼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上善菩薩曰。身口意善為二。是三業皆無作相。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口無作相即意無作相。是三業無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能如是隨無作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福田菩薩曰。福行罪行不動行為二。三行實性即是空。空則無福行無罪行無不動行。於此三行而不起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華嚴菩薩曰。從我起二為二。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則無有識。無所識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藏菩薩曰。有所得相為二。若無所得則無取捨。無取捨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月上菩薩曰。闇與明為二。無闇無明則無有二。所以者何。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明一切法相亦復如是。於其中平等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寶印手菩薩曰。樂涅槃不樂世間為二。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縛則有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是為入不二法門。

珠頂王菩薩曰。正道邪道為二。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離此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樂實菩薩曰。實不實為二。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見慧眼乃能見。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是為入不二法門。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香積佛品第十

於是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時維摩詰。知其意而語言。佛說八解脫。仁者受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若欲食者且待須臾。當令汝得未曾有食。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諸大眾。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今現在。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為第一。彼土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唯有清淨大菩薩眾。佛為說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有諸天子皆號香嚴。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彼佛及諸菩薩。此諸大眾莫不目見。時維摩詰問眾菩薩言。諸仁者。誰能致彼佛飯。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咸皆默然。維摩詰言。仁此大眾無乃可恥。文殊師利曰。如佛所言勿輕未學。於是維摩詰。不起于座居眾會前化作菩薩。相好光明威德殊勝蔽於眾會。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汝往到彼如我辭曰。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時化菩薩即於會前昇于上方。舉眾皆見其去到眾香界禮彼佛足。又聞其言。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使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彼諸大士見化菩薩歎未曾有。今此上人從何所來。娑婆世界為在何許。云何名為樂小法者。即以問佛。佛告之曰。下方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今現在於五濁惡世。為樂小法眾生敷演道教。彼有菩薩名維摩詰。住不可思議解脫。為諸菩薩說法。故遣化來稱揚我名并讚此土。令彼菩薩增益功德。彼菩薩言。其人何如乃作是化。德力無畏神足若斯。佛言。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施作佛事饒益眾生。於是香積如來。以眾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

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我欲詣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并欲見維摩詰等諸菩薩眾。佛言可往。攝汝身香。無令彼諸眾生起惑著心。又當捨汝本形。勿使彼國求菩薩者而自鄙恥。又汝于彼莫懷輕賤而作礙想。所以者何。十方國土皆如虛空。又諸佛為欲化諸樂小法者。不盡現其清淨土耳。時化菩薩既受鉢飯。與彼九百萬菩薩俱。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於彼世界忽然不現。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時維摩詰。即化作九百萬師子之座嚴好如前。諸菩薩皆坐其上。是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熏毘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毘耶離婆羅門居士等。聞是香氣身意快然歎未曾有。於是長者主月蓋。從八萬四千人來入維摩詰舍。見其室中菩薩甚多諸師子座高廣嚴好。皆大歡喜禮眾菩薩及大弟子。却住一面。諸地神虛空神及欲色界諸天。聞此香氣亦皆來入維摩詰舍。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熏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有異聲聞念。是飯少而此大眾人人當食。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四海有竭此飯無盡。使一切人食揣若須彌乃至一劫猶不能盡。所以者何。無盡戒定智慧解脫解脫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於是鉢飯悉飽眾會猶故不斲。其諸菩薩聲聞天人食此飯者。身安快樂。譬如一切樂莊嚴國諸菩薩也。又諸毛孔皆出妙香。亦如眾香國土諸樹之香。

爾時維摩詰問眾香菩薩。香積如來以何說法。彼菩薩曰。我土如來無文字說。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各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彼諸菩薩問維摩詰。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維摩詰言。此土眾生剛強難化故。佛為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言是地獄是畜生是餓鬼。是諸難處。是愚人生處。是身邪行是身邪行報。是口邪行是口邪行報。是意邪行是意邪行報。是殺生是殺生報。是不與取是不與取報。是邪淫是邪淫報。是妄語是妄語報。是兩舌是兩舌報。是惡口是惡口報。是無義語是無義語報。是貪嫉是貪嫉報。是瞋惱是瞋惱報。是邪見是邪見報。是慳吝是慳吝報。是毀戒是毀戒報。是瞋恚是瞋恚報。是懈怠是懈怠報。是亂意是亂意報。是愚癡是愚癡報。是結戒是持戒是犯戒。是應作是不應作。是障礙是不

障礙。是得罪是離罪。是淨是垢。是有漏是無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為是無為。是世間是涅槃。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乃可調伏。譬如象馬憊悞不調加諸楚毒乃至徹骨然後調伏。如是剛強難化眾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彼諸菩薩聞說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釋迦牟尼佛。隱其無量自在之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斯諸菩薩亦能勞謙。以無量大悲生是佛土。維摩詰言。此土菩薩於諸眾生大悲堅固。誠如所言。然其一世饒益眾生。多於彼國百千劫行。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何等為十。以布施攝貧窮。以淨戒攝毀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以禪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癡。說除難法度八難者。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常以四攝成就眾生。是為十。彼菩薩曰。菩薩成就幾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維摩詰言。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何等為八。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眾生謙下無礙。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恆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為八法。維摩詰文殊師利。於大眾中說是法時。百千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

菩薩行品第十一

是時佛說法於菴羅樹園。其地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阿難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此瑞應。是處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佛告阿難。是維摩詰文殊師利。與諸大眾恭敬圍繞。發意欲來故先為此瑞應。於是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可共見佛與諸菩薩禮事供養。文殊師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時。維摩詰即以神力。持諸大眾并師子座置於右掌。往詣佛所到已著地。稽首佛足右繞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其諸菩薩即皆避座稽首佛足。亦繞七匝於一面立。諸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亦皆避座稽首佛足在一面立。於是世尊如法慰問諸菩薩已各令復坐。即皆受教眾坐已定。佛語舍利弗。汝見菩薩大士自在神力之所為乎。唯然已見。於汝意云何。世尊。我觀其為不可思議。非意所圖非度所測。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今所聞香自昔未有。是為何香。佛告阿難。是彼菩薩毛孔之香。於是舍利弗語阿難言。我等毛孔亦出是香。阿難言。此所從來。曰。是長者維摩詰。從眾香國取佛餘飯於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阿難問維摩詰。是香氣住當久如。維摩詰言。至此飯消。曰。此飯久如當消。曰。此飯勢力至于七日然後乃消。又阿難。若聲聞人未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入正位然後乃消。已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心解脫然後乃消。若未發大乘意食此飯者。至發意乃消。已發意食此飯者。得無生忍然後乃消。已得無生忍食此飯者。至一生補處然後乃消。譬如有藥名曰上味其有服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此飯如是滅除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阿難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飯能作佛事。佛言。如是如是。阿難。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臥具而作佛事。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林台觀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眾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有以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炎如是等喻而作佛

事。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為而作佛事。如是阿難。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為無非佛事。阿難。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眾生為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菩薩入此門者。若見一切淨好佛土。不以為喜不貪不高。若見一切不淨佛土。不以為憂不礙不沒。但於諸佛生清淨心。歡喜恭敬未曾有也。諸佛如來功德平等。為化眾生故。而現佛土不同。阿難。汝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而虛空無若干也。如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無礙慧無若干也。阿難。諸佛色身威相種性。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力無所畏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儀所行。及其壽命說法教化。成就眾生淨佛國土。具諸佛法。悉皆同等。是故名為三藐三佛陀。名為多陀阿伽度。名為佛陀。阿難。若我廣說此三句義。汝以劫壽不能盡受。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眾生。皆如阿難多聞第一得念總持。此諸人等以劫之壽亦不能受。如是阿難。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數量。智慧辯才不可思議。阿難白佛言。我從今已往不敢自謂以為多聞。佛告阿難。勿起退意。所以者何。我說汝於聲聞中為最多聞。非謂菩薩。且止阿難。其有智者不應限度諸菩薩也。一切海淵尚可測量。菩薩禪定智慧總持辯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阿難。汝等捨置菩薩所行。是維摩詰一時所現神通之力。一切聲聞辟支佛。於百千劫盡力變化所不能作。

爾時眾香世界菩薩來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見此土生下劣想。今自悔責捨離是心。所以者何。諸佛方便不可思議。為度眾生故。隨其所應現佛國異。唯然世尊。願賜少法還於彼土當念如來。佛告諸菩薩。有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何謂為盡。謂有為法。何謂無盡。謂無為法。如菩薩者。不盡有為不住無為。何謂不盡有為。謂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眾生終不厭倦。於四攝法常念順行。護持正法不惜軀命。種諸善根無有疲厭。志常安住方便迴向。求法不懈說法無悋。勤供諸佛故。入生死而無所畏。於諸榮辱心無憂喜。不輕未學敬學如佛。墮煩惱者令發正念。於遠離樂不以為貴。不著己樂慶於彼樂。在諸禪定如地獄想。於生死中如園觀想。見來求者為善師想。捨諸所有具一切智想見毀戒人起救護想。諸波羅蜜為父母想。道品之法

為眷屬想。發行善根無有齊限。以諸淨國嚴飾之事成已佛土行無限施具足相好。除一切惡淨身口意。生死無數劫意而有勇。聞佛無量德志而不倦。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出陰界入。荷負眾生永使解脫。以大精進摧伏魔軍。常求無念實相智慧行。於世間法少欲知足。於出世間求之無厭。而不捨世間法不壞威儀法而能隨俗。起神通慧引導眾生。得念總持所聞不忘。善別諸根斷眾生疑。以樂說辯演法無礙。淨十善道受天人福。修四無量開梵天道。勸請說法隨喜讚善。得佛音聲身口意善。得佛威儀深修善法所行轉勝。以大乘教成菩薩僧。心無放逸不失眾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為。何謂菩薩不住無為。謂修學空不以空為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為證。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為證。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觀於寂滅而不永滅。觀於遠離而身心修善。觀無所歸而歸趣善法。觀於無生而以生法荷負一切。觀於無漏而不斷諸漏。觀無所行而以行法教化眾生。觀於空無而不捨大悲。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觀諸法虛妄無牢無人無主無相。本願未滿而不虛福德禪定智慧。修如此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為。又具福德故不住無為。具智慧故不盡有為。大慈悲故不住無為。滿本願故不盡有為。集法藥故不住無為。隨授藥故不盡有為。知眾生病故不住無為。滅眾生病故不盡有為。諸正士菩薩以修此法。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爾時彼諸菩薩聞說是法皆大歡喜。以眾妙華若干種色若干種香。散遍三千大千世界。供養於佛及此經法并諸菩薩已。稽首佛足歎未曾有言。釋迦牟尼佛。乃能於此善行方便。言已忽然不現還到彼國。

見阿闍佛品第十二

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為以何等觀如來乎。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不觀受想行識。不觀識如。不觀識性。非四大起。同於虛空。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不在三界。三垢已離順三脫門。具足三明與無明等。不一相不異相。不自相不他相。非無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眾生。觀於寂滅亦不永滅。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晦無明無名無相。無強無弱非淨非穢。不在方不離方。非有為非無為。無示無說。不施不慳。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進不怠。不定不亂。不智不愚。不誠不欺。不來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語道斷。非福田非不福田。非應供養非不應供養。非取非捨。非有相非無相。同真際等法性。不可稱不可量。過諸稱量。非大非小。非見非聞非覺非知。離眾結縛。等諸智同眾生。於諸法無分別。一切無失。無濁無惱。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畏無憂無喜無厭無著。無已有無當有無今有。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世尊。如來身為若此。作如是觀。以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爾時舍利弗問維摩詰。汝於何沒而來生此。維摩詰言。汝所得法有沒生乎。舍利弗言。無沒生也。若諸法無沒生相。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於意云何。譬如幻師幻作男女。寧沒生耶。舍利弗言。無沒生也。汝豈不聞佛說諸法如幻相乎。答曰如是。若一切法如幻相者。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舍利弗。沒者為虛誑法敗壞之相。生者為虛誑法相續之相。菩薩雖沒不盡善本。雖生不長諸惡。是時佛告舍利弗。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捨清淨土。而來樂此多怒害處。維摩詰語舍利弗。於意云何。日光出時與冥合乎。答曰。不也。日光出時即無眾冥。維摩詰言。夫日何故行闍浮提。答曰欲以明照為之除冥。維摩詰言。菩薩如

是。雖生不淨佛土為化眾生故不與愚暗而共合也。但滅眾生煩惱闍耳。是時大眾渴仰。欲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及其菩薩聲聞之眾。佛知一切眾會所念。告維摩詰言。善男子。為此眾會。現妙喜國無動如來及諸菩薩聲聞之眾。眾皆欲見。於是維摩詰心念。吾當不起于座接妙喜國。鐵圍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須彌諸山。及日月星宿。天龍鬼神梵天等宮。并諸菩薩聲聞之眾。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乃至無動如來及菩提樹諸妙蓮華。能於十方作佛事者。三道寶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寶階諸天來下。悉為禮敬無動如來聽受經法。閻浮提人。亦登其階。上升忉利見彼諸天。妙喜世界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水際。以右手斷取如陶家輪。入此世界猶持華鬘示一切眾。作是念已入於三昧現神通力。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彼得神通菩薩及聲聞眾并餘天人。俱發聲言。唯然世尊。誰取我去。願見救護。無動佛言。非我所為。是維摩詰神力所作。其餘未得神通者。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妙喜世界雖入此土而不增減。於是世界亦不迫隘如本無異。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大眾。汝等且觀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其國嚴飾。菩薩行淨弟子清白。皆曰。唯然已見。佛言。若菩薩欲得如是清淨佛土。當學無動如來所行之道。現此妙喜國時。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願生於妙喜佛土。釋迦牟尼佛即記之曰。當生彼國。時妙喜世界於此國土。所應饒益其事訖已。還復本處舉眾皆見。佛告舍利弗。汝見此妙喜世界及無動佛不。唯然已見。世尊。願使一切眾生得清淨土如無動佛。獲神通力如維摩詰。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見是人親近供養。其諸眾生若今現在若佛滅後。聞此經者亦得善利。況復聞已信解受持讀誦解說如法修行。若有手得是經典者。便為已得法寶之藏。若有讀誦解釋其義如說修行。即為諸佛之所護念。其有供養如是人者。當知即為供養於佛。其有書持此經卷者。當知其室即有如來。若聞是經能隨喜者。斯人即為取一切智。若能信解此經乃至一四句偈為他說者。當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法供養品第十三

爾時釋提桓因於大眾中白佛言。世尊。我雖從佛及文殊師利聞百千經。未曾聞此不可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典。如我解佛所說義趣。若有眾生聞是經法。信解受持讀誦之者。必得是法不疑。何況如說修行。斯人即為閉眾惡趣開諸善門。常為諸佛之所護念。降伏外學摧滅魔怨。修治菩提安處道場。履踐如來所行之跡。世尊。若有受持讀誦如說修行者。我當與諸眷屬供養給事。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曠野有是經處。我亦與諸眷屬。聽受法故共到其所。其未信者當令生信。其已信者當為作護。佛言。善哉善哉。天帝。如汝所說。吾助爾喜。此經廣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不可思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天帝。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供養是經者即為供養去來今佛。天帝。正使三千大千世界如來滿中。譬如甘蔗竹筍稻麻叢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一劫或減一劫。恭敬尊重讚歎供養奉諸所安。至諸佛滅後。以一一全身舍利起七寶塔。縱廣一四天下高至梵天表刹莊嚴。以一切華香瓔珞幢幡伎樂微妙第一。若一劫若減一劫而供養之。於天帝意云何。其人植福寧為多不。釋提桓因言。多矣世尊。彼之福德若以百千億劫說不能盡。佛告天帝。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不可思議解脫經典信解受持讀誦修行福多於彼。所以者何。諸佛菩提皆從是生。菩提之相不可限量。以是因緣福不可量。

佛告天帝。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世有佛號曰藥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禦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界名大莊嚴。劫曰莊嚴。佛壽二十小劫。其聲聞僧三十六億那由他。菩薩僧有十二億。天帝。是時有轉輪聖王名曰寶蓋。七寶具足主四天下。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敵。爾時寶蓋與其眷屬供養藥王如來。施諸所安至滿五劫。過五劫已告其千子。汝等亦當如我以深心供養於佛。於是千子受父王命。供養藥王如來。復滿五劫一切施安。其王一子名日月蓋。獨坐思惟。寧有供養殊過此者。以佛神力空中有天曰。善男子。法之供養勝諸供養。

即問。何謂法之供養。天曰。汝可往問藥王如來。當廣為汝說法之供養。即時月蓋王子行詣藥王如來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諸供養中法供養勝。云何為法供養。佛言。善男子。法供養者。諸佛所說深經。一切世間難信難受。微妙難見清淨無染。非但分別思惟之所能得。菩薩法藏所攝。陀羅尼印印之。至不退轉成就六度。善分別義順菩提法。眾經之上入大慈悲。離眾魔事及諸邪見。順因緣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空無相無作無起。能令眾生坐於道場而轉法輪。諸天龍神乾闥婆等所共歎譽。能令眾生入佛法藏攝諸賢聖一切智慧。說眾菩薩所行之道。依於諸法實相之義。明宣無常苦空無我寂滅之法。能救一切毀禁眾生。諸魔外道及貪著者能使怖畏。諸佛賢聖所共稱歎。背生死苦示涅槃樂。十方三世諸佛所說。若聞如是等經。信解受持讀誦。以方便力為諸眾生分別解說顯示分明。守護法故。是名法之供養。又於諸法如說修行。隨順十二因緣。離諸邪見得無生忍。決定無我無有眾生。而於因緣果報。無違無諍離諸我所。依於義不依語。依於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於法不依人。隨順法相無所入無所歸。無明畢竟滅故。諸行亦畢竟滅。乃至生畢竟滅故。老死亦畢竟滅。作如是觀。十二因緣無有盡相。不復起見。是名最上法之供養。

佛告天帝。王子月蓋從藥王佛。聞如是法得柔順忍。即解寶衣嚴身之具。以供養佛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我當行法供養守護正法。願以威神加哀建立。令我得降魔怨修菩薩行。佛知其深心所念。而記之曰。汝於末後守護法城。天帝。時王子月蓋見法清淨。聞佛授記以信出家。修集善法精進不久。得五神通逮菩薩道。得陀羅尼無斷辯才。於佛滅後以其所得神通總持辯才之力。滿十小劫。藥王如來所轉法輪隨而分佈。月蓋比丘以守護法勤行精進。即於此身化百萬億人。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立不退轉。十四那由他人深發聲聞辟支佛心。無量眾生得生天上。天帝。時王寶蓋豈異人乎。今現得佛號寶炎如來。其王千子即賢劫中千佛是也。從迦羅鳩孫馱為始得佛。最後如來號曰樓至。月蓋比丘即我身是。如天帝。當知此要。以法供養於諸供養為上。為最第一無比。是故天帝。當以法之供養供養於佛。

囑累品第十四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我今以是無量億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付囑於汝。如是輩經於佛滅後末世之中。汝等當以神力廣宣流布於閻浮提無令斷絕。所以者何。未來世中當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龍鬼神乾闥婆羅刹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樂於大法。若使不聞如是等經則失善利。如此輩人聞是等經。必多信樂發希有心當以頂受隨諸眾生所應得利而為廣說。彌勒當知。菩薩有二相。何謂為二。一者好於雜句文飾之事。二者不畏深義如實能入。若好雜句文飾事者。當知是為新學菩薩。若於如是無染無著甚深經典。無有恐懼能入其中。聞已心淨受持讀誦如說修行。當知是為久修道行。彌勒。復有二法。名新學者。不能決定於甚深法。何等為二。一者所未聞深經。聞之驚怖生疑不能隨順。譏謗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聞從何所來。二者若有護持解說如是深經者。不肯親近供養恭敬。或時於中說其過惡。有此二法。當知是為新學菩薩。為自毀傷。不能於深法中調伏其心。彌勒。復有二法。菩薩雖信解深法。猶自毀傷而不能得無生法忍。何等為二。一者輕慢新學菩薩而不教誨。二者雖解深法而取相分別。是為二法。

彌勒菩薩聞說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說。我當遠離如斯之惡奉持如來無數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若未來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當令手得如是等經。與其念力。使受持讀誦為他廣說。世尊。若後末世有能受持讀誦為他說者。當知皆是彌勒神力之所建立。佛言。善哉善哉彌勒。如汝所說。佛助爾喜。

於是切菩薩合掌白佛。我等亦於如來滅後。十方國土廣宣流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復當開導諸說法者令得是經。

爾時四天王白佛言。世尊。在在處處城邑聚落山林曠野。有是經卷讀誦解說者。我當率諸官屬為聽法故往詣其所擁護其人。面百由旬令無伺求得其便者。

是時佛告阿難。受持是經廣宣流布。阿難言唯然。我已受持要者。世尊。當何名斯經。佛言。阿難。是經名為維摩詰所說。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如是受持。佛說是經已。長者維摩詰。文殊師利。舍利弗。阿難等。及諸天人阿修羅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宗薩欽哲仁波切是一位佛教導師、學者、作家以及電影導演。1961 年出生於不丹，自幼即接受嚴格的傳統佛教訓練，為西藏不分教派運動大師蔣揚欽哲旺波傳承的學者。由他指導負責的寺院與閉關中心遍佈世界各地。仁波切的著作有《佛教的見地與修道》、《近乎佛教徒》、《不是為了快樂》、《上師也喝酒？》以及月稱論師的《入中論》評註。他也導演了數部獲獎電影，包括《高山上的世界盃》、《旅行者與魔術師》、《嘿瑪嘿瑪》。仁波切也創立了數個慈善機構，包括悉達多本願佛學會、欽哲基金會、蓮心基金會以及【八萬四千·佛典傳譯】。

羅伯特·瑟曼教授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宗教學系，為該系之宗喀巴印藏佛學講座教授，以及美國佛學研究所的主席。

【八萬四千·佛典傳譯】

佛陀教授的 84000 法門能度脫眾生離苦得樂、獲得解脫。過去，因為有玄奘、毗盧遮那等大師們的遠見，將大量的佛經進行翻譯保存，讓佛法得以流傳弘揚。然而現今，由於古典佛教語言知識的迅速式微，以及具格學者的人數銳減，使得這項文化遺產和雋永智慧的存續岌岌可危。截至 2010 年，僅有不到 5% 的藏文佛典被翻譯成現代語言。【八萬四千·佛典傳譯】致力結合全球僧俗的力量，將佛陀的所有教法翻譯成現代語言，流通世間！

請至 84000 網站閱讀更多相關信息：www.84000.co/ch





TRANSLATING THE WORDS OF THE BUDDHA

WWW.84000.CO